

念佛感應錄
(四)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善導大師畫像

目錄

序	11
現世利益	14
壹、念佛病癒	14
一、念佛化腫瘤的奇蹟	14
二、換一副肚腸	17
三、念佛癒足癌	19
四、一句彌陀度毒海	20
五、念佛兩天見奇效	24
六、遊子入佛懷 佛手癒頭痛	26
七、一心求往生 重病轉癒	27
八、一心念佛 卻病延年	28
九、求佛加持 兒童病危立轉安	31
十、至誠念佛 感父病癒	32
十一、賴朝河的瀕死體驗	34
十二、肉體昏迷 神識靈敏	36
十三、病中夢佛 撫慰加持	38

貳、念佛滿願	41
一、螞蟻搬家 感化全家	41
二、學生念佛開智慧 三年專本碩連讀	42
三、彌陀指派天相助 層層念佛層層雨	43
參、念佛免難	46
一、車墜百米深谷 念佛奇蹟生還	46
二、執持名號 大難不死	49
三、朝山念佛 車輾無恙	50
四、祖孫三代 劫後餘生	51
五、念佛驅蛇靈	53
肆、念佛鬼退	55
一、一人修道 全家蒙佑	55
二、出國念佛 化冥途衆生感應記	56
三、念佛驅鬼記	61
伍、淨土宗道場靈應錄	64
一、彌陀應現 引導著我	64
二、依夢訪尋 念佛道場	66
三、彌陀指引 淨土根源	69

四、彌陀夢示 淨土道場	72
五、彌陀彎腰 垂示救度	76
六、彌陀爲我 指引道場	78
七、彌陀啓示 純正專念	82
往生利益	88
壹、淨土見證	88
一、小女孩夢遊極樂	88
二、託夢示現 佛身放光	91
三、六歲小孩遊極樂	96
四、五歲小孩遊極樂	102
五、江曹店居士往生紀實	106
六、往生同佛金色身	109
七、媽媽念佛 親遊極樂	113
八、牙醫莊裕成帶兒女遊極樂	119
九、幼兒夢佛記	122
貳、念佛往生	125
一、舍利現心字 昭示念佛理	125
二、棺中不朽的佛珠	127

三、吳永海居士往生記	133
四、病危念佛 親歷聖境	135
五、天現金蓮 示諭往生	138
六、學佛三年 預知時至	139
七、自知時至 安詳往生	142
八、傅閃老婦 走著往生	143
九、聲猶在耳 人已往生	146
十、預知時至 法會送別	149
十一、奇異往生記聞	153
十二、彌陀名號不虛揚 我家四老往西方	160
十三、廣西南寧黃啓儒往生記	168
十四、笑到最後的念佛人	170
十五、廣西南寧廖永軒往生記	175
十六、廣西南寧凌成義往生記	179
十七、中年患癌 念佛一月得往生	183
十八、業力之苦何堪忍 笑著往生滿佛願	186
十九、小孩皆見 祖母乘蓮	189
二十、百歲老人 斷食往生	190

二一、馬夏生居士往生紀實	191
二二、慈母李余惠明居士往生紀實	194
二三、四川德陽居士站立往生記	197
二四、三代往生記	201
二五、植物人念佛 安詳往生	208
參、助念往生	212
一、臨終遇淨土 家父生極樂	212
二、奶奶孫中秀往生紀實	216
三、母親傅源妹居士往生紀實	219
四、感染非典 遙距助念往生	222
五、廣西南寧韋麗珍往生記	225
六、清華博士 極樂蓮花	228
七、開示當中 亡者乘蓮	230
八、臨終昏迷送寺院 遇無空過得往生	231
九、默聲助念感應記	234
十、電視巧現淨土示往生	238
十一、觀音救苦 教念彌陀	239
十二、聽佛號得往生	242

十三、亡者隨衆念佛 現金身	244
十四、往生者來說謝謝	247
十五、未曾學佛 助念往生	248
肆、念佛超度	251
一、念佛超薦 自殺往生	251
二、念佛超度 墮胎嬰靈	252
三、阿彌陀佛在美國	256
伍、國外往生	261
一、韓國河潭和尚 念佛成就	261
二、正念直去 痛快往生	264
三、德國公公 助念往生	269
四、異國往生 異香滿室	271
五、念佛三天 三聖來迎	274
六、外道信佛也得度	275
陸、動物往生	278
一、豬聞開示 柔軟往生	278
二、助念小鳥 感應紀實	280
三、螞蚱往生 託夢示現	283

序

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三年，慧淨上人、淨宗法師先後編述了《念佛感應錄》（一）（二）（三），三本書一經相繼問世流通，即受到了廣大信眾的熱烈歡迎，短時間內便收到了極強的弘化效果，各地索請者始終不絕，十餘年來一直反覆大量的印行流通；僅睹此書便入念佛一門者，時有耳聞；很多地方念佛道場甚而以之為弘法教材，領眾集體學習，引為事證。

三書何以致此？良由編者法眼別具，獨運慧心，所收錄之感應事例，說服力強，可讀性高；更由於其內容絕大多數係近世之事，可說極具時代感與鮮活性；又配以畫龍點睛之按語說明，教理疏導明確，分析直截根源，其風格簡捷明快，樸實精要，令人一目瞭然，理事並彰，令讀者速於專修念佛一途深生信仰，疑根頓除。

故三書編輯水平與實際弘化效果遠勝同類感應集錄之書，當然，也為後人編寫感應錄提供了範本圭臬。

如今，這本新的《念佛感應錄》，在蓮友們翹首以盼中，及淨土宗編輯部的辛勤作業下，終於呈現於世了！與上一本《念佛感應錄（三）》的問世，時間上相隔足足十年。這十年間，遍布國內外的專修念佛人如雨後春筍般越來越多，自然在念佛人身上發生的感應事蹟亦應不少，只是許多的感應事蹟都公布於淨土宗與弘願寺網站，蓮友們打開電腦即可閱讀。

然而大眾一致覺得有必要將網站上的念佛感應事蹟整理成書，以利於廣大蓮友們更為方便的閱讀學習。由於十年間所收集積存之文稿頗為豐富，所以今將所有內容分為三冊，《感應錄》（四）（五）（六）。

書中內容雖均已在淨土宗、弘願寺網站上刊登，但並非在網站上刊發的所有感應事蹟均入選本書。現訂內容是經過編輯部反覆揀別、選擇，取其精要、精彩者，又文稿揀選的基本原則為紀實性強、有說服力、能更好地顯明念佛的原理。

全書之體例風格、分類標題等，皆敬依前三本《感應錄》，突顯念佛「現當二益」，最終導歸專修念佛、往生淨土，各標題內涵之詳細說明可參閱《念佛感應錄（三）》之序文，茲不贅言。

雖然所有文稿早已刊發網站，除部分摘自雜誌、講演集、書籍外，絕大多數是首發原創，未經改動。然而由於有些作者敘述過程不夠簡潔，網上閱其獨篇，不覺其長，若編成書，則殊嫌繁冗，不僅令主題模糊，且恐讓閱者生倦。故本次編輯過程中，在盡量保持原內容不變的前提下，對有些文稿經過了某種程度的刪減。其餘則主要修改如錯字、錯詞、錯標點等。

另外，蓮友們身邊的感應事蹟一定不止於此，也許是疏於記錄，或投稿無門，誠望大家不吝賜稿，自己記錄或請人記錄，寄給我們，以便以後再編時加入，自信教人信，輾轉勸念佛。

深願本書亦能如《念佛感應錄（一）》序中說的：「能使未信佛的人信佛學佛；使學佛而不專念彌陀的人也欣然專念彌陀、願生淨土；使願生淨土卻信心不夠的人起決定之信；使往生決定的人能掌握確實證據，以勸勉別人專念彌陀，同蒙現當二益，共歸安樂家鄉。」

淨土宗編輯部

佛曆二五五八（二〇一四）年六月

現世利益

壹、念佛病癒

一、念佛化腫瘤的奇蹟

自去年（二〇〇五）六月開始，公司派我長期於大陸深圳工作。今年（二〇〇六）八月二十五日，在公司統一安排下，員工到深圳市人民醫院作全身健康檢查。在超音波檢查項目中，檢查醫師告知我，發現於膀胱三角區有一個大小約十五乘七公釐的異常回聲團塊（即腫瘤）。醫師說：膀胱區因有很多液體流動，因素複雜，有可能是偽影，不一定是腫瘤，須以整體報告作判斷。不過這是很需要正視的問題，依據經驗，膀胱區的腫瘤九〇%以上是惡性的。我聽了心裡非常緊張，一邊不安地等待整體診斷報告，一邊念南無阿彌陀佛，祈求一切只是虛驚一場！

八月三十一日，診斷報告單出來了，結果仍然是：膀胱三角區異常實質性回聲，性質待查，考慮膀胱腫瘤表淺型。

九月四日，醫師安排作膀胱鏡檢查，告知兩天後拿化驗報告。

在此之前，初來大陸工作常遇到不順遂或無法掌握的狀況，在念佛中，感覺冥冥之中有著神祕的力量護佑自己，屢屢將嚴重化為不嚴重，度過那

些戰戰兢兢的處境。但這次是九〇%以上惡性腫瘤的機率，還能化險為夷嗎？雖然希望自己能早日往生彌陀淨土，但想到妻子、女兒及父母又不忍心。因此一直祈求彌陀讓我檢查出來的是良性腫瘤，只是虛驚一場！

九月六日，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醫院取報告。翻開病理報告單時，看到：移行上皮細胞癌一期！

報告結果如晴天霹靂，讓所有的期望化為泡沫！我趕緊拿著報告，找健檢主任醫師解讀。醫師解釋：「此即是已證實為癌症，治療程序一般是先將腫瘤割除，再由醫師判定作何種的追蹤治療，有膀胱內灌藥治療，或放射線化學治療，之後再持續追蹤腫瘤是否再長……」我腦袋一片空白，愣了一陣。接下來腦子裡是一系列的問題：以後工作如何安排？辭職？回台再找能配合治療的工作？收入減少後生活衝擊有多大？長期治療下生活能持續多久？

當天我的主管得知我的狀況，要我隔天趕緊返回台灣醫院再作詳細檢查治療。九月八日，我在林口長庚醫院泌尿科作檢查治療。我將大陸醫院所有的檢查正本報告提供給醫師作診斷。醫師將檢查報告附於病歷後，安排擇時住院開刀。

九月十三日接到醫院通知可即時辦理住院。當天下午妻子陪著辦理住院。看到醫院牆上掛著的尿路改道手術後的圖片，實在不忍心想像，那時的生

活是如何地不方便。當我和妻子散步到長庚湖畔時，感受著妻子的體貼與溫柔，不禁感慨：平時兩地相隔，往返匆匆，無暇一起散步，此時卻是因住院才散步於此。因不放心女兒單獨在家，差妻子早些回家，明天再來。目送妻子坐著長庚醫院交通車回家，心裡又一陣不忍，不知她將陪伴著我一起過苦日子多久！

九月十四日，妻子一早到院，我被安排第一位做手術。病床被推到手術房，仰望天花板向後移動，以前只在電影看到的情節，如今卻發生在自己身上！抬到手術台上，麻醉師親切地向我說明麻醉的無痛過程，並且讓我放鬆心情來配合注射麻醉針。醫師是個權威副教授，一早還需主持會議，之後才能來此手術。在等待中，心裡默念著佛號，祈求這只是表淺性癌症腫瘤。當聽到旁邊醫護人員說醫師已經到來時，心裡又是一陣焦急，不禁將佛號念出聲來，像在吶喊祈求彌陀的救助！一陣檢查過後，聽到醫師對旁邊助理醫師解說臨床狀況：這種情況只需定期做追蹤檢查，不需做治療！

我心中的大石頭頓時放下！更神奇的是醫師走到我前面，向我解說病況：我對你整個膀胱仔細檢查後，已找不到腫瘤，也沒有腫瘤的跡象！可能是腫瘤還很表淺覆著，在做病理切片時就被整個摘除，傷口已癒合，所以找不到腫瘤。這種情況只需每三個月定期做追蹤檢查。

由惡性腫瘤的壹期癌症到後來的找不到腫瘤跡象，我明白這是阿彌陀佛對我的慈悲救度！

當被推到手術後康復觀察等候區時，忍不住急著想將這個奇蹟，告訴焦急等候在手術房外的妻子，一起分享這份喜悅！雖然麻醉讓身體冷得發抖，但內心感受到無限的溫馨，兩行熱淚也不禁奪眶而出！

通過這次親身體驗，真正瞭解自己是被彌陀救度的，感受在彌陀慈悲的懷抱，內心很安穩很踏實。希望分享這件念佛祈求佛的奇蹟經歷，大家同增信心，在念佛中法喜充滿！

感念佛恩！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台灣淨偉記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按：一塊腫瘤，是有是無，業有則有，業無則無。

萬般幻病，莫不如是，吾人業障，似冬堅冰，

彌陀名號，如夏驕陽，念佛出光，無冰不融。

二、換一副肚腸

上海浦東沈根女居士，可謂名符其實的在家菩薩，向道之心可謂至誠至敬，當然受用亦是無量啊！

月前她隨王東海居士來禮印師處，對我和在座的幾位法師講述了她發心學佛前後的一番離奇周折。

據王居士說，她十七歲至三十七歲間，患咯血病，痛不欲生。她性格潑辣，一臉的凶相，見蛇就打，見龜就殺，蠻不講理，人見人怕，渾身是病。一日在附近小廟見王東海居士在師父處發心皈依，又聽東海講說因果報應和學修佛法的常識，猛然驚醒，當下悔過，求受三皈。現已學佛二十多年了，她不但變得賢慧善良，布施濟人，而且現身說法，領眾念佛，人見人愛。東海母親往生時，特領眾居士來助念，廢寢忘食。

她改變了自己，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幫助他人改變了人生。想來，她十七歲前宿世殺業招報，因業習故，又隨習殺生，後遇善知識引導，學佛懺悔，斷惡修善，切心念佛，自然就變成了那天我見到的慈眉善目、和顏愛語的老菩薩了。

師父高齡，胃腸不好，她時常用手幫師父掏大便，師父九十二歲往生時要求她每日代其誦經迴向，她五年來日日如是，尊師敬長，行人所不能行。

有一次她突患急性胃潰瘍，吐血，便血，在醫院搶救時，掛著鹽水，她懇心念佛，又一想，乾脆放下，求往生，便自己拔下針管，回家了，等往生。回家第二天，忽從床上坐起來，見眼前金光一道，光中化佛無數，有

佛菩薩對她說：「給你換！」

她忙問：「換什麼？」「換肚腸呀？」話音剛落，頓覺身輕，病已痊癒。

那天，她對我笑道：「我的一副肚腸是菩薩給換的呀！」

這話誠然可信矣！

（《棲月廬筆記選》智行法師）

按：拔下針管，徹底放下身心。

懇心念佛，惟念速死生西。

如是用心，感應猶為強烈。

世緣未了，重病一夜痊癒。

三、念佛癒足癌

南通師範訓育主任王辛伯，為前南京高等師範江易園居士之弟子，性情誠樸，和藹可親。民國廿五年秋，左足右踝忽患癌瘤，圓若球，堅如石。詢諸西醫，謂此瘤是毒物，其毒入心，生命即完，須速鋸腳，方可絕毒保身。王惴恐憂懼。為欲保留其原來天足故，乃赴上海聖心醫院，特用貴藥敷治，月餘耗費四百餘元；而足瘤依然未消。時江易園居士，適在通城開儒佛合一研究會。偶至師校，聞知此事，即致函王，勸其發心懺悔宿業，

為根本上之治療。王旋返通晉謁。易園乃教以吃素念佛，當可勿藥而癒；並為廣說法要。王聞大歡喜，即依言奉行。每日自訂功課，虔誦佛號一、二萬聲不等。至冬間，忽致江老居士函云「弟子自獲師尊教吃素念佛後，足瘤遂逐漸減退，現已消滅於無形。所謂堅如鐵石之癌瘤，已爽然若失。弟子今日肢體既不殘廢，生命又可保全。此再生之慶，微師尊諭以法藥，曷克臻此。佛法如此慈悲廣大，當竭力弘揚，藉報深恩於萬一耳」云云。王君之足瘤，醫藥久不能癒，今竟因吃素念佛而全消。可見阿伽陀為無上聖藥。謹略述其感應，以告世之患病無法解脫者。

原文按：癌瘤一症，難醫難治，迄今未發明有效療法。南通王辛伯氏患足癌，西醫主張鋸腳絕毒，而王君竟以念佛茹素獲全癒。異哉！游有維居士作記如上。

（游有維記）

四、一句彌陀度毒海

這是一個憑藉佛力與毅力，戒毒成功的實例。一句佛號，不但幫助他遠離毒癮的糾纏，也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

今年二十八歲的智輝居士，和兩年半前比較起來，已經是判若兩人。兩

年多前認識他的人，再見時都異常驚訝：「怎麼會這樣？」他們簡直不能相信，一句佛號的光明，可以將一個沉淪在毒海裡、滿臉暴戾的人，變成眼前這樣一個溫文謙和、知所上進的青年。

（一）誤入歧途

當兵退伍以後，智輝隨即離開中部山上的家，到了南部，並認識了一些黑道上的朋友，南北奔波地混日子。從此，他便極少和家裡聯繫。父母對於出去了就好像丟掉了的兒子一點辦法也沒有，甚至從來就不知道這個兒子到底在哪裡？

雖然在黑道上，起初智輝並沒有想到要沾上毒癮。但是受到「弟兄們」耳濡目染久了，有一次賭博賭輸，和朋友起衝突，整個人心情沮喪的時候，他開始吸食四號海洛因。那時候只想用吸毒把一切痛苦忘掉。兩三次之後，就上癮了，被毒癮的魔掌所控制，必須按時滿足它的需求，否則它會令你渾身不自在，坐立難安，頻頻打呵欠，脾氣也變得非常暴躁。長期吸食，每日的需求量又日益加重，人變得頹廢萎靡，金錢也永遠不敷使用，只有從開設賭場中尋找財源。一旦掉入毒窟，要想擺脫並非易事，只有日復一日繼續沉迷下去，暗無天日的日子似乎永無盡頭。

（二）教念佛號

一日，智輝回到中部山上的老家，在朋友的地方毒癮發作。那時候毒品

已經用完了，而他瞋恨的情緒不停在心裡翻攪，想到以前曾經有過節的人，越想越氣憤難消，於是製造了幾粒汽油彈，騎著機車，呼嘯著要去找人算帳。中途路過一間佛寺，大概是累了，智輝把機車停下來，坐在佛寺前院的大石頭上休息了一會兒。看著寧靜祥和的佛寺，他感覺身心清涼了許多，報復的念頭不再那麼強烈了，「為什麼一定要去報復人家呢？」他想將這個瞋恨心漸漸平息下去。

此時，寺內走出一位尼師，問他：「你臉色為什麼這麼蒼白？是身體不舒服嗎？」面對出家師父的關懷，他很自然而無保留地訴說自己的困難：「我毒癮發作，沒有藥了，很痛苦，想去報復別人。」那位師父告訴他：「你回去就念阿彌陀佛。雖然戒毒很痛苦，佛菩薩會加被你的，再怎麼苦你還是要忍著，不停地念，一直到成功為止。」念佛？真的管用嗎？智輝滿腹的疑惑。但是他又想，如果繼續吸毒，結果還是一樣的，不如試試看吧！

（三）與魔奮戰

他回到家裡，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開始念佛。毒癮當然不會那麼輕易放過他的。沒有按時供藥的結果，是全身發冷、發抖，連出房間也要裹著棉被。白天昏昏沉沉，夜晚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日夜都在煎熬之中，苦痛難當。有時候甚至難受得在地上打滾。看到這種情形，家人才知道他吸毒

成癮的事，不忍心看他這麼痛苦，卻又不知如何是好。而智輝因為心情極度惡劣，動不動就對父母大吼大叫，或以亂摔東西來發洩怨怒。他形容那時候的樣子，「簡直像被冤親債主纏身一樣」。

除了身體的苦痛難耐，腦海裡的種種妄想也不斷浮現。他常有要再去找毒品來吸的衝動，身心不停地在戒毒與繼續吸毒之間交戰。但是無論如何他還是忍下來了，內心有一股力量支撐著他，他咬緊牙關，不停地念佛，始終都沒有放棄。

（四）重見天日

一個月後，毒魔終於乏力投降，智輝的身心逐漸安定下來。沉淪毒海的他，依乘這一句佛號的慈航，經歷險難，終究安全地靠了岸。「真的有效！」他欣喜自己在狂風暴雨的摧殘後，又見到了生命中的陽光。

戒毒後，智輝對佛法的信心更堅定了。兩年半前的元旦，他到寺廟地藏院參加法會，正式皈依三寶，真心誠意地去惡從善，精進修學。他說：「師父，聖開上人所說的動中修，就是在越動越鬧的地方，越要去修，一切時一切地都要保持覺照，自己起煩惱時就要調伏，因為修行是要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去努力的。」因念佛戒毒成功的因緣，智輝以念佛為自己繼續修持的法門，時刻都不離佛號。曾經領會佛號由自性不斷流露的法喜，他更感到佛法實不可思議，妙不可言。

回首過去的浪蕩生涯，智輝才知道現在的自己是多麼幸運。吸毒的日子，終日沉溺於財色名食睡中，時刻只想賭博、享樂，填補內在的空虛。他說：「我真正的人生是從學佛開始的。學佛後才知道人生的路該怎麼走，昇華自己的內在，去培養慈悲喜捨之心。感覺現在的日子很踏實。」

除了在事業上努力，他也更懂得如何去照顧家人，替別人著想。這種轉變，是父母最感欣慰的。

「青少年吸毒，大部分是受環境影響，因此希望父母能夠建立佛化家庭，從小引導孩子有正確的人生觀，這樣一定可以減少社會問題。」這是智輝居士走過一段黑暗之路後深刻的體會。他也呼籲青少年們要遠離惡緣，親近善知識；千萬不要因一時好奇或糊塗，落入黑暗的深淵。

（作者：正寬 《人乘佛刊》一九九三年六月號）

按：世間之毒，吸食成癮。稱佛名號，竟能消泯。

三界之毒，舉世皆中。欲出毒海，還需念佛。

五、念佛兩天見奇效

我單位同事宋葦，二十歲，對佛法不瞭解。她看到我有時收到寺院來的信件並聽說我信佛，一直想來問問我。這個女孩多有夢魘的情況，就是睡覺時人很清醒卻被什麼東西沉沉地壓著，被捆綁似的動彈不得，無法發出

聲音，無法移動肢體，這是她最恐怖而又最無力的時刻，往往要掙扎很久。我向她介紹了南無阿彌陀佛，以及「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的無量德能，告訴她不要害怕，最好每天早晚各念一〇八句佛號，感到恐懼的時候就念佛，一定有奇效的。

沒想到，才過兩天她就非常高興地跑來，眼睛閃著光，很真誠地告訴我：「念佛真的太神奇了！我以後再也不用害怕了！」

原來九月二日她念著佛號漸漸睡著了，等醒來的時候，突然又發生了和以前一樣可怕的情形，這時她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並不是她自己想念佛來解決問題，而是佛號不知怎麼就從心裡冒出來），僅一句佛號，她就聽到耳邊「嗖」的一聲，聽得很真切。她說：「就像電視裡打敗妖怪似的，眼前的黑影漸漸退去，眼前很光明，心裡非常安定喜悅；身體活動自如了，險境全無。」

我還告訴她說：「阿彌陀佛不僅僅是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一生好好做人，念佛要一直念下去，壽命盡時阿彌陀佛一定會接我們去極樂世界的。去了極樂世界，我們會有真正的力量、能力救我們生生世世的親人。」她認真地聽完後，說：「那真是太好了。」

我介紹了《走近佛教》等書籍給她看，並結緣一張阿彌陀佛佛卡，她就將佛卡作為自己的護身符帶在身邊。南無阿彌陀佛！

(蘭宇記 二〇〇六年九月三日)

六、遊子入佛懷 佛手癒頭痛

我俗名叫劉傑，現是一名退休教師，更是一名弘願念佛法門的念佛人。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有幸與彌陀名號結緣。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專稱南無阿彌陀佛，所得利益無量。而自從二〇〇二年聽聞到弘願念佛法門之後，更是解除了對往生的種種顧慮，法喜充滿，輕鬆愉快地稱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七年十月中旬，我突然業障現前，頭痛不止。那是一種極其劇烈的陣痛，約每十五秒痛一次，一次持續一秒鐘左右。那種疼痛真是痛得叫人要撞牆，只有四個字能描述——痛苦欲絕！

那種痛，持續了三天三夜，可是我從沒有想到去醫院，就只是念佛，我堅信阿彌陀佛是大醫王。

恰巧那時我們道場送了一幅「子歸圖」給我，我望著圖中的慈父阿彌陀佛，心中充滿法喜。我心裡想著：我就是阿彌陀佛懷抱中的那個孩子，阿彌陀佛的大手慈愛地撫摸著我的頭……

當晚，奇蹟就發生了！

夜間，在劇烈陣痛的折磨中，我迷迷糊糊睡著了。突然，我感到有一隻大手撫在我的頭頂上並且很有力量地按了一下，我猛然驚醒。

睜開眼，看到身邊的丈夫打著呼嚕睡得正香，肯定不是他按了我的頭，而且那隻大手也肯定不是丈夫的手。我想：一定是阿彌陀佛的佛手在給我治病！

而千真萬確的是：從那隻大手按了我的頭頂之後，我的頭就再也沒有痛過了！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安徽馬鞍山 劉傑述 佛蓮謹記）

七、一心求往生 重病轉癒

我是一名念佛居士，法號報恩，家住在樂山縣。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二日，我因支氣管擴張而大吐血，血不斷地從鼻子、口中湧現出來，縣醫院用了被稱之為「內科止血鉗」的腦垂體藥物均無效。父母、丈夫嚇呆了。此時，我想起了恩師上昌下臻老和尚教我的方法：病重時，一心求往生，若壽命盡，則速往生；若壽命未盡，則速痊癒。我立即求三寶加持，求阿彌陀佛立即接引我到西方極樂世界。平時，我念佛比

較散亂，而此時念佛，則至誠懇切，心力集中，這樣大約念了十分鐘，丈夫叫道：「止住了！止住了！」血立即止住了。事後，不知恩師是有感知還是其他原因，他老人家派人給我送了一幅字，上面寫道：「阿彌陀佛，無上醫王，捨此不求，是為癡狂……」。

現在，我將字擺在客廳，讓它提醒我天天念佛，時時念佛。

（報恩居士）

八、一心念佛 卻病延年

余身體向來健康，從未生病，在日本九州島大學留學十八年期間，每年依例接受身體檢查，均無任何病狀。

民國八十八（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突患嚴重感冒，趕往高雄長庚醫院急診，住院半個月，體重劇減，身形羸瘦，皮骨相連，如畫傳釋尊六年苦行之狀，即便如廁亦必須人扶；血小板也已降至一千以下（據稱人體內之血小板應需十六萬左右，若降至零即死）。

十四日晚約九點多，醫生巡房後於病房外對看護王素蘭說：「此人已無救，可請轉告家屬，欲火葬或土葬，可先準備。」此語適被余無意間聽到，加之余稍諳相術，曾自算命格，壽當八十，正在今歲。醫言無差，故知命當終矣！

念余青年學佛，先習禪法，後專淨土；乃至為圖創立佛教大學，於四十六歲時提前退休，往日本留學十八年，獲博士候補而歸；而後出家、建寺、教學……往事歷歷，猶在目前，諸業未成，瞬而命終，人生何其短哉！幸有彌陀為依，可無憾矣！余向來日課佛號三萬，今當往生，正是其時。遂即閉目凝神，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靜候彌陀慈悲接引，往生極樂家鄉。

十五日清晨，在相續不斷地念佛中，乍見一道紫色光芒投射病房，持續約一分鐘左右，身心頓感輕安無病，遂即起身，已可拄杖自行。醫生見狀，大為不解，經再度詳細全身檢查，血小板已由一千以下驟升到十六萬左右，醫皆驚訝：何以一夜之間，不藥自癒，應死而未死，且完全恢復正常？事違常情，不知所以。余亦祕而未宣，獨有王看護隨後告訴我，她在昨晚醫生走後不久，見到好幾位觀音菩薩並列余之床前。

既已康復，隔日便出院回寺，仍由王看護陪同。她一見到佛堂所供奉的西方三聖，便說十四日晚上所見好幾位觀音菩薩，正是佛堂上的這三尊。後來得知王看護是一貫道信徒，故將西方三聖看成觀世音菩薩。

余由此經歷，更增念佛信心，從那時至今，一直不雜餘緣，不修餘行，專一念佛。

古德曾說：「人在患重病時，應一心念佛求往生，若未往生，亦能消災

延壽。」余今年已九十，按命算已延壽十歲。余之卻病延年，便是一樁活生生、如鐵一般的證明。

《阿彌陀經》言：念佛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佛言不虛，十年前余已身證其驗。

《觀經》言：阿彌陀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余亦身獲證驗。余於當時已臨命終，已見佛光來攝，若當下命終則隨佛往生，既未命終，佛豈因此而捨我哉！故知念佛，常在彌陀攝取光中，即雖不見而不疑。以余本當命終之人，至今九十依然耳聰目明，行動自如，仍能執教於淨覺佛學院，豈非阿彌陀佛護佑的結果。

又《經》言阿彌陀佛光明無量，身等虛空，而余所見光僅一道，並未見佛；王看護所見像僅等身，而未見光。假使當時一無所見，難道佛就沒有放光來迎嗎？佛既放光來迎，又豈僅僅如凡夫所見一道光明，數尺身相？推此可知，念佛常蒙佛光攝取，常獲佛聖護佑，不因凡夫見與不見、見勝見劣而改變；也不限在臨終。《觀經》言：念佛之人，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化身無數，常來其所，現身護念，如影隨形。

至於十年前余一心求生，何以佛來現前，竟未往生而獲延命？佛法因緣不可思議，或許藉余之「臨終佛迎、恆蒙護念、卻病延年」之現身說法，啟人信心，也是其中一緣吧！

今由淨土宗大德慧淨法師垂詢當時情形，特將親身經歷略述如上，提供行者增上念佛之心。

（台灣高雄縣橋頭鄉玄中寺釋悟峰筆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轉載自《海潮音》第九十卷第五期）

九、求佛加持 兒童病危立轉安

我婆家有一鄰居，有一個女兒，幾年前出嫁，生有一個三歲的兒子，但小孩不幸遭水災死亡了。現今又生一個兒子，還不足三歲。

小男孩幾天前，突然高燒病情加重，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在縣醫院搶救無效的情況下，轉入我院兒科。住院三天來，越來越重。她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問我怎麼辦？我說沒有辦法，只有一條路，求觀音菩薩，求阿彌陀佛。小孩的爸爸說如果孩子死了，他也不活了，還說這跟他們家祖墳有關，準備回去把他們自家的祖墳扒了。

後來聽我勸說之後，全家人跪在佛像面前哭成了一片，許願要好好信佛、念佛。後來我送給她們一張有佛字的卡片，又送一個念佛機放在孩子頭旁邊。他們全家念佛大概有一個多小時，孩子的心衰呼吸都緩解了。我告訴她們二十四小時念佛號不要間斷，日夜念佛。結果孩子三天就好了，住院一週就出院了。出院時特地找到我表示感謝，讓孩子跟我說再見，大人小

孩笑成一朵花。

(恆玉居士記)

十、至誠念佛 感父病癒

眼皮連續跳了好幾天，平常只要定下心來念幾聲佛號就好了；這次完全不一樣，心想一定有事。於是拿起電話撥回台灣，問爸媽身體如何？果然這種感覺沒有錯，爸爸因膀胱結石和前列腺腫大且尿中有血，必須住院接受手術。

相距千里，我非常擔心、焦急和難過。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請佛菩薩加持，保佑父親業障消除。

想到念佛是法印寺滕居士給我的啟示，他母親因病住院開刀時，他發心念了四萬五千聲佛號迴向，結果手術後傷口沒有一點疼痛，連醫生都奇怪地問：「您是不是吃止痛劑？」她母親回答：「沒有，可是不痛呀！」

滕居士的個案給我很大的信心，我趕緊向佛菩薩祈願，願念二萬聲佛號迴向父親，希望能將父親的災難大化小，小化無，重罪輕報。由於平時念佛的功夫不夠，每天要上班，總覺得自己念佛的心不夠清淨，但也只有拚命努力念了。兩天過後總算達到二萬聲佛號，趕緊以此迴向。

迴向之後，希望有所感應，又打電話回台灣，可是父親仍然必須進行手術，好像沒有什麼改善。此時我心慌意亂，心想佛菩薩不會沒感應。唉！怎麼辦？打電話求助印海法師。師父開示我：「願已發，要去做。若災難不能免，只能求遇貴人、遇良醫，少受痛苦。」於是我再次願念兩萬五千聲佛號迴向，以求良醫貴人早日出現。我於一天半內念滿，又趕緊迴向。當時我對自己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只要至誠淨念，災難一定能免，一定能和阿彌陀佛感應的。

傍晚黃師姐在百忙中抽空來訪，安慰我說：「佛菩薩會感應到你所需要的。」但是我心中還有許多說不出來的事，除了父親病情之外，還加上母親體弱，根本無法負擔照顧父親的重任。而我又遠在美國，生為人女，相距千里，在父親需要時，無法回去照顧，叫我怎麼不難過呢？黃師姐離去後，我又打了電話回去。這次母親的音調變了，她興奮地說：「一切放心吧！在這兩天中，你妹妹認識了一位新朋友，他的舅舅竟然是醫院的院長，在他的關照之下，一切順利。他非常熱誠，在醫院裡，前前後後照顧你父親，也會見了主治外科主任……」

真是太好了！我聽了悲喜交集，破涕為笑。佛菩薩！我太感激您了！您的威力廣大無比，令我感動得悲喜交集，此後更要努力念佛，來報答佛菩薩對我的護佑。掛斷電話後馬上到我的小佛堂，穿上海青，信心倍增，繼續念佛，願在明天剛好不用上班的一天之內，念完一萬五千聲佛號，並以

此功德迴向父親，願手術時沒有疼痛。

在精進念佛，在期盼中，終於七天過去了，父親出院時來電說他膀胱結石並沒動手術，是仁慈的良醫，靠著精湛的技術，用夾子夾出三十七顆石頭，前列腺在夾石頭中受了一點傷，但從始至終沒有疼過，此次真是「因禍得福」。

「禍」雖是人生中的災難之一，生死可是人生的關鍵大事。我們能不一心念佛，以得決定往生淨土嗎？而「福」是，我的父母從此深信了佛的大願力，並依教奉行，誠心念佛。我聽了太高興、太感動了，所以更要將這事實讓大家知道，我們要脫離輪迴之苦，以此來報佛恩。

（胡藍儷記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十一、賴朝河的瀕死體驗

賴朝河居士於民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出生於台灣南投縣信義鄉，六十六（一九七七）年在馬祖服兵役時，因擔任彈藥士，整日與炮彈為伍。有一天在清算炮彈數量時，一顆硫磺彈爆炸，被灼傷了整個臉部及正面身體，痛倒在地打滾；連上兄弟見狀，急忙為他沖水，並立刻將他送醫急救。

由於痛徹心扉，難以忍受，遂即昏迷。不久，他的神識出竅離體，浮現在身體上方，看著醫護人員不斷為他沖洗傷口，看到自己的身體被包得像木乃伊。此時既沒有疼痛，也沒有喜樂、沒有哀傷，一切似乎平常，那個木乃伊彷彿跟自己無關。而每個來看他的弟兄他都清楚知道，他來去自如，沒有空間的隔閡，能看穿桌子背面，能透視牆壁外的一切事物，隔壁的開刀房醫師為病人在動手術，他看得一清二楚，樓上樓下，左右隔壁，無有一物不在他的視線之內。而營區的長官及弟兄只要談論與他有關的事情，他馬上到場，知道他們所談的內容；每天有弟兄輪流著為他悉心照料，他都看在眼里。外島的醫院因設備簡陋，曾有醫官建議送他回台灣治療，但另有醫官持反對意見，認為以他的情況撐不到台灣；每一次醫官討論如何醫治他，他都在場，也很清楚討論的結果。大約一星期左右，院方將他送回台北三軍總醫院治療；而外島馬祖營區的長官及同袍，只要聊到他的名字「賴朝河」，他的神識馬上到場，台北至馬祖似乎沒有距離。有一次營區弟兄正在包粽子，有位同袍提起：「這些粽子包好，要送幾粒給賴朝河吃」，他馬上到場，聽到並看到。這期間醫院有陌生醫生來會診，討論他的傷勢，他都參與其中，只是無法表達意見；以致日後他清醒時，能熟悉叫出所有參與治療他的全部醫生的名字。曾經有兩三次處於虛空中，眼前的世界空無一物，沒有肉體的包袱，那特殊的境界有說不出的舒服、自在，那種感覺讓他永生難忘。又有一天，聞到一股清香的香味，連續三天這股香味一直瀰漫在他四周；之後開始有知覺，感覺全身疼痛，神識不知何時

又回這軀體之內；而從神識離體至回來，這期間長達二十幾天。自恢復知覺開始，身體逐漸康復；當然，往後經過長時間一次又一次的整形手術，才復原至現在的面貌。

這一事件之後，賴師兄體會到他與母親之間心心相連。他出事之時，軍方封鎖消息，並未立即將此不幸事件告知賴家，但母子連心，母親那時似乎知道兒子出事，心痛如絞，一直要求他的大兒子賴明喜，去打聽二弟賴朝河的消息。賴師兄有一位伯父，於年輕時就出家修行，賴媽媽因掛念兒子，前去求見法師想尋求解答。法師告知：「回家念佛自然就會逢凶化吉。」賴媽媽回家後便虔誠念佛，祈求阿彌陀佛救救她的孩子。賴師兄因不願讓家人操心，一直不敢回家，也沒有和家裡聯絡，而賴大哥因為母親要求，積極的聯絡二弟，過程也困難重重，等聯絡上時，部隊已遷回台灣，而賴師兄也已經出院重返部隊，兄弟見面恍如隔世，賴大哥見二弟面目全非，甚是心疼。賴師兄日後才知道，當時他連續三天所聞到的香味，是母親為他念佛求佛所供的檀香。

（陳晚居士記）

十二、肉體昏迷 神識靈敏

約一九九六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和我的丈夫及大兒子在客廳看外國影

集，趁著廣告時間，我就去了廁所，突然覺得自己的身體極度不舒服，疾呼同修的名字之後，就昏倒在廁所外的地板上。

我在廁所外昏倒後就不省人事，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的我全身都已呈現黑褐色，無絲毫的氣息、心跳微弱並已脫肛，我丈夫先替我做簡單的CPR人工呼吸，並請隔壁健康教育老師幫忙，但不見起色，於是二人將我送到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急診處進行急救。

當時的我只覺得自己的身體相當輕盈的飄浮在急救台上方，看著自己的身體被許多醫生及護士插上了許多管子，也聽到我丈夫在急救台旁一直念著佛號，而大兒子則是哭紅了雙眼，在我的身體旁叫著媽媽。但當時的我覺得，我人好好的站在這裡，為什麼他們要替我急救呢？

醫生與護士經過十多分鐘的急救後，鄭重地告訴我丈夫要有心理準備，就算我能活過來，也只能成為植物人。我同修也通知我的娘家人來高雄見我最後一面。

除此之外，當時被認為不省人事的我，也可清楚看到我二哥、四姐在接到丈夫的通知後，焦慮不安，驅車前來高雄的過程，還有其他一些超越軀體局限的種種奇特經驗。我感受到了沒有時間、空間隔閡，隨念來去自如，透視周遭情境的奇妙，就像蓮友所說南投賴朝河居士的神識出竅離體的情形。

隔日接近凌晨三點，我漸漸地甦醒過來，替我搶救的醫生及護士幾乎都異口同音的跟我說：「你能甦醒過來真是奇蹟，一定是你家信奉的神佛保佑。」由於身體還相當虛弱，因此仍在醫院待了近一個星期才出院。

其實在昏倒前，我的心神就相當不安，感覺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因此每天持佛珠不斷稱念著南無阿彌陀佛，求能化解，不敢稍有懈怠。就這樣，我在驚慌中不斷念了一個多月的佛。

我想我甦醒的奇蹟，一定是因為我念佛的緣故。感謝彌陀的慈悲加佑，念佛功德不可思議，現在我對念佛法門深信不疑，並勸人念佛接受彌陀慈悲救度。

（法品居士記錄）

十三、病中夢佛 撫慰加持

我向來瘦弱，抵抗力差，尤其近七十歲的老邁之軀，稍微寒冷，動輒感冒。

就在今年年初，農曆過年前的一波寒流中，我又感冒了，這次頗為嚴重，一直咳嗽不止。中醫說這是A型流感，勸我轉診西醫比較快好，也比較保險，只是我一向不看西醫只看中醫。隨後連續幾天晚上，咳嗽得無法躺在

床上睡覺，只能坐在沙發上休息，但也不容易睡著，那正好念佛，就這樣咳嗽念佛、念佛咳嗽，持續了二天二夜，第三天晚上試著上床休息，不知不覺睡著了，當晚做了一個感應的夢。

夢中我躺在成大醫院急診室的病床上，兒子站在右肩旁，醫生來看完診後，臨走時說：「這麼嚴重才來！」那時的我毫無驚慌，隨即說了一句：「帶我回家啦！」意即帶我回極樂世界。話音方落，立即發現阿彌陀佛就站在我的左肩旁，阿彌陀佛的神態慈祥和藹，身披橘紅色袈裟，上身微俯，竟然與念佛會外牆懸掛的彌陀像完全一樣，只是夢中的阿彌陀佛是活生生的、活靈活現的。

這時阿彌陀佛很慈祥體貼的舒展出右手，從我的脖子撫摸到腳尖，又分別從左右肩撫摸到手指，最後再撫摸頭頂。我知道這是阿彌陀佛在加持，以改善病情。

由於親自感受到阿彌陀佛的慈祥體貼，如同慈愛的父母默默無言的安慰子女一般，令我感動得眼淚直流；這時阿彌陀佛又彎下身來，用雙手幫我擦拭眼淚。在承受彌陀慈愛體貼的情境下，我像小孩在跟父母撒嬌一般的說：「我要回去啦（回極樂世界）！」隨即從身旁傳來「現在不可以，回去的人還沒到」這兩句話，我直覺自己已是必定往生的人了，只是時間尚未到而已。隨之夢境消失，同時我也醒了過來，此後病情也逐漸好轉。

《觀經》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此文之意是：念佛人現生蒙佛護佑，臨終蒙佛接引，這是理證。而我現生的蒙佛撫慰加持即是事證，也證明念佛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與佛同在一起的。

今謹將這小小感應如實寫下來，以增強人們「念佛必蒙佛佑，念佛必得往生」的信心。

（淨恩居士記於台南念佛會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貳、念佛滿願

一、螞蟻搬家 感化全家

媽媽自從生病以後，念佛很精進。聽媽媽說，有一次爸爸問她：「你最近怎麼不愛說話了？」媽媽說：「我只想往生。」爸爸有些傷感地說：「家裡這麼多事，你走了我們怎麼辦？」媽媽藉機會趕快勸爸爸：「你也念佛求往生吧！」爸爸說：「我放不下呀！」

聽了媽媽的轉述，我對媽媽說可以暫時不和爸爸說往生的事，只要他肯念佛就好。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我也明白了「信、願、行」三而一、一而三的道理，只要肯念，「行」裡面就具足了「信、願」；只要肯念，自然就接受了阿彌陀佛的調攝。媽媽說有機會再勸勸爸爸。

當夏天漸漸來臨時，媽媽家來了不速之客——小螞蟻。爸爸媽媽對此很頭疼，螞蟻無孔不入，只要有一點吃的東西，牠們都會發現。爸爸媽媽眼睛又不好，有時吃著半截，突然發現連螞蟻一起吞下去了。我對媽媽說請阿彌陀佛幫忙吧！您只管念佛就好了。媽媽說她每天都要為螞蟻們迴向，請牠們搬家，已經好多天了。其實我心裡也沒底，雖說網絡上看了不少請蚊蟲蟑螂之類搬家的文章，可畢竟沒試過。

我突然想起看過的一篇文章，作者為家裡的老鼠念了一張祈願單，老鼠

乖乖地搬家了。我提醒媽媽可以寫在祈願單上，媽媽也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填了祈願單。媽媽念了三張祈願單以後，螞蟻菩薩們神奇地消失了！這可高興壞了全家人，一來是困擾大家很久的問題終於解決了；二來也是最重要的，這真實不虛的感應讓全家感動不已，增強了信心。爸爸對此感到太不可思議了，媽媽趁機勸他：「你那些放不下的事，自己又解決不了。乾脆也念佛請阿彌陀佛幫忙多好啊！」從此爸爸手裡也拿起了計數器。

（微妙香潔記）

二、學生念佛開智慧 三年專本碩連讀

我叫潘美蓮，今年五十歲。家住南寧市邕寧區。

下面我講一下有關我兒子念佛開智能的感應事例。

我兒子今年二十六歲，現在是廣西大學法律系的研究生。他從小並不十分聰明，成績中等，讀高中時進一所普通中學還要交錢才能上，高中考大專時因分數不夠所以落榜了，之後便去當兵了。

二〇〇四年復員(服完兵役)回家，他打算通過自考取得大專學歷，於是報考了廣西大學法律專業。我那時已經學佛念佛了，心想他已經那麼多年沒摸過書本了，重新讀書對他來講有一定的難度，於是就帶他去了天寧寺，

我讓他帶上厚厚的法律教材，把書放在阿彌陀佛前求：「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弟子現在想要自學考試法律專業，希望您能加持我，把教材中該記的記得清清楚楚，考試順利，弟子從現在起稱念您的名號，求生您的極樂淨土！」從此以後，我兒子真的就每天念佛，一邊學習，一邊念佛。

結果他不但考得了大專，接著又考得了大學本科，現在又考上了研究生。三年時間，他順順利利地通過了十四門大專考試，二十九門本科考試。每次考完試我問他怎樣，他都說：「我不知道哦，反正我就是念佛！」每次見他考完試都好像心情很高興的樣子。

不但如此，他還在這三年時間裡學會了開車，計算機(電腦)也過了國家級考試。一個並不十分聰明的孩子，怎麼三年間一下子學了這麼多東西，我想這一定是他長期念佛，佛力加持的結果！

南無阿彌陀佛！

(潘美蓮口述 宗道法師筆錄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

三、彌陀指派天相助 層層念佛層層雨

我叫潘艷蘭，家住南寧邕寧區莫村興寧園五十八號。去年（二〇〇七年）我家起了一棟六層高的樓房。正月十八那天開工，因為那時已經學佛，明

白了三世因果的道理，也沒有事先找人去看日子，開工前對著準備施工的空地講：「你們住在這裡也蠻久了，現在我家要在這裡起房子了，實在對不起，希望你們能搬到外面去住，並且念阿彌陀佛，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然後念著佛繞著空地走了一圈。

之後每一天我都念佛迴向給施工的工人，希望他們能平平安安，並且求阿彌陀佛保佑房子能保質保量地建好。

然而領工的工頭貪圖小利，想要趕快把房子建好，然後贏得時間去接下一份工。所以剛建完下面一層，他就想馬上倒板建第二層。這樣底下一層水泥就沒有了保養的時間，將來樓房的質量肯定會很差。我仍舊每天都念佛迴向。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

每當工頭想要趕工建下層時，天氣都會莫名奇妙地下一場雨，一下就是兩三天，施工不得不暫停，一到五層，層層如此；第六層總算沒有下雨，然而卻停電了。因為停電，水泥和磚無法運到六樓。這樣每一層水泥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養，而且工人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這讓工頭很是煩惱費解，納悶地問我的丈夫：「你們搞什麼鬼啊？你們做了什麼法啊？怎麼層層都下雨啊？……」我說：「我們沒做什麼法，我就是念阿彌陀佛而已，希望能保佑把房子的質量搞好！」

後來房子建好了，工人一絲一毫的工傷(工作傷害)也沒有出；請建設局

的朋友來看房子，他們說這房的質量很好。

南無阿彌陀佛！

（潘艷蘭口述 宗道法師筆錄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

參、念佛免難

一、車墜百米深谷 念佛奇蹟生還

（《廣西政法報》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報導，原題為《試剎車『殺』入百米深谷，三名乘員奇蹟般生還》）

為方便搞工程，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七日我到百色購車，當時購得小車後到百色市汽修廠檢修，檢修過程中也許是師傅疏忽，把車前輪的螺絲鬆開而沒有再扭緊（事後發覺）。該車由我的朋友駕駛，由於這個朋友年輕氣盛，高速開車，常連超前方三車，時速常達每小時一四六公里，而我本人怕有危險，在車上一直持念阿彌陀佛名號。當車子開到南寧五塘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多鐘，由於霧色朦朧，看不見路上障礙物，忽然感覺即將碰撞上大貨車，才突然剎車，而小轎車剎車失靈，慣性使車體打轉九十度，橫在公路上。我的朋友才感覺到車子有問題，小心翼翼地以每小時二十 | 三十公里的速度開慢車回上林。

第二天早上，我們把小車開到上林汽修廠檢查，修理工驚奇地說：「你們車子的兩個前輪根本不扭螺絲，到底怎麼開得回來？」扭緊螺絲後我們開始試車，又發現剎車有問題，再開回廠裡重修。

第三天晚上九點三十分，修車師傅打電話說車子修好了，叫我們開回去。

而我們還再試車看看，我的二個朋友開慢車試剎，發現車頭向一邊打轉，剎車部位似乎沒有修好，他們就叫我開快車試剎車一下，我當時開車時速為每小時六十四公里，就點剎一下，小車剎那間像脫繩的野馬衝出路基，爬上路邊那些手腕粗、一丈多高的密集護路林，進而飛下十多層樓深的山谷。更要命的是山谷底竟然是兩米多寬，一米多深並全部由水泥和石頭砌成的堅固灌溉渠。小車若飛墜下去，肯定會屁股朝天，嵌卡在管道中，而導致車毀人亡，粉身碎骨。驚訝之餘，我猛一剎車，心中不由自主地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密集度簡直就像縫紉機車衣服般快速。車上的另外兩個朋友中，其中一人也不斷執持名號，求佛救命。不可思議的是，當時小車竟然像魔術般繞過兩塊大石頭，跨越灌溉渠，衝進田裡，撞到田基。

整個車禍過程中，由於持名念佛，徹底依靠彌陀救命，在車上竟然沒有感到顛簸，內心沒有一絲驚惶。當車停下來時，我內心無限感慨，如此厄難，我之軀體不過比油豆腐稍微結實一些罷了，怎麼能奇蹟般地活下來呢？

我們三人從車中爬出來時，車子竟然還在發動。山上割樹膠的工人目睹了平生以來即使在電視電影中也沒有出現過的如此驚心動魄的畫面，他們從山上打手電筒跑下來，開口就問：「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朋友當時搶過手電筒講：「死什麼死，給我手電筒檢查小車一下。」他裡裡外外看了一下，小車損壞程度不大，然後朋友開另外一部車接我們回家。一回到家，

我馬上坐下來在佛前一直念佛到半夜三點多鐘，心中充滿對彌陀慈悲救命的無限感激。

第二天早上洗臉時，發現頭上老是掉頭髮，一撮手中就有一把，心中百思不解，到底怎麼回事？到了出事地點一看，車子擋風玻璃被我頭部撞爛，並且嵌夾有我很多頭髮，我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掉頭髮的答案。而我當時頭撞玻璃時，竟然完全沒有感覺疼痛，此時心中再次湧起對彌陀的感激之情！

同時前往出事地點的還有朋友的父母、妻子，當他們從公路上往山谷一看，發現小車就像一隻白色的小甲蟲，他們目瞪了，口久久才合攏過來。其妻手抱樹幹，癱坐在那裡，心中納悶：如此大難，丈夫竟然還能活在陽世間！沒有彌陀救命，寡婦當定了！

由車禍事件證實，稱念彌陀名號臨終往生西方極樂，永遠脫離六道輪迴之苦，現世也能消災解難，免遭橫死之禍。本人普願法界眾生，同念彌陀，同沾法益！南無阿彌陀佛！

（廣西上林縣蘇復軍口述 李山筆錄 二〇〇七年四月六日）

按：經云觀世音，善應諸方所。

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

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

人受業力牽，墮落高山下。

念彼彌陀力，一毛亦不損。

菩薩之導師，西方阿彌陀。

神力自勝彼，於茲案可見。

二、執持名號 大難不死

我是一名念佛居士，法號報恩，家住在樂山縣。

二〇〇四年一月十八日上午十一點多鐘，我陪姑姑和姑姑的兒子、孫子到樂至縣勞動鎮為姑父上墳，由姑姑的兒子開車。回來的路上，經過放生鄉的姚家坡，姚家坡是一個陡坡，約二十多米高，四百米長。坡頂左邊有一輛推土機佔了一半的道路，只留下右半邊路了，但這僅剩下的路面上也被灑滿了機油。當小車轉彎從坡頂的機油路面開下去時，表弟大聲叫：「糟了，剎不住車了。」我一路上本來一直默念著佛號。當時見此光景，立即大聲地念佛：「阿彌陀佛……」佛號一直不斷。

當時的情形是：如果車子直摔下去，下面是一個約二十、三十米的懸巖，我們四人不死則傷。所幸的是，隨著佛號聲起，車子立刻立了起來，兩個車輪朝天，兩個車輪在地，地下的兩個車輪一直沿著姚家坡的陡坡緩慢下滑，當滑到離地面大約二、三米時，車子在空中翻了一八〇度，翻倒在土裡，車子的玻璃全部被摔得粉碎，車殼也摔爛。附近的農民見此情景，立即圍上車，急忙問到：「死人沒有？傷到人沒有？」當看到我們四人連點

擦傷都沒有，毫髮無損，連稱：「奇蹟！奇蹟！」後來，交警和保險公司勘察現場後也稱「奇蹟」。事後，我大姐看了現場，根本不信，她說：「這麼危險的時候，人都嚇死了，還念得出佛，鬼才相信。」我表弟說：「大姐，你不要太主觀武斷了，我是當事人，我親耳聽見二姐念的佛。」

現在我家人也開始信佛念佛了。阿彌陀佛的大願業力真是不可思議啊！
南無阿彌陀佛！

（報恩居士記 二〇〇四年十月）

三、朝山念佛 車輾無恙

慧覺法師是我很尊敬的一位法師，剛出家時他就把自己關在西北山野一個土窯裡精進念佛八十多天，餓了只吃幾口乾炒麵（炒熟的乾麵粉）。

他在九華山佛學院學習期間，時常發心去拜山（從山下三步一叩首拜到寺院去）。一天他正在專心往前禮拜，身後飛快的巴士車像離弦的箭直撞他的腰部，他被撞出去幾米遠，沉重的車輪從他雙腿上輾輻過去，又退輻過來，褲管、僧襪和僧鞋被堅硬的水泥路面搓蹭出幾個大洞，就在這一系列驚險環節發生的過程中，他腦海裡也是一系列的鏡頭顯現：我已經完了，腿子從此就殘廢了，我去找一個山洞住，有吃就吃點，沒吃的就這麼念佛

往生……，車子停住時他已經把以後的事都想好了，他發現自己一直在不輟地念阿彌陀佛聖號，他坐起來用手擺弄擺弄腿腳，覺得還好，就告訴大家：「不要緊，沒事的。」誰信啊！人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嚇傻了，才醒過神來，就硬是把他送到醫院去檢查，在醫院忙了大半天，還真奇怪，一點事都沒有，連皮也沒擦破一點。

我很佩服他對念佛的堅定信念，他說：老實念佛，定蒙佛佑，沒有消不了的業。

你在阿彌陀佛心裡，阿彌陀佛就在你的心裡，你真心念佛，佛真實護念於你，可見真實不虛。

其實，這樣的事我們念佛人中間發生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不過這一件與眾不同，它是慧覺法師幾次親口告訴我的，他就在我閱藏的樓下給一位法師護關，而且，持戒嚴謹，念佛精勤，我們時常一起探討淨土法門的事，可算是志同道合了。

（《棲月廬筆記選》智行法師記）

四、祖孫三代 劫後餘生

四歲小孫等車時不斷雙手合十，吳家祖孫三代五人劫後餘生，親友無不

稱奇。

苗栗市民吳建欽一家五口、祖孫三代，在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故中倖免於難，都只受輕微擦傷。劫後餘生的他們昨天回想道，當天在等小火車時，四歲小孫子吳榮凱突然雙手合十，不斷拜拜，並口中念著阿彌陀佛，長達數分鐘之久，似乎預感要發生事情。事後親友鄰居得知，莫不嘖嘖稱奇，咸認全家平安歸來，應該感謝他的祝禱。

苗栗縣長傅學鵬與苗栗市長邱炳坤昨天帶著鮮花、水果前往吳家慰問，並致贈紅包壓驚。吳建欽、吳江緞妹夫婦在回憶事故當天情景時，餘悸猶存，吳江緞妹甚至數度激動哽咽。在談及小孫子吳榮凱的特殊舉動時，則感到百思不解，因為平時從未聽過這個小孫子念阿彌陀佛，且當時車站也無任何異狀。

他們說，事發當天一大早六點多，和大兒子吳國智、八歲孫女吳秀瑜及四歲孫子吳榮凱出發前往阿里山。中午吃飽飯，在車站等小火車時，吳榮凱先是跑跑跳跳，自己在那邊玩，後來竟雙手合十，念起阿彌陀佛。有名女遊客看他一副虔誠的樣子，還誇讚他：「小朋友你好厲害，這麼小就會念阿彌陀佛。」

吳建欽、吳江緞妹表示，當時不以為意，只是納悶從來沒聽過這個小孫子念阿彌陀佛，不曉得為什麼臨上車前不斷念著，且持續好久。

他們說，車子開動不久就覺得怪怪的，聲音愈來愈大，車速愈來愈快，彷彿車子快要解體。後來瞬間天搖地動，祖孫五人所坐的第三節車廂，在小火車翻覆後，垂直掉落，他們被許多乘客壓在下面。

六十三歲的吳江緞妹說，她睜眼一看老伴吳建欽的頭部流著鮮血，孫女則頭下腳上倒栽蔥，以為兩人沒救了，又看不到兒子和孫子，當時悲從中來，心想獨活世間有何意義。後來才發現老伴頭部的鮮血是被旁邊的遊客沾染，兒孫也都沒事，才安下心。

被救出後，吳江緞妹雙腿仍顫抖不停，久久無法平復。這次大難不死，平安歸來，親友鄰居紛紛到家裡表示關心。聽說吳榮凱那一段奇聞，都感到不可思議，拿來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有人還開玩笑說，吳榮凱的第六感真靈，希望能問他下期樂透彩頭獎會開幾號。

（《自由時報》二〇〇三年三月六日）

五、念佛驅蛇靈

我是一名教師，二〇〇五年，我在某班任課期間，一學生聽我說念佛的好處後，告訴我及同學們他小時候親身經歷的一件念佛感應事蹟：

我七、八歲時，很調皮，常與小夥伴們在田間、樹林玩耍，捉弄各類小

生命。

一天，我們捉到一條小青蛇，在玩鬧中起了惡心，大家一起將牠打死了。

當晚，我就發起高燒來。

夜裡起身上廁所，回房時，我看見床上盤著一條蛇。因為是夏天，床上只有光光的草蓆，沒有被褥，窗外射進來的月光很亮，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條蛇昂著頭，身上泛著青色，赫然就是白天我們打死的那條小青蛇！

我抱頭尖叫，家人都被驚醒了。可是他們都看不到床上那條蛇，只有我能看到。

我爺爺是信佛的，他叫我「快念阿彌陀佛！」

恐懼之中，我緊閉著雙眼，大聲地念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不知道念了多久，只覺得心裡的恐懼感一點一點地消失了。我慢慢地睜開眼睛，朝我的床上望去——什麼都沒有了。

之後睡下，再也沒事了；第二天早上起床，也不發燒了。

（安徽馬鞍山市 佛蓮居士記）

肆、念佛鬼退

一、一人修道 全家蒙佑

清修法師說他們村上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有一男子夜宿橋下，忽聽得兩精怪說話。

甲怪說：「咱倆吃了他吧？」

乙怪說：「不可，此人之妻時常在家念佛燒香呢！」

甲怪說：「不會吧！他家幾時有人可曾念佛燒香呢？」

乙怪又說：「你有所不知，此人素日不善，妻子卻是善人，唯恐丈夫不許其念佛燒香，便在心中默念，在櫃子裡燒香，已有十五春秋。」

甲怪最終答應：「那便罷了。」

此人聽後嚇得魂不守舍，拔腿就往家跑去，進屋便命妻子打開櫃子，妻子想這下糟了，又得一頓好打，只好硬著頭皮打開箱子，只見箱內香灰已積有一尺有餘，哪知丈夫看後直向妻子叩頭，千恩萬謝。

至今隨妻信佛篤誠，常勸人向善。

按：正報得此身，境緣乃依報。

所有境緣中，最親是家人。

若人常念佛，全家並蒙益。

依報隨正轉，此事勿須疑。

二、出國念佛 化冥途衆生感應記

去年（二〇〇二年）定居於日本的大兒子以及媳婦來信告訴我，他們在環境幽雅的熱海山區蓋了一間小屋，現已經完成，因此要我前往居住一段時間，好好靜養身體。但因自從我患了嚴重的骨質疏鬆症以來，體力衰弱，所以無法出國去探訪他們。後來他們再三懇求催我一定要去，所以鼓起勇氣搭乘八月四日的班機前往日本，順利抵達山區別墅，在途中我都拿著一串一百零八粒佛珠念佛不停。因此，碰到許多年輕人幫我帶路及搬行李。

第一天，早上清晨四點多鐘的時候，我到外面看日出，太陽像一個小小的紅球從海中慢慢浮出海上，然後越來越大，光線也愈來愈耀眼，照到家裡的觀世音菩薩像，真是壯觀。第二天早上也還能看到這種美景，但到了下午時候就開始強風大作，吹倒放在外面的東西。那時我便向媳婦說：「是不是颱風來了。」媳婦笑著說：「這不是颱風，因在這裡時常會起這種強風，而且風會發出非常可怕的怪聲，使得住在這裡獨居的老人心生害怕，而跑到附近旅館去過夜。例如我們剛開始要上樑柱時候也是遇到一場強風，

讓工作人員沒法工作，那時讀誦《大悲咒》一直不停才能順利工作。後來房屋落成了。舉行落成儀式時，建築師及工作人員及附近鄰居都來參加，那時我向他們說：『過幾天，我的媽媽（婆婆）就要來這裡小住，她是專修念佛的。』建築師聽後便說，那很好，你媽媽既然是專修念佛，就請她念佛，消除這裡的怪風，那這裡就更像人間仙境了。」

後來媳婦就帶我到外面繞一圈，我就帶著一串念珠一面念佛，周圍環繞著山峰，因為這裡並未開放為遊覽地區，完全是屬於天然，所以稱為「自然鄉」，在山下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海邊山丘上屹立一座高大的塔，因為這塔從我們家的客廳即可遙遙相望，所以我就問媳婦：「這塔裡面有否放置亡者的骨灰？」媳婦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陣亡者的紀念塔，但裡面只放置亡者的遺物，例如衣服、帽子、鞋子等，並沒有安置陣亡者的骨灰，也無神祇牌位。」原來如此，那我也就放心了。

可是不久他們就出現在我的夢境中，其情形是這樣的。

兒子與媳婦在東京上班，非常忙碌，因為屋內一切設備都是電氣化產品，而且浴室引進溫泉設備，他們擔心我不會使用，所以每天下班之後就趕來這裡住宿陪伴我，並且幫我燒菜，到了隔天早上就要趕回東京。每天來回搭車就要花費三個鐘頭以上，非常辛苦。後來因我已經熟習這裡的生活環境，且能夠自己處理一切事情，就叫他們不必天天來陪我，若有休假時再

來即可。他們聽了我的話就沒有每天來陪我。他們回去東京那天晚上，我就夢見，有無數穿著淺黃色軍服的男人，他們的體格都非常好，而且很健康，但是沒有戴帽子，全部都理光頭，大約是中年以上年紀，每個人都露出非常歡喜的表情，陸陸續續進入我住的房子門口，排隊在左邊，但是沒有講出一句話。我發現到另外有一群人，其中有男、有女以及老人、年輕人等等，與穿軍服的人同時進來，但他們分開排隊在右邊，他們的身體也非常健康，穿著漂亮的新衣服，而且也露出無限歡喜的表情，也沒有講出一句話。

以上夢境我看得非常清楚，後來就醒過來，醒後明白：原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紀念塔」裡面祭祀的亡魂已經跑來找我了。聽媳婦說紀念塔裡面只有放置陣亡者的遺物，並沒有設立神祇牌位以及骨灰。但因他們過去都是血氣旺盛的青年，為了國家捐軀後，若沒有去投胎轉世，便會做鬼神類，雖然紀念塔裡面，並沒有他們的神祇牌以及他們的骨灰（其實當時陣亡的軍人極為眾多，無法辨識他們的骨灰以及他們的姓名）。但因他們已經係鬼神之類，具有神通力，知道在這裡建有一座陣亡者的紀念塔，便紛紛來到這裡相聚棲息。再說他們因具有神通力，獲悉我是專修念佛淨土法門，現在已經來到這裡，而且在距離他們的紀念塔不遠的地方居住，每天都會在這裡修持念佛，因此想要藉此念佛功德，獲得解脫冥途之苦，超生於光明淨土中。還有在夢中所見的另外一群男女老幼，可能是居住在

山下的人去世後淪落在鬼道之中，他們的來意和紀念塔裡的陣亡者一樣，想要藉著我念佛功德超生於光明淨土之中。

我雖然瞭解他們的來意，但想起數十年以來，雖然常到寺院參加共修「佛七法會」並有無數藉念佛度化冥途眾生之感應，但都是藉著寺院莊嚴道場以及出家大德領導，還有許多蓮友共同發出之菩提心，依此團體廣大力量，才能使無數無量冥途眾生，領受佛光之普照，獲得解脫。但從來沒有以個人自修的力量來超度那麼多的冥途眾生。況且我已七十多歲，體力有限，深恐無法勝任。但想到他們已出現在我的面前，莫非是他們過去生與我有緣，所以才來找我。所以我只好提起勇氣，依照我數十年來個人所修持的方法，翌晨三時起床，在客廳開始念佛。客廳總共有二十多坪，裡面並沒有放置什麼東西，非常清靜，一面播放「精進佛七」之錄音帶，一心念佛，時間大約二個小時。在這期間，完全是站著念佛，或是經行念佛，並不坐著念佛，因怕中途會睡著昏沉。此錄音帶是許多蓮友所共念，音聲非常美妙，我在念佛中，恍惚發現到清澈如水般（淺金色）的光明，遍布虛空中，普照著我的心地，使我一時忘卻色身的存在以及在世上所受塵勞，達到清淨微妙的境界。之後，我將此念佛功德迴向給他們，祈望他們能超生於西方淨土中。

天明時，打開門窗，到外面想看看氣象，然而卻發現天空仍滿布烏雲，根本看不到太陽，心想大概是我夢中所見諸亡魂希望我繼續念佛超度他們，

所以我就繼續念。因我一個人住在這裡，煮飯炒菜、洗衣服、整理室內環境時，就一面工作一面用口念或用心念，下午時候再繼續拿佛珠念佛，大約二個鐘頭以上。到了晚上就提早進入房間休息。當天晚上，我夢見有兩位年輕的男人，從我所居住的房間地下，踏著一座階梯來到我房間門口，就停止默默地看著我，但一言不發的，之後我就醒過來。醒後想他們是誰呢？但我不知，所以未把這夢境放在心內，經過兩天之後，晚上我又夢見他們，知道他們就住在我們家裡的地下。聽媳婦說這裡過去是山林開墾起來建築房屋的。想起在《地藏菩薩本願經》中有記載，在世上都有海神、地神、山神、樹神等等，許多神祇之類，因此領悟到，莫非他們就是居住在這裡的地神祇，就向他們說：「對不起我差點忘記，從今以後我會把念佛的功德迴向給你們，願你們離開這裡超生到西方淨土中。」

此後我每天早上三時即起床，三時三十分念佛完畢，就把念佛功德迴向給兩位地神以及前日在夢中所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紀念塔」裡面的軍人以及另外夢中所見一群「男女老幼諸亡魂」等等，祈望他們能早日超生西方淨土中。

每天早上都很早起床念佛，天亮後拿著一串佛珠（百零八粒）到外面山路一面步行，一面念佛，大約走一小時以上才回家。這樣持續念佛二十多天。

不久我在天明時候開始看到天空呈現金色祥雲，每天都是如此。以前所見的滿天黑雲以及陰氣都沒有再出現。

因此我領悟到，我在夢中所見的亡魂，莫非他們都已經藉著念佛功德超生於光明淨土中？

這一次所獲得的感應，使我領悟到：我們若能專誠修持念佛法門，相信不論是到天涯海角，再遙遠的地方，都有諸佛菩薩以及諸天神，於冥冥之中護持著我們。而且在無形中，那些無數無量的眾鬼神之類，他們也都喜歡聽我們念佛，我們將念佛功德迴向給他們，讓他們沾光，最終解脫冥途之苦，超生光明淨土中。

（林慈超記）

按：亡魂數十年，愁苦怨不消。

求升無門路，怪風驚陽間。

一遇念佛人，紛紛託夢來。

乘佛本願力，歡喜往西方。

淒風永消滅，惡境頓呈祥。

三、念佛驅鬼記

十多年前，在我尚未皈依佛門之時，已經持「六字大明咒」數載。後來接觸到某法師的講經資料，知道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好處，便開始斷

斷續地念佛。

當時本人在某氣功門派中，小有名氣。一次應他人求助，用氣功給人治病。該人為因果病，我不知高低，為他強行排病之後，他的病症大大減輕。

當夜，我在將睡未睡之際，見有四五個鬼物進房，一個接一個地壓向臥在床上的我。我感覺身體沉重，不能動彈，口中也不能發聲，幾乎要窒息了；但是大腦非常清醒，也沒有恐懼，心裡自自然然地念起南無阿彌陀佛。

只念了幾句，那幾個鬼物便消失了，身上的壓迫感及窒息感均同時消失，一切恢復正常。

我知道他們是來報復我干涉了他們與那位病人之間的恩怨的，所以心中對他們感到很愧疚，不過後來，他們再也沒來過了。

我想一定是佛菩薩化解了他們對我的怨恨。

學佛念佛之後，漸漸深入懂得因果。我常想起那天夜裡的幾個鬼物，總是希望他們能夠與我再結淨緣，與我同念南無阿彌陀佛，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也許那天夜裡，他們就乘著南無阿彌陀佛的光明名號，往生極樂了。若

是那樣，就最好不過了。

（安徽馬鞍山市 佛蓮居士記）

伍、淨土宗道場靈應錄

一、彌陀應現 引導著我

我叫釋法慧，一九五一年生於台灣新竹。八歲時，母親常帶我去寺院念佛。當時我並不知道念佛是要做什麼，所以把念佛當作唱歌，也因此與阿彌陀佛結下深緣，一生之中都持續學佛念佛，直到出家。

一九八九年，為了專心學佛、專一念佛，我排開萬緣，以居士身分住進中部的一間寺院，並於一九九三年出家。一直到二〇〇九年，心中時常生起一個念頭：已經六十歲了，無常隨時會來，最好找間專修念佛的道場，以便沒有雜緣地專心念佛，沒有障礙地安然往生。

二〇〇九年結夏的某天，上早殿隨常住眾念誦《楞嚴咒》時，心中又浮起了這個想法。念著念著，突然眼前出現了一般大殿上供奉的西方三聖，但西方三聖的前方又另出現了一尊更大的阿彌陀佛。這尊阿彌陀佛的形象與一般常見的阿彌陀佛像很不一樣，容貌慈藹親切，雙眸下視，身披橘紅色袈裟，上身微彎，左手輕托蓮花，右手舒展垂下，呈現接引狀，體現出阿彌陀佛撫慰苦難眾生、主動殷切救護眾生的悲心。然而心想：從沒見過這樣一尊慈悲莊嚴的阿彌陀佛，我要到哪去找呢？這時隨即出現一個聲音：

「往北部！往北部！」似乎在啟示我：這尊阿彌陀佛就駐錫在專修念佛的某個道場中，而這道場就在北部。

下殿後，我以之詢問其他師父，但他們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尊佛像，當然也不曉得往哪裡去找？然而，經過一年多，想找尋這尊阿彌陀佛佛像的心一直存在著。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九日，僧伽醫護基金會在新竹智觀寺舉辦僧眾全身健康檢查，常住的師父全體參與。檢查完後，每位師父手上都多了一袋結緣品。袋子裡有書、日用品及一些食品，法會期間沒時間去詳細看它。直到十二月初，常住的法會告一段落，我將那袋結緣品拿出來整理，裡面的一本書讓我剎時心頭一震，天哪！書的封面不就是我一年多來一直在尋找的那尊身披橘紅色袈裟、上身微彎、右手垂下呈現接引狀的阿彌陀佛嗎？書名是《念佛感應錄》，編述者是慧淨法師，印贈者為「淨土宗文教基金會」。一看地址，竟然就在台北市信義區（如所聽到的「往北部」一樣），道場是「淨土宗協會」。

於是我便依書後聯繫方式，立即打電話到淨土宗協會，獲知該會是專宗淨土、專修念佛的道場，既不趕經懺，也不做法會，每天念佛，長年不斷，並且歡迎專修念佛的僧眾前往長住共修。

得到這一消息，隱約感覺已經找到了得償夙願的道場，顯然這是阿彌陀佛冥中善巧引導，因此我滿懷歡喜地決定盡速前往。

十二月中旬，正好是阿彌陀佛聖誕的前幾天，我來到淨土宗協會。一到

協會，便看到外牆懸掛著一尊四層樓高的阿彌陀佛像，這尊也與當時早課所看到的佛像完全一樣。我就在這裡每天念佛，一天分早中晚三班，專念「南無阿彌陀佛」，並體會到道場之念佛方法，單純輕鬆，音調鏗鏘有力，容易攝心，念完佛之後法喜充滿。

在天天都是「南無阿彌陀佛」的日子裡，以往內心對於往生的不安與恐慌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內心法喜不斷，因為我的往生大事決定了！

俗話說：「人有誠心，佛有感應。」我之所以能夠找到心中長期以來日夜祈盼的道場，而安心辦道，全是彌陀現身親自引導。平生之願既能如此明顯地圓滿，往生之願更是決定圓滿無疑。

我將這親身經歷的「彌陀應現引導著我」的感應事蹟如實寫下來，一者為上報佛恩，顯明彌陀救度的真實不虛，同時普願有緣：同念彌陀，同出輪迴，同生極樂，同成佛道，同度眾生。

南無阿彌陀佛！

（釋法慧記 二〇一一年一月四日）

二、依夢訪尋 念佛道場

二〇〇九年夏，有一天早上剛好是我值班。念佛結束後，等大家都離開，

我將佛堂的燈光、空調關閉後，來到庭院準備回家。此時，看到一位年約四十的女眾剛好從象山登山口下來，在協會門口，內外、上下好奇地張望著道場的外觀。於是我趨前向她介紹：「早上念佛的時間剛結束，如果想進來看，我可以帶你參觀，裡面也有流通的佛書與法物與大眾結緣。」

她隨即問我：「這個道場在這裡多久了？」

我答：「這裡原先是禪修的道場，五年前改為專宗淨土，專一念佛，道場名為『淨土宗協會』。」

她又問：「什麼樣的師父在住持？」

我答：「是慧淨法師，男眾，年輕時在佛光山出家，之後到日本深入研究淨土宗的真義，回台灣後專弘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的念佛法門。」

我問：「你也修習淨土法門嗎？」

她答：「我一直是以念佛為主，念佛已經很多年了，但隨著念佛愈久，愈想精進，發現內心愈不安。對自己平常念佛或靜坐中專注念佛時，妄想雜念的起起伏伏仍然無法克制，根本沒辦法達到所謂的清淨心，這樣的憂慮讓我很不安。」

後來，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中金光閃閃，有一個聲音告訴我『現在在說法』，隨即現出一棟建築物的影像。意思就是，在那個地方，我應

該去那裡，到了那裡自然就會得到安心。

之後，只要有空，我就到台北鄰近的中和、土城、三峽、金山等佛寺去尋訪，希望能找到夢中所顯示的這棟建築物，一年多來，也有去過中、南部探訪，但卻一直找不到。

平常我如果爬山都是爬四獸山，但不曾從象山口出入，今天不經意，走著走著，心想從來沒往象山這個方向走，就試走，看看通到哪裡。結果，一下階梯時，便看到牆面懸掛的這一尊巍巍高大，身披橘紅色袈裟，慈眸下視，俯身接引的南無阿彌陀佛像，我立即深深被吸引，尤其當看到這棟建築物時，內心更被深深地震撼，因眼前所見，竟與夢中的景象完全相同，真的是一棟紅磚公寓式建築的道場，我整個人愣住了！」

她長期以來由於念佛未能得到安心，與因夢而努力不懈地尋找之心路歷程，令我感動，因此我熱心地引導她進來念佛堂瞻仰禮拜，並推薦慧淨師父編述的這套「淨土宗叢書」及淨宗法師「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光盤片，請她可以先瞭解這些純正的淨土法義，若有問題再討論。

數個月之後，我在協會庭院又見到這位蓮友，這時的她是滿面笑容，並不斷道謝。她說：「我將淨宗法師的光盤看了三遍，對阿彌陀佛的慈悲、念佛的意義和觀念都有進一步的瞭解，已經很放心、安心，同時隨處、隨作務自在念佛，已不再對能否得清淨心而煩惱了。今天來，將再請幾本『淨

土宗叢書』回去自習。」待請好書後，仍一再道謝，方帶著歡喜心離去。

南無阿彌陀佛！

（淨真居士記錄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三、彌陀指引 淨土根源

我這一生歷經了民間信仰、基督教、氣功修道、阿含解脫道次第，最後修學淨土法門。不過我所修學的是通途色彩的淨土法門，修行的內容著重在累積功德資糧，範圍廣括萬行。然而，長期以來，我一直面臨一個問題：我所修的，到底夠了沒有？眼看年紀越來越大，體力越來越衰，身邊的人一個一個地離世，我越修越苦惱，壓力越來越大，內心充滿恐懼不安。

也曾親近專修念佛的道場，在聽經聞法的過程中，我瞭解到念佛是往生極樂世界的正定業，「只要念佛就能往生極樂世界」，這才符合佛教的慈悲與平等，也符合任何眾生的根機，可謂契理契機。然而該道場也定期舉辦其他法會，這又令我困惑不安，因而萌生尋找純正的淨土法門與專修的淨土道場。

正當我在痛苦困惑時，二〇〇九年八月的某一天下午，我在客廳睡午覺，朦朧中我看到客廳一片金光，我隨即醒過來，看到在我眼前突然「長」出

一朵約十公分的白色蓮花座，接下來，一尊直立的白色阿彌陀佛從白蓮花座裡「長」出來，約高二十公分，就像我自己佛堂供奉的阿彌陀佛一般。我正在驚訝時，這尊白色的阿彌陀佛被金黃色的光圈罩著，另一尊穿著橘紅色袈裟的阿彌陀佛則從光圈中出現了，這尊阿彌陀佛約高二十公分，色彩很漂亮。我感覺到這兩尊阿彌陀佛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尊彩色的阿彌陀佛。這尊阿彌陀佛很慈悲地彎著身體，左手托著蓮花，右手向前垂伸，這樣持續了幾分鐘才消失。我常常想：兩尊阿彌陀佛合為一體的意義何在？似乎有取代的意涵，是要我自此就以這尊阿彌陀佛為本尊嗎？我參不透其中的意思，但我決定要去尋找法的源頭。

感恩彌陀的慈悲指引，當我在《慧淨法師書信集》中看到「彌陀是宇宙真理，彌陀是我的生命，彌陀是我的道路」時，眼睛一亮，頓感法喜充滿。依著書後面的地址找到淨土宗協會，請了幾本「淨土宗叢書」及慧淨師父的《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與淨宗法師的《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DVD回去。在閱讀聽聞的過程中，我安心滿足，確定這就是法的源頭。在這期間，我把《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DVD的四十三課看了七遍，每看一遍都法喜充滿。

我自此開始在星期四前往協會聞法念佛。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下課時，得知星期天（九月二十日）晚上有慧淨師父開示。當時因為還沒拜見過師父，所以很想前來聽聞；但心裡一直在猶豫，因為住處偏遠，如

果參加的話，回到家都將近半夜十二點了，而且我又沒有同伴。

星期六晚上我做了一個夢，聽到一個男眾的聲音告訴我說：「……要開示了，趕緊去聽。」（台語）夢中的我就趕快往山上走，沿著窄窄的黃泥山路爬了很久，看到一座古老的廟宇，感覺上是咖啡色木頭的建築，廣場上已經有很多人坐在那裡準備聆聽開示了。我找了一個位子剛要坐下，就醒過來了。當時我很懊惱，難遭難遇的開示，而我竟然沒有福報聽聞！

星期天下午，我到弟弟家，妹妹剛好也在那裡，她是在另一個道場修淨土的。我告訴她我的苦惱，又提到我昨晚的夢。她很堅決地告訴我說：「你一定要去聽今晚的開示。」我趕緊收拾一下，匆匆搭車到協會。到了那裡，剛好趕上八點的開講。慧淨師父在講阿彌陀佛與念佛人的「機法一體」，講到彌陀與念佛人的親緣，解釋「親」字，就像遠古時代，父母站在高高的樹上，一直在遙望，「我的孩子到底回來了沒有？我的孩子怎麼還不回來呢？」那樣的心情讓我震撼又感動，我熱淚盈眶，久久不能自己。即使過了一年多，那時的情景都依然歷歷在目。

我這時才體會到，彌陀與念佛人原來是如此親密！親到所謂機法一體！

「往生正覺，機法一體」「身心功德，機法一體」「彼此三業，機法一體」。正覺的彌陀與願生的眾生，彼此一體不離。彌陀心中有我，我心中有彌陀。彌陀與念佛人，彼此相容不離。

我至此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慈悲，什麼是「一切恐懼，為作大安」。我每每感受到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中，被彌陀慈父救起的幸運時，都會安心、滿足、歡喜、慚愧。知道自己必定往生，過去的惶恐不安一掃而空。

除了慶喜，再也找不到更適合的字眼了。

南無阿彌陀佛！

（佛錦居士記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四、彌陀夢示 淨土道場

我小時候家住台灣花蓮縣玉里鎮一個靠近亂葬崗的地方，常常看到很多鬼魂，有透明的、肢體不全的、滿臉鮮血的、瞪大眼睛吐舌頭的……非常恐怖。我跟家人說我看到鬼了，很害怕，他們都不相信，還說我是玩瘋了才會這樣。

我從二十八歲起就在百貨公司上班，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公司裡經常舉辦一日遊等員工休閒活動，我都沒興趣。有一次聽說是去朝山，又聽說朝山可以消業障，我就參加了，從此我就經常朝山，大約十年沒有間斷。

後來佛專師姐介紹我到某個學會念佛。該學會提倡功夫成片、一心不亂等，如果要往生極樂世界，就要做很多善事功德，還要很有修行能力。我

一開始覺得自己應該能做到，可是經過一段時間的修習，發現自己沒辦法做到。

我自知根性差，不能契法，那就少聽、多念佛吧！

可是我還是很納悶，既然念佛那麼簡單，我怎麼一邊念佛一邊心裡還很不安？今生已經夠苦了，下輩子還要去輪迴，我連這麼簡單的念佛都念不好，甚至幾乎念不下去，那我往生的希望在哪裡呢？

後來我乾脆放棄了念佛，每天只是拚命地工作、忙家庭，這樣茫然地過日子。

這種遠離佛法的日子，過了整整一年。在這期間，因為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苦惱，我晚上睡不著覺，一直想自殺。我不想跟別人說，因為說了別人也不見得能幫上忙，還增加他們的負擔，當時真的是有苦無處訴。

二〇〇八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睡覺時夢見一尊佛。當時覺得很奇怪：一般佛像不都是白色或銅色的嗎？為什麼這尊佛是彩色的呢？他很慈悲地上身微彎，左手拿著蓮花，右手向下伸出，並且放著光明；他一直向我走來，好像要告訴我什麼。當時的光是很亮、很強的，比太陽光還要強，我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佛光！我很感動，想哭又哭不出來。

第二天，我又夢到這尊佛，這次他站在一個古老的大門後面，很高大。

我只看到大門，看不到這棟建築物到底有多高。大門是咖啡色的，旁邊的牆壁有點像鄉下的紅磚。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在台北市。當時我還很納悶：像台北這樣繁華的地方，怎麼會有這種古老的建築呢？佛這次的示現，比昨天更大、更清楚。我一直想：怎麼會有這種佛像呢？

第三天，這尊佛又出現在我的夢中。他還是向我走來，慈悲莊嚴，好像要告訴我什麼。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連三天都夢到這尊佛？他微動的嘴唇到底要告訴我什麼呢？

從夢到佛的那一天起，我就再也不失眠了，睡得很好。

我沒有把這件事向別人說，每天還是工作生活、生活工作，沒有刻意去找道場；生活還是感覺很苦、很苦。人生確實很苦，我知道很多人也跟我一樣很苦，但是走不出來才是真正的苦啊！

十月下旬的一天，佛專師姐拿了幾本佛書給我看，是「淨土宗文教基金會」出版、專講淨土宗教理的書，她還一直告訴我：「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意思是她找到了能夠使她必定解脫生死、必定往生極樂的法門。我看她講得那麼堅決篤定，就把其中一本書接過來。翻開封面時，我好像被雷打到一般，因為上面印的佛像就是出現在我夢中的那尊彩色的佛，原來他就是阿彌陀佛啊！我立即告訴佛專師姐：「你去的地方是對的！」

我趁著上班站櫃檯的空檔，快速瀏覽這本書，越看越驚喜——我可以什

麼都不要了，我只要這個就好了！我忍不住一直掉眼淚，最後只好跑到休息室去大哭。

看了這本書才知道，我過去的念佛觀念是錯誤的，往生是靠佛力，不是靠我自己在那裡拚命用力！不管心淨不淨，只要專一念佛，靠佛願力，必定往生！

那時正是我們公司最忙的時候，我還是想辦法請假到「淨土宗協會」聽經聞法。那一天，佛專師姐帶著我從新光百貨附近的車站走過來，在接近協會的莊敬路和松仁路口的地方，我就開始聞到一股很奇特的清香。順著巷弄一路往上走，一路都是香味。到了協會時，佛專師姐先帶我去看掛在建築外牆上四層樓高的阿彌陀佛像，我心裡很想大哭：「對，這就是我要來的地方！」

再走到協會的大門口時，我傻住了！夢中阿彌陀佛就是站在這個大門的後面，一樣的咖啡色門、一樣的紅磚啊！我在夢中看到的，就是剛才外牆上的阿彌陀佛，他就是站在這個大門的後面啊！

進入念佛堂，很難得地，我拜見了心中景仰的慧淨師父，覺得他是我的再生父母；聽到師父念佛的聲音，好像是在呼喚我：「快回來！快回來！」

當天我看到什麼都很感動、很想哭，真的想結結實實地大哭一場！

到了這裡，我才真正安心。原來阿彌陀佛一直都在我的身邊引導我，是我不知道他、忘了他。在我最痛苦的時候，他就一直對我示現、指引，連「協會」的大門都事先讓我看到。

這個道場只是一向念佛，沒有經懺，沒有法會，沒有其他艱難繁瑣的修行，一切餘善只要隨緣隨分隨力就可以了。我喜歡這樣單純、不繁瑣、不艱難、沒有壓力的道場，阿彌陀佛都如我的願，讓我遇上了。

在我的同事裡，也有修聖道法門的，但是她們都不快樂，沒有笑臉。看到佛專師姐和我整天快快樂樂、春風滿面，不像過去那樣苦惱，她們感到好奇、羨慕，也紛紛加入淨土宗教理的學習行列，都到協會來念佛聞法。

（佛惠居士記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

五、彌陀彎腰 垂示救度

母親中年以後經常因急症、病痛纏身，每次家人往返醫院，在加護病房、急診室間疲於奔命，全家的生活步調經常大亂，造成不少困擾，我卻以此因緣而開始學佛。學佛以後才明白，這是她老人家宿世殺業太重所應受的果報，由此瞭解到因果的可敬可畏，促使我更加倍地用功，不敢須臾懈怠。

在老人家晚年時期，適逢我在台北某個道場的香積組煮飯供眾，老人家因此有幸得以在道場念佛往生。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屈指一算，學佛已二十多年了，一路走來，所見所聞有不少不可思議的事，更由親身體驗，讓我肯定學佛這條路沒走錯。

二〇〇七年夏天某日，認識多年的阿幸師姐極其殷切地向我介紹一個清淨道場——「淨土宗協會」。她說：「這道場專弘淨土法門，專念彌陀佛名，不做法會，也沒有其他雜修雜行；每日念佛，長年不斷；在那裡共修聞法，令人徹底安心、踴躍歡喜。」

聽她信心滿滿的介紹，讓我也躍躍欲試。不久我便約了陳碧雲、趙玉琴兩位師姐一同前往。到了協會，進入念佛堂，首先瞻仰到的是佛桌上唯一供奉的本尊——阿彌陀佛。這尊阿彌陀佛，上身微俯，顏貌流露悲愍之情；右臂下垂，手掌展現接引之狀；一見慈容，令人頓生歸投之心。

現場聽到念佛的聲音，字字清楚，句句明朗，輕快歡悅，令人震撼；頓感法喜充滿，我即隨眾閉目專注稱念，片刻之間便覺非常攝心。在稱念當中，我領悟到往生極樂是靠這句佛號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這時我不經意間睜開眼睛，突然親眼看到前方原來是上身微俯的阿彌陀佛像，現在竟然不可思議地九十度彎腰做接引手勢，栩栩如生地如同真人示現在我面前！除了震撼之外，更讓我感激涕零，不知如何形容。

緣此，深感阿彌陀佛為了救度罪苦眾生，不惜屈尊降貴地彎下腰，親切至極地垂手攝取，體現出他對十方眾生主動、積極、平等無分別、絕對無條件的呼喚與救度。

當下我有感而發：「阿彌陀佛！經由您的慈悲示現，我懂了，往生極樂，全依您的力量，我自己是全無力量的。」從此我信心倍增，念佛更加精進與專一。

感恩阿彌陀佛慈悲，以彎腰開示我救度之義，不可思議之感應令我永生難忘。

南無阿彌陀佛！

（朱苑平記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六、彌陀爲我 指引道場

一九八四年，我從基督教轉入佛教，除了經常參加寺院的佛七、大悲七等共修，也熱衷於全省大型法會，只要遇到名師講經說法，再遠也趕去聽聞。並且隨分隨力勤行布施、持戒、當義工，當時我認為修行一定要苦行、勤行、廣修六度萬行，如此方能消業障、累積功德而往生極樂世界；至於能否往生，並無把握，因此內心深懷不安。

二〇〇八年夏天的一個早上，我在某里長辦公室看到淨宗法師所開示的《唯說念佛》《念佛勝易》及慧淨法師編的《念佛感應錄》，原本並沒有打算請回家，但忽然念頭一轉：何不再給自己一個機會？況且今天有時間，還是先請回去看看吧！

這一看就停不下來了！越看越心開意解，多年來懸在心頭的問題，竟然在書上找到答案！我法喜充滿地一路看下去，迫不及待地一上午就看完《唯說念佛》，這時已經是午休時間了，我顧不了那麼多，趕緊依書後面的電話打到淨土宗文教基金會（淨土宗協會），但一直接不通，後來我決定隔天要親自到「協會」一趟。當天連夜，我就把那三本書看完了。

就在這天晚上，我做了兩個夢。

第一個夢：我夢見自己好像站在一個不很大的庭院裡，夜晚漆黑的天空就像我沉重的心情。我看到有黑色欄杆的圍牆，一邊高，一邊低，忽然有一股水流從較高的圍牆外快速湧進來（我後來覺得這就是法水），大約兩尺寬，非常晶瑩剔透。心中尋思：怎麼會有這樣的泉流？當我再抬起頭，發現原來漆黑的天色，變成晴空萬里，無限開闊，那天空的湛藍與雲的潔白，讓我覺得好舒服、好歡喜。

第二個夢：我發現自己站在圓形的「宇宙」中，湛藍的天空，遠處還有一些雲。在這寬廣的「宇宙」中，我看到非常遠的地方有一個深咖啡色方

型立體小木箱，並不起眼；雖然不大，卻安穩、平和地浮在空中。我想再看清楚些，木箱彷彿知道我的心意，馬上來到我的面前，自行放大，讓我可以近距離看清楚。木箱大約三尺立方，咖啡色澤中有深淺漸層，還可以清楚看到紋路，而木箱本身是中空的。夢中我並不明白這代表什麼意思。

隔天，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協會」，急切地想要看這裡到底還有什麼法寶。一踏入念佛堂，就看到腳下的木質地板，我嚇了一大跳！這不就是昨晚夢中所見立體木箱的木板嗎？漸層、紋路，還有小圈圈的年輪都一模一樣！太不可思議了！這真是彌陀指引我來的地方啊！

後來我問接待的法師：「二樓辦公室也是同樣的地板嗎？」法師答：「協會的使用空間，連地下室總共有五層，全部都是咖啡色木紋地板。」我心想：怎會那麼巧，難道這就是我夢到的立體小木箱？但是，它不起眼地存在於「宇宙」中的意義又是什麼呢？難道是在顯示這道場是阿彌陀佛的地方，它不屬於娑婆世界？

進入念佛堂後，我就坐在面向阿彌陀佛的位子上，跟大家一起念佛。因為是初次來，對這裡的一切很好奇，所以並沒有像大家那樣斂目念佛，而是睜大眼睛，專注地瞻仰親切慈祥俯首接引的阿彌陀佛像。

才念佛不久，我看到從阿彌陀佛胸前的卍字，放出一道金色光芒；止靜過後，開懷念佛不久，阿彌陀佛胸前的卍字又再度放出金黃色光，真讓我

激動莫名；隨後，阿彌陀佛又一次慈悲放光。整個下午和晚上，我親眼看到三次阿彌陀佛從胸前的卍字大放光明。當天我滿懷歡喜地請了整套慧淨師父和淨宗法師的書，也決定此後要多親近這個道場。

因為坐骨神經不適，之後到念佛堂，我都坐在側邊較寬大舒適的椅子上。有次不經意抬頭，又出現令我驚訝的一幕：從我坐的角度看出去，有個大玻璃窗，窗外的庭院、圍牆、欄杆一如夢中出現的景象！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已經真實來到夢中的院子。哎呀！怎麼那麼不可思議啊！我愣住了，呆呆地望著，我終於明白了，第一個夢的院子原來在這裡啊！看來這真的是阿彌陀佛為我選擇的道場啊！

我何其幸運，能得到彌陀指引，找到這麼一個看來不顯眼、卻完全契合我的法門和道場。所謂「人有誠心，佛有感應」，也可能是因緣到了，沒想到彌陀冥冥中早有安排，讓我先看到淨宗法師的《唯說念佛》，在當天聯絡不上的時候，隨即又在夢中指引我，雖然當時我還不清楚夢中的意涵，但是到了協會之後，夢中情境一一皆得印證，讓我更加確定，也更有信心。

兩年多來，閱讀與聽聞淨土宗法義，才知道原來只要完全仰仗他力，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名號，願生彌陀淨土，就能安然往生，而且是必定往生。過去一再尋找的答案，如今豁然開朗，令我如釋重負，心中非常慶

喜，感恩涕零。

人生難免遭逢風雨，生活中也有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的人生還會面臨一些關卡，但我相信阿彌陀佛都會陪我走過。當我歡喜時，阿彌陀佛會陪我一起歡喜；當我流淚時，阿彌陀佛也會陪我一起流淚，因為他是我的大慈悲父啊！

南無阿彌陀佛！

（佛純居士記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七、彌陀啓示 純正專念

佛純記：

二〇〇八年八月的某一天，那是我蒙佛指引親近「淨土宗協會」的幾個月後，正當我恭閱康僧鎧的《無量壽經》時，約看到三分之一，心中不自覺地浮現兩個人的名字，一直在那裡轉。這兩人是過去一起常跑道場的同參，其中一位是已經有五、六年沒見面的高師姐。當時我想，這應是彌陀要我引介她親近「協會」吧！

隨後，我兩度前往她上班的百貨公司，但都沒見到她，第三次終於遇上了；但是，因為我們這些年來已跑了很多道場、看過不少佛書，投入雖深，

卻又始終找不到安心之道的挫敗心情，讓她不想再經歷類似的過程。因此，當我說要介紹一套淨土宗的書給她時，她立即推託說：「不要！不要！我已經把所有的佛書都送走了，現在什麼都不想多聽、什麼都不想多看了，我只想專修淨土，只要念佛就好了。」

我說：「要介紹給你的，正是專念佛、專靠阿彌陀佛救度的念佛法門啊！這是你需要的啦！」

她不得已敷衍地說：「我下班後如果不累就去你家，累的話就不去了。」結果她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下班後卻又不知不覺地來我家了，這是她自己後來的敘述。

我打開書櫃告訴她：「這整套的淨土宗叢書都可以給你帶回去閱讀，我再請就有了。」

她又急忙回應：「不要不要！書我都已經送走了，幹嘛還要那麼多？只要幾本就可以了。」

於是我改拿《念佛感應錄》給她，因為我認為這本《感應錄》中所述內容大部分都是缺乏修證，而且還是業障深重的眾生念佛往生的實例，很有說服力，可資啟信。

然而她說：「我本來就是念佛的，對阿彌陀佛本來就有信心，不用看《感

應錄》了。」

於是我再向她介紹曾經讓我心開意解的《唯說念佛》《念佛勝易》，這時她說：「那我先拿回去看好了，如果不適合再還你。」我很高興的回答：「好好好！沒問題，沒問題。」

焉知在她看了第一本後，就自己迫不及待地直接打電話給「協會」，進而主動與我相約一同前往。

到「協會」當天，她就要求皈依，法號「佛專」。之後她常對人敘述說：她是多麼地不容易、長時間不斷地輾轉才遇到彌陀的救度法門。每談起彌陀救度法門，她總是紅著眼眶，含著淚水說：「實在是慶喜啊！」在此心情下，這三年來，她陸續帶了百貨公司十幾位同事來親近「協會」。

每個星期四是協會聽經聞法的日子，有些人需要換兩個班次、坐一個半小時的公車才到協會，遠從基隆偏遠的地方來的，則要換搭三班車，來回大約需五、六個小時，另有佛懷師姐則遠從桃園搭火車，又託妹妹佛嚴騎機車才趕來聽經聞法的。

我們風雨無阻、歡歡喜喜地前來，大家都盡量把休假安排在同一天，沒辦法的就請假，固定來聽經聞法。在午休的時間，要去吃飯時，沿途我們都歡天喜地地說：「星期四是『聽經日』，是『念佛歡喜日』，是我們的『快樂成長日』。」感恩常住的法教，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說這是我們此生

的最後一站。

佛專記：

在二〇〇八年八月的某一天，已經五、六年沒有往來的佛純師姐忽然來找我，她說前兩次來找我都沒找到，今天第三次才終於碰上。她邀我下班後到她家，說要介紹一些佛書給我。因為在六月時我剛清走了一大批佛書，也決定不再請除了淨土以外的書；所以當她興致勃勃地告訴我時，我根本不想看，因此當下就拒絕了她。但她還是很熱心地說這些是專修念佛的書，我只好敷衍她說，如果下班不累才去，累就不去了。

下班後我如往常般地回家，也沒想要去佛純師姐家。但是走著走著，不知不覺地卻到了她家門口。當她指著書櫃裡一整套的淨土宗叢書要給我時，我嚇壞了！趕緊拒絕。因為我好不容易才送走了一批，實在不想再請任何書回家；再者，我本來就已專修念佛，看過的感應錄不少，覺得都大同小異。但是她說慧淨師父編的這一本《念佛感應錄》很特別，即使修得不好的也能夠往生！我懷疑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接著她又熱心地拿了《念佛勝易》和《唯說念佛》，我只好勉為其難地收下，但特別聲明不適合或看完了就要還她，因為我不想把書留在家裡。我要她答應了才願意把書帶走。

第二天，我順手把書帶到公司，趁著站櫃檯的空檔來看。結果越看越歡

喜，但是疑問也越來越大！因為這跟其他大德講的不一樣！《念佛勝易》裡說，往生不用信心的體驗、也不用一心的功夫；往生只靠佛力，行持只在一向專稱，而且是平生活著的時候就已經往生決定了！到了淨土也沒有品位的高低！

我雖然很懷疑，但也很歡喜！心中充滿了期待：如果這是真的，那就太適合我了！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於是，當天我就依書後面的電話打到「淨土宗協會」，說：「請問你們的道場在哪？修什麼法門？」對方回答說：「我們在台北四獸山象山登山口，是專修念佛的道場。」我說：「太好了！我就是要找專修念佛的道場。」

我心裡很激動，好想趕快去一趟，看看這麼奇特的書到底是出自於怎樣的一個道場？因此，九月四日就和佛純師姐等一群過去的同參，相約到「淨土宗協會」。到了那裡，我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好歡喜，好幸福，好滿足！那種溢於言表的心情，實在無法形容。

這裡的念佛很明確、很肯定、很有力氣，念起來精神抖擻、法喜充滿，一點都不累；就像確定往生之事那樣，一點都不含糊。我們從早上一直念到下午五點。結束時，慧淨師父正好站在樓梯口，我們當場頂禮，稟告師父說：「這是我要的，我要依止這個法門，師父能不能讓我們皈依？」師父稍作瞭解後，就慈悲地答應了。而且立即給了我們法名：佛純、佛正、

佛專。

我事後才知道，師父是因看到我們，數十年來這樣輾轉地尋覓，準確地說，應該是累世累劫以來，在雜修雜行中，有如瞎子摸象般地摸索，到了今生，才遇到真正的、純粹的彌陀救度的法門。因此，所賜之法名，寓涵勉勵我們三人，要堅定唯有稱念彌陀專復專才是往生的正定之業。

南無阿彌陀佛！

（佛純居士記於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佛專居士記於二〇一一年二月七日）

往生利益

壹、淨土見證

一、小女孩夢遊極樂

小孩子往往比較容易夢到極樂世界，為什麼呢？因為小孩子腦海中的事情不多，所接觸的環境、人事物都是很單純的；反過來說，大人接觸的人事物很多，而且內心對五欲很貪求，所以沒辦法那麼單純。

約二十年前，那個時候我還在日本讀書，偶有回台灣的時候，就會暫住在我弟弟家。我弟弟的大女兒叫杜奇穆，那時她還小，讀幼兒園大班，我鼓勵我弟弟買佛教的童話故事書給她看，睡覺之前也一邊聽佛教故事的錄音帶，一邊入睡。所以他這個女兒有看了一些有關佛教方面的兒童故事書，也聽一些佛教方面的故事。

有一天，她就跟我說，她夢到一位菩薩帶她去極樂世界。她說極樂世界的東西都是亮晶晶的，都是寶物，她也知道在極樂世界想要什麼就有什麼。那時她想吃紫菜湯，心裡動了想吃紫菜湯的念頭，立刻就有一個盤子出現在她的面前，盤子上面就是一個大碗，而且盤子也好、碗也好，都是寶物做的，裡面的紫菜湯也都是亮晶晶的。

經過一年之後，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再度談起這個夢境，我妹妹的女兒蔡沛璇也在旁邊，年紀更小，這小女孩聽姐姐這樣的敘述，就說：「我才不信，哪有這種地方？」

我就跟她講：「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她問：「要怎麼去？」

我說：「你只要睡覺之前，虔誠的念佛，阿彌陀佛就會帶你去。」

她說：「真的嗎？」

我說：「真的啊！」

她說：「好，那我就試看看。」

那一天晚上，這個小女孩睡覺時，躺在床上一直念佛直到入睡。結果隔天早上就來跟我講：「真的耶，真的有極樂世界！」她也去過了，小孩子就是很單純。

像我手上這一張畫（如附），是一個七歲的小女孩所畫的，大家可以傳閱一下。圖上的阿彌陀佛端坐在蓮花之上，右手伸出來接引一位念佛往生者，阿彌陀佛很大很大，這個往生者顯得很小很小，就在阿彌陀佛的手掌當中。這張圖的作畫時間已是十一年前了，是一位淨蓮師的侄子所畫的。

淨蓮師的父親十一年前（一九九九）就往生了，她母親現在八十六歲，身體不太好，因為姐妹們都住在高雄，為了方便照顧，就在高雄買了房子，將老人家接到高雄住，有空就過去陪母親。大概兩星期前，我去高雄看她媽媽，淨蓮師的姐妹也都一起過來，在談話的時候，談起了十一年前她父親往生的事蹟，提到她妹妹七歲的女兒吳昱靜曾經夢到阿彌陀佛來接引她的外公。因為當時吳昱靜還小，所以家人並沒有讓她參加外公的入殮儀式；但是當家人問她夢到外公穿什麼衣服？她說是穿「黑色，長長的衣服」，這與當初入殮時所穿的黑色海青完全相符。弟弟的兒子也曾經夢到西方三聖來到他家的屋頂，而且妹妹的女兒也有把夢到的景象畫下來。我就請她將小朋友畫的影印一張給我，就是這一張：上面都是雲彩，阿彌陀佛端坐在蓮花上，這衣服是阿彌陀佛所披的袈裟，阿彌陀佛的左手放在腳上，右手向下伸展接引往生者，她的外公就在阿彌陀佛的右手掌上，顯得小小的，身體的兩邊也是雲彩；她本身就站在這裡。這個是當時所畫的，她畫得很可愛，也畫得很好。所以如果我們家人，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尤其是小孩最純，最讓人家能夠啟信，類似有這一方面的事蹟，務必要記載下來，這不是要標榜自己，而是給人家生起信心。我們學佛念佛的人，有誰不需要這一方面的啟信呢？都需要。而這一些事蹟都在證明「眾生稱念，必定往生」的這個教理，來啟發我們的信心。

（慧淨法師於中華淨土宗協會為香港蓮友開示 摘錄自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二、託夢示現 佛身放光

(一) 緣起

羅玉蘭居士，三十八歲，家住高雄市鼓山區，從事會計工作，與其夫育有一名三歲幼兒，在家人與親友眼中是位孝順的女兒。羅居士為乳癌末期患者，癌細胞擴散之後又發現罹患淋巴瘤。經由蓮友春蓮師姐的介紹，羅玉蘭女士的胞弟打電話來，請我們前往關懷他的姐姐。三月二十八日當天上午九點，淨珠師、淨昭師及淨弘師兄三人前往高醫二十樓病房關懷羅居士。

(二) 眷戀世間及幼子 關懷勸其求生西

現年才三十八歲的羅居士，兩年前即檢查出罹患乳癌，因家中尚有一名三歲幼兒嗷嗷待哺，故求生意志強烈，一直與「病魔」抗爭，卻始終無法戰勝業力。後來因癌症併發住院時，全身已水腫如鐵板般僵硬，痛苦無助、奄奄一息，無奈地躺在病床上等待死神降臨……。

透過在醫院中與羅居士的談話，我們瞭解到她內心那份深層的無奈感。三十八歲的她，對世間、對家人尚有著深深的眷戀，對三歲幼子更是感到牽掛與不捨。對於自己因受病苦折磨、即將離開世間的這個事實，既無助、又無奈，內心的不甘，讓在場的我們均同感其苦楚。

與她談話之後，我們將阿彌陀佛的聖像迎請出來，懸掛於她的床前，為她介紹阿彌陀佛的慈悲弘願，以及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美妙。淨昭師勸信說：「你要勇敢面對這個事實，將自己的心交託給無限慈悲、為十方眾生發下大願的阿彌陀佛。這個時候只有慈悲的阿彌陀佛能夠解救你，只有阿彌陀佛是你唯一的依靠。」羅居士當時意識還算清醒，看到佛像之後，不禁流下眼淚，並開口緣請佛珠。淨珠師與淨昭師立即為她進行三皈依，並請她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佛力真是不可思議啊！就在我們前往關懷後的第二天（三月二十九日），羅居士蒙彌陀光明護佑，原本一向急促的喘息逐漸轉為平和，疼痛也舒緩許多，腫脹的身體也不再那麼僵硬了。心中的牽掛、不捨、和憂慮都放下

許多。第三天（三月三十日），羅居士進入昏迷狀態，當天下午一點十五分在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平靜往生。

（三）兩孩同夢奇妙境 殊勝往生憑佛力

往生後，羅居士家人將其遺體移往八鳳會館停放，並於第一時間通知我們前往為她助念，淨弘師兄帶領第一班師兄姐前去，並請家屬一起為羅居士念佛。

淨弘師兄勸信說：「羅玉蘭居士，我們知道你放心不下三歲的幼兒，但是現在的你已經完全無能為力，你現在新的責任是跟著慈悲的阿彌陀佛往生去西方，到了極樂世界你就會有神通、功德和智慧，回來幫助你的家人及保佑你的孩子平安成長。你的家人雖然對你的離去非常不捨，但是他們已經接受這個事實，你只有往生極樂世界，家人們才會安心。只要你願生極樂，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定不違誓言，放光接引你往生，去到無有生老病死、壽命永遠的極樂世界。你一定要往生，展示神通給他們看，讓他們知道你已經跟阿彌陀佛去了。不要讓阿彌陀佛等你太久喔！」

羅居士原本面容毫無血色，嘴巴張開，經過淨弘師兄帶領念佛及勸信，兩個小時後，臉色竟慢慢開始轉為紅潤，嘴巴也慢慢閉合了。之後又有朱師兄及多位師兄姐輪流排班為其助念，時間共長達十小時。助念結束後，

羅居士的身體已經不再僵硬，嘴巴也完全閉合，並且臉色紅潤、面露微笑、四肢柔軟！

更奇妙的是，平時與羅居士感情深厚的侄子（十一歲，就讀小學五年級）及侄女（七歲，小學一年級），在羅居士往生的當晚，兩人都夢見姑姑身著白衣有如佛身，一手牽著哥哥、一手牽著妹妹，帶著他們站在雲上。他們看見姑姑身體發光，穿白衣戴白帽，嘴巴微笑，眉間有紅痣，耳朵有如佛般莊嚴，兩人都覺得非常開心。後來姑姑雖然消失了，但仍然持續發出白光。翌日兩個小孩向其父親（羅居士的弟弟）講述夢到姑姑的事，發現兩人竟做了相同的夢，其父便讓兩個小孩各自畫出夢境中的情形（如圖一、二）。家人認為這是羅居士回來報告好消息，證明她已經蒙彌陀光明攝受，離苦得樂，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希望他們放心。家人因此歡喜至極。

（四）藉法會之機與眾蓮友分享

四月三日，正值高雄念佛會成立二週年以及清明節念佛法會之日。羅居士的家屬，包括她的姐姐、弟弟、及弟媳，也都前來參加法會。法會當中，羅居士的家屬向蓮友們說起羅居士生前如何受到病痛折磨、如何對世間及幼子眷戀不捨，以及在接受兩位師父及淨弘師兄的關懷勸信後，身體病痛得到減輕，內心牽掛得到釋懷的過程。蓮友們聽到羅居士往生後，經念佛會師兄姐的輪班助念，面容紅潤身體柔軟，以及兩名侄兒於同一晚夢見與

姑姑牽手，站在雲端放光等諸種瑞相，都感到無比殊勝。羅居士的家屬並向參與關懷與助念的師兄姐致上由衷的感謝，為這場殊勝的念佛往生及彌陀慈悲救度作了真實見證！與會蓮友均同聲讚歎，法喜充滿。

(淨土宗高雄念佛會 宗岳、淨恆整理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日)

圖一 妹妹羅郁棻畫



圖二 哥哥羅郁翔畫



三、六歲小孩遊極樂

我們全家於二〇一〇年初開始專修念佛——看了淨宗恩師《阿彌陀經核心講記》後，我們決定發願往生，就開始念佛。

我和丈夫開小麵食店，起早幹活，早上沒有固定的時間念佛，白天就散念，晚上就坐在床上一起念一個小時。剛開始沒佛堂，後來，在二月十九的那天供了阿彌陀佛。

那一天，我和丈夫坐下來要念佛時，女兒就擠到我們倆中間，問：「你們倆在幹什麼？」我就告訴她：「在念佛！」女兒當時只有六歲，上幼兒園大班，她說：「我也要念。你們怎麼不讓我也念呢？」

因為當時剛學佛念佛，就覺得她一個小孩子也不懂，可人家卻主動要念。

我還笑她：「你不學你的a.o.e，念我的佛幹嘛呀？」她說：「你們為什麼念佛呀？」我說：「我們將來要去西方極樂成佛呀！你不懂。」

可女兒說她也要去西方，說我們能去，她也能去，也要去，就這樣呢，她就和我們坐下來一起念佛號。

二〇一〇年很快就要過去了。說實在的，我們都年輕，在掙錢這方面還是比較執著——我那一年也才二十八歲，覺得往生還早呢，無常感不強。快過年時，生意忙，照顧孩子很粗心，就把她一個人留在家裡。我夫妻倆起早去店裡，老人都不在身邊，也沒人幫著帶孩子。直到過年停業才結束工作，不然就是她自己在家，醒了就打開電視看動畫，等我給她送飯才有的吃，不然就餓著。

臘月二十四這天，上午九點鐘，我才回去給孩子送飯，每天一回去她都是看動畫片；可這一天，我一開門，發現她居然沒看電視，而是躺在床上傻笑。

我問她：「你怎麼沒看電視呢？」她興奮地說：「我往生極樂世界了！」我說：「小孩盡瞎說，你懂什麼是往生！」我想，往生是要離開肉身，才能去極樂，平時也沒講，她也不知啥是往生，認為她不可能知道。

但女兒卻說：「媽媽，我說的是真的。昨天睡覺時佛把我接去的，感覺好真啊，我覺得我像昨天沒睡覺！阿彌陀佛先上這兒接我，在半天空中還

接了幾個人，那些人都好看，跟我不一樣。」

我說：「小孩子不可撒謊，說錯了，或者說假話，有罪，不要亂講啊！」

女兒說：「媽媽，我真的沒騙你，佛托的蓮花是我最喜歡的粉紅色，我上去正好夠大，我可喜歡了，因為我最喜歡粉紅色了，佛好像知道我喜歡這個色似的，給我帶了這麼好看的花。」

我聽她說的好像是真的，可還是不相信她。我自己念佛一年了，什麼感覺沒有，也不想見到，因為聽恩師講法時曾說到見境界對自己未必好；可是孩子又沒聽經，也不知道極樂啥樣，說的又不像騙人的樣子，我就準備細細問她。

我就說：「你說你見到佛了，佛啥樣啊？是佛自己來的嗎？」她說：「佛和畫像和我們家供的佛都不一樣：咱家供的是坐的，來的是站著的；畫像是紅色的，佛真正的是金色的，發光的；蓮花也是那個色的，發的光像鏡子一大片，就沒（ㄇ、ㄉ，淹沒，彌漫）過來，把我包在光裡，不像太陽光一絲一絲的，也不刺眼。佛來了就說『跟我來』，完了我就上那個花上去了。佛也給那半天空的人花了，跟我一起去的。佛領著我們，一轉身就到了好多人的地方；佛又變了姿勢，坐下去講話，好多人聽，旁邊還有兩個人是女的，可好看了！」

我家沒供西方三聖，只供阿彌陀佛，是坐像，後面貼了一張接引站像，

就是紅身的那張，女兒不認得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

我問女兒：「那兩個菩薩長啥樣？」女兒說：「一個穿白衣服，一個穿紫衣服，什麼衣服就什麼花。她倆胸前都有一顆發光的寶石，可好看了。她們沒有佛的花大，可是一樣好看！佛說話可好聽了，可是我一句沒聽明白，又聽見阿彌陀佛也念『阿彌陀佛』！那裡的人都是一樣的，可好看了，佛帶頭念『阿彌陀佛』，她們根本不喊：『預備起』，就一起念了。那水裡頭的花可多了，上邊有的有人，有的是一個名字，還有的是個牌，金光閃閃的，我還看見你了，我爸，還有我姥姥、姥爺都在，還有張姥！」

我這時就不相信她說的，因為我爸媽那時候還沒念佛，可現在回憶來看，說的好像還是對的，後來不久，我的父母就都念佛了，也都和我一起辦的皈依證，都是淨宗恩師的弟子，起初父母不聽勸，直到二〇一一年因為和弟媳矛盾到我家來住，二老就都被我勸導念佛求生西方了。現在驗證了女兒那時所見的是真的。

可當時我卻不信，我就說：「你姥姥、姥爺都不信佛，他們也在，你說的我不信！」女兒說：「媽，你信不信我也沒辦法，他們為什麼在，我哪知道呀！」女兒就有點委屈。因為我的語氣不太好。

後來我女兒對我說：「媽，真不知道怎麼才能讓你相信，你要進我夢裡一起去就好了！」

我又對女兒說：「你就再說說你在那都幹啥了？」女兒就繼續說：「我在那好開心哪，那裡風景可好了，地上也金光閃閃的，還有寶石，我就轉了一圈，到那大樹下邊一抬頭，看見樹上有發光的果子，還有香味，我看見大的有臉盆那麼大，小的像蘋果，我想這個小的就夠我吃了，這麼一想時，阿彌陀佛就從他那個寶座上下來給我摘了一個果子，我回頭再一看，佛還在那坐著講話，可我眼前也有一個佛，媽你說奇怪不？我吃了那個果子，太好吃了，你沒給我買過這麼好吃的水果，不用扒皮，皮也能吃，吃完我又上水池邊上，聽音樂，音樂跟水一塊，在池裡動，水可透明了，裡邊的底是發光的，媽你帶我去公園，公園的湖底都是黑得看不見，極樂世界的可不一樣。我想在那待著，佛向我擺手，好像不讓，我就想起你了！」

我說：「你是怎麼回來的？」女兒說：「阿彌陀佛跟我說，你們那個地區的念佛人都能來往生，可是你們那裡的人不願意多念佛，一定要多多念佛號！佛的話一說完我就醒了，我一看天亮了，我特別願意想這個夢，一想就高興！」

她還告訴我說極樂世界吃飯一想就能來一桌子的好吃的，她還帶皮吃了一個桔子，說在那不能浪費，桔子皮也好吃！喝水一想就來一個杯子，裝著水來到你面前，也看到了縣內當時我認識的兩個蓮友，前面說的張姥就是她最熟悉的那位居士，她還將她夢到的畫下來。她畫中畫的蓮花不是特

別大，她說是因為蓮花能變化，坐著就大，站起來就變小，佛的蓮花一走路就變成一個腳一個，可自由自在了，畫上的房子是極樂世界的講經堂，可大了，還放光，她說她也畫不好，她說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到極樂世界變聰明了，能認識蓮花上所有的名字，不用教，一看就知道，比如說我師兄「甄權清」的名字，那個「甄」字不好認，她本不認識，可到了極樂就認識，跟我說甄大大也在極樂，是一朵紫花。

我仔細聽她講的細節，確認她沒講假話騙人，因為紫衣大勢至菩薩連我之前都沒見過，她描述得挺生動，從這點我相信了她，但那時就說她姥和姥爺讓我懷疑，事已過了兩年，一直都沒講出來，因為當時她看到她張姥了，我就把這好事告訴了張居士，說她一定能往生，我女兒看見她了，結果別的居士一聽說，都來問說有沒有看見她們，還有師兄說別講出來，會誤導人家，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去了心中敬仰的弘願寺，坐了兩天的火車，帶著十八位蓮友的囑託到弘願寺皈依。我見到居士接待處佛德法師時，我們聊天聊到女兒極樂世界所見，當時佛德師還問我想不想寫出來，可我當時沒有敢寫，因為覺得弘願寺這種題材一定很多，我們就是普普通通的念佛人，我又沒文化，初中都沒念完，別誤導了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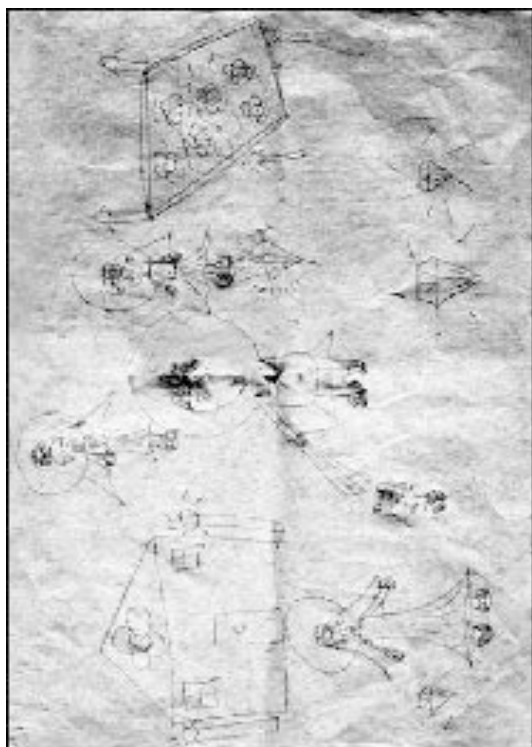
可這次前不久我看了這期的簡報（《淨土宗簡報》第二十八期），看見

簡報上也有類似的記載，我才下決心寫出來，我想一旦到了師父那裡，師父一定會把握好分寸的，我就將這感應寫出來。（附圖）

（遼寧本溪 佛號居士記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按：四色蓮花間綠荷，一蓮花載一彌陀。

莫疑淨土路途遠，日日往生兩點多。



四、五歲小孩遊極樂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日聽好友陳富港居士說，他家小女兒善巧，前天（三月三十一日）晚上有去西方極樂世界玩。我很想知道她的經歷，所以四月三日晚上就前往朋友新竹家，作進一步瞭解。

朋友夫妻倆都是念佛人，是徹底的佛化家庭。善巧今年五歲，念幼兒園中班，在父母親重視品德的教導下，善巧在同年齡孩子中顯得特別乖巧有禮貌。每次見面，她都很高興地跟我分享她的生活近況與玩具，也會一起玩些小遊戲。

四月三日晚上一見面，她就對我說：「我覺得西方極樂好棒！我最喜歡西方極樂世界了！」如果不是親身體驗，很難從小朋友口中聽到這句話，所以我就直接問她去極樂世界玩的情形。以下就是當天她興奮地告訴我們的故事。

「要不要跟小葉叔叔說你去極樂世界玩的故事？」

「我是睡覺做的夢啦！」

「好，跟小葉叔叔分享睡覺做到的夢好嗎？」

「我睡覺時看見自己有點亮亮的，起來時發現（此時還在夢中），啊！怎麼自己家裡變成西方極樂世界了，哇！好漂亮喔！有大尊的佛，還有……，我以為我真的去了（善巧雖在夢中但體驗非常真實，此時表情很高興）。然後就想，早上了（夢已醒），啊！我是真的在做夢。我就這樣做夢。」（此時表情有點落寞，感覺她想要一直待在夢裡）

「你有坐什麼蓮花嗎？」

「街上有蓮花，像雲霄飛車，遊覽車也是蓮花做的，然後就掉到池子，衣服也不會濕濕的，因為我覺得很好玩，就用手拿一把，喝下去！哇！好好喝喔！」

「那你有吃什麼東西嗎？」

「有棒棒糖、薯條、巧克力糖果，還有科學麵。」

「哇！西方極樂世界還有科學麵啊！」

「嗯！什麼都有！如果你想要棒子，就來了！咻——就飛過來了！如果你想要鉛筆，就咻——飛過來了！」

「你在那兒有沒有看到阿彌陀佛啊？」

「有啊！就像這樣子啊！（善巧手比著家中佛龕上的阿彌陀佛像），還有蓮花都是很漂亮的喔！我看了太亮了，就啊！好啦（此時她用手把臉遮住），然後又好了（此時她把手又放開）。」

「阿彌陀佛有跟你一起吃薯條、巧克力嗎？」

「我跟你講，我看後面，爸爸也來極樂世界。然後，爸爸衣服怎麼都是蓮花！我自己的衣服，哇！我又變蓮花了！我就倒下來，然後媽媽的裙子也變蓮花了，我又倒下來了，啊——受不了！受不了！都變蓮花了，我又

看弟弟（還未出生）的衣服也變蓮花了，然後我又倒下來，啊——快受不了！都是蓮花啊！哇——」（善巧說到爸爸變成蓮花時，整個人也配合著話語激動的倒下，說到媽媽變蓮花和自己變成蓮花時，又活潑的倒在地上。此時，善巧的媽媽剛懷孕，懷孕之前兩夫妻有向阿彌陀佛求子。）

「你在那裡還有玩什麼嗎？」

「我還有玩打棒球，那裡的球很黏，然後我就嗯——很用力拔起來，丟出去，又黏住了，然後，嗯——我又很用力把它拔起來，丟出去，最後就丟到很大的垃圾桶去了（阿彌陀佛可能叫她不要玩了吧！）」

「有沒有看到金光閃閃的地面，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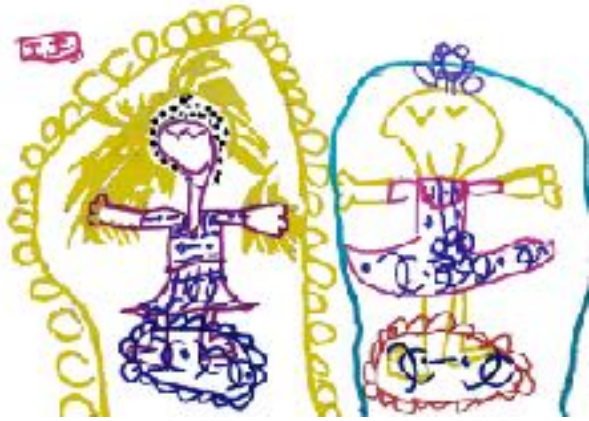
「小葉叔叔，我跟你講，那裡的佛都很莊嚴耶！」

「你有看見什麼佛嗎？」

「我有看見阿彌陀佛（此時她改用河洛話說『阿彌陀佛』），我又轉過來，又遇到地藏王菩薩，還有一位爺爺（應是跟她有深因緣的西方聖眾之一），然後就醒來。醒來之後就知道，啊！我做夢了！就告訴爸爸說我做夢了，說爸爸媽媽的衣服都是蓮花。」

善巧夢中所見，無論蓮花，還是佛菩薩的光，以及思食得食、念佛人蓮花化生的景象，無不跟《無量壽經》的經文相符應，聽得我滿心法喜。

(葉仁傑 (宗修) 記於二〇一三年四月六日)



註：善巧對極樂世界的印象，就是一句「好漂亮喔！」我問她地面是否金光閃閃，她沒有回答，只顧說她在那裡好吃和好玩的事。她說極樂世界的佛菩薩很莊嚴，很想畫出來，所以就畫出來了。（圖畫左邊是阿彌陀佛，全身放金光，右邊是菩薩身上放光。左上角很像注音符號的字，是她的簽名「巧」）（附圖）。

按：西方淨土雨天衣，寶殿空裡逐身飛。
一念百味隨心至，何故眾生去者稀。

五、江曹店居士往生紀實

母親江曹店，台灣彰化縣員林鎮人，現年七十七歲，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家庭主婦，勤儉持家，孝順公婆，幫忙農務，育有三男二女，雖未曾上學，但對子女教育相當重視。

早年的農村並不知何謂正信佛法，母親只是依著傳統信仰，平日到廟宇拜拜。二十年前，末學幸遇佛法，即勸母戒殺、念佛、改吃三淨肉，母親雖未完全茹素，但每天早上，以及初一、十五及星期三皆長期持續吃素。

有一次父親突然上吐下瀉，看醫吃藥都不見起色，母親說是參加喪禮被「沖煞」，末學告知，只要放念佛機即可化解。果然佛力加被，父親不藥而癒。從此家中佛聲不斷，念「南無阿彌陀佛」已成為父母親的生活習慣。

隨著年齡的增長，母親喜歡了清靜，為方便禮佛，在屋旁加蓋了小平房，設一小佛堂，環境清幽，平日虔誠禮佛，從不間斷。

今年農曆過年前夕（二〇一三年二月九日），母親發現左腹有一大硬塊，家人帶她到醫院檢查，醫生診斷已是癌末，母親決定不住院做任何治療。末學亦於三月一日回家，陪伴她走這一段人生最艱辛的路。

看著母親瘦弱的身體遭受病魔的摧殘，心中非常不捨，除了播放上慧下淨法師的開示光盤讓其聽聞之外，末學也盡量開導，消除她心中對世間的罣礙。四月五日清明節當天，母親把所有子女叫到佛堂前，將她一生僅存的積蓄、金飾分給了我們，並交代她往生時不可哭泣，不可觸摸身體，要二十四小時助念。上慧下淨法師並為母親皈依，法名「淨皈」。

四月十三日起母親幾乎滴水不進，四月十六日病情加劇，末學禮請上鑒

下因法師為母親及其冤親債主開示佛法，期間母親露出燦爛笑容，法師問：是否已見佛？母親點頭示意。夜間二弟在旁照顧母親，見母親在夢中合掌念佛。但隔天下午三點多，末學發覺母親眼神不對，立即與家人在母親身邊大聲念佛，對母親說阿彌陀佛無條件要來救度您，什麼人來都不要理他，不可跟他去，只要見阿彌陀佛來迎，就要趕快隨彌陀去，到西方極樂世界自然可以看到我們，這時母親眼神轉正看了我們一眼，同時專注看著佛像幾秒後，終於口稱佛名回歸彌陀懷抱。

助念二十四小時之後，末學和大姐為母淨身時，發現母親身體柔軟且頂有餘溫，我們都相信母親已登臨極樂世界，家人都甚為欣慰。

母親往生後數日，於四月二十一日早晨，國小四年級的侄子江柏陞告訴末學，他昨夜有夢見阿媽（祖母）。左圖是江柏陞敘述與畫下的夢境圖像。



（淨櫻居士記錄 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六、往生同佛金色身

家父林郁倩，高雄市茄萣鄉人，於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晚上十點多往生，享年六十四歲。

父親早年雖曾有接觸佛教，但對於佛法教理並無深入的瞭解。晚年偶爾會看弘法電視節目，知往生淨土是最容易解脫生死輪迴的法門。然而對於淨土法門還是存著疑惑：比如到底要做到什麼樣的標準才能往生？一天要念多少句佛號才能往生？念佛的功夫要達到哪種程度才能往生？心中總是存著模稜兩可的疑慮。

三年前，父親檢查出罹患肝癌，人生進入絕望期，他跟我說：「沒有關係啦！就念佛準備往生。」但我感覺，父親口裡雖講念佛往生，但其內心仍帶有志忑不安的心情。

那時，我剛好接觸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深入瞭解後，經常很歡喜地跟父親分享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父親聽了之後相當開心，猶如一道暗夜的曙光，在絕望的人生中點燃了希望之火，亦如迷失於茫茫大海的船隻見到了岸邊的燈塔。每每聽完我向他分享善導大師的淨土教法之後都會說：「還好有慧淨法師弘揚善導大師的淨土教法，讓他念佛安心許多，也比較有信

心，對於癌症和死亡也比較沒有恐懼。」父親也從過去的雜修雜行，調整為專稱佛名。

然而生活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難免也會受到別解、別行、異學、異見的影響。因此我必須經常不斷地跟他分享善導大師的法語，來強化他純正的知見。可見親近善知識、聽聞純正的淨土教法，除了可防止退失之外，更能讓純正的淨土教法在內心不斷生根成長，這對一位淨土宗的行者是無比重要的。因此，慧淨法師在《宗風真諦》開示中殷切提示行人「親近同門，切磋法義；若非同門，不親不近，防退失故。」

到了二〇一三年三月下旬，父親的肝腫瘤再度復發，在做了最後一次的電燒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人將捨報前的四大分離的現象一一在父親的身上看見，如：水腫不退、食慾不振、腹脹、渾身不適、無力行走、體重急降等。

到了五月下旬，醫院又檢查出父親的癌細胞已轉移到血液，同時肝腎功能的狀況都相當的不好。這無疑是對父親的肉身宣判了倒數計時。我有意無意地向父親暗示：「不要再留戀這個肉身了，您信願念佛無非是要往生極樂世界，如今無始劫的生死輪迴即將結束，應該要歡喜地邁向更光明的未來，您的人生沒有絕望，此時是充滿無限光明的希望。」《觀經疏》「二河白道喻」說：「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這句法語被父親奉為座右銘，在這期間我常用這句法語鼓勵他。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下午，我到醫院探望父親，發覺情況不是很好。從未看到父親如此地痛苦，兩眼翻白上吊，雙手到處亂捉，因為肺部嚴重積水，呼吸顯得非常困難，醫療人員也都束手無策。我們能做的就是坐在父親的旁邊念佛，並且拿著一張小張的佛像讓父親看，不可思議地，父親在聽了佛號聲之後，不到半小時後就安詳地入睡，就連沒有信仰的看護也覺得不可思議。

當天晚上九點二十分左右，父親的脈搏和血壓遽降，醫院表示已經可以接回家了，我連忙打電話給事先聯絡好的幾個助念團，希望他們能到茄荳老家來為父親助念，但因當夜為強烈颱風（蘇力颱風）登入時刻，很多師兄姐考慮到安全，表示不一定能夠出團助念。

當時焦急的我，在心裡默默的告訴父親：「爸爸，沒有關係，即使助念團趕不上來幫你助念，阿彌陀佛也會不違本誓，帶領清淨大海眾菩薩，浩浩蕩蕩地來為你助念，來接引你。」「縱然全世界都遺棄你，但阿彌陀佛永遠不會離開你。」

就這樣我搭著救護車在父親旁邊放聲地稱念佛名，一路護送爸爸回茄荳老家，回到家裡，隨即與家人為父親助念，過了幾分鐘後，大約在晚上十點四十五分左右父親就斷氣了，此時家裡的人一句一句佛號為父親助念著。

或許是阿彌陀佛冥冥中的安排，原本不能來助念的助念團，紛紛又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感覺蘇力颱風並沒有像氣象報導的那樣強烈，於是都紛紛出團前來為父親助念。且原本大熱天的七月，也因蘇力颱風的關係，變得很涼爽，助念的人也比較舒服。事後回想父親在蘇力颱風當夜往生，似乎是阿彌陀佛的慈悲安排，選對日子了。

大約助念二十小時後，我們為父親淨身更衣，父親身體柔軟無比，禮儀公司人員抬起父親的遺體，移動時，若稍不留意就有快要滑溜下去的感覺。

就在入殮後的當天夜裡，首先是弟媳婦在半夢半醒裡，很清楚夢到父親笑得很開心，在夢裡父親表示他很開心大家為他助念。

在頭七的前一天夜裡，大兒子（當時大約五歲半）夢到阿公跟很多穿金色衣服的人很開心的出現在他的面前。

在出殮的當天中午，大兒子在睡午覺時又夢到好幾位阿彌陀佛來到他的面前，其中有一位阿彌陀佛跟我大兒子說：「站在他身旁的那一位阿彌陀佛就是你阿公。」

聽了兒子說這兩個夢境時，我心頭震了一下，《無量壽經》云：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悉真金色者，不取正覺。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形色不同，有好醜者，不取正覺。

其諸聲聞、菩薩、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達，咸同一類，形無異狀。

經上說只要往生極樂世界的眾生，身相皆為金色，且與阿彌陀佛長得一樣，大兒子的夢境跟經典的記載完全一致。

（林士堯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七、媽媽念佛 親遊極樂

一九九七年某一天，我正準備送藥回鄉下給母親，沒想到在長途車上遇到一位出家師父和一位老居士，開啟了我的學佛因緣。雖然已經過十幾年，但當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記得當天公車非常擁擠，但我旁邊的座位始終沒人坐，公車正要開離時，上來了一位男眾師父與一位老居士，這位老居士剛巧就坐我旁邊。

我問老居士：「您是學佛的嗎？」老居士答：「是的！」「那我可以問您問題嗎？」「當然可以。」

我的第一個問題：「人死後還存在嗎？還有死後的世界嗎？」

老居士說：「一看你就是個文化人，或是老師，或是在醫院上班的（我

在醫院擔任藥劑師），我就從科學角度回答你，人死後確實有輪迴。」我一下子就相信了他的說法。

第二個問題：「那要怎麼才能出這苦難輪迴？」

老居士答：「念佛呀！只要你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會救你到極樂世界。」然後就給我講了阿彌陀佛是怎樣的一尊佛，當時我聽得幾乎入迷，差點忘了下車。

下車後，心裡的歡愉、暢快簡直就想在大街上跳躍歡呼！剛踏進家門，我就無比興奮的告訴媽媽：「媽媽，我們有救了！有『南無阿彌陀佛』可以救我們啦！您只要每天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就一定得救！」

媽媽和阿彌陀佛的緣分也是匪淺，她馬上就問我：「要怎麼樣念？」我按照老居士在車上教我的告訴她：「雙手合十，面向西方，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現在也更明白了這句名號的柔軟，沒有條件，沒有拘束，怎麼念都行，在哪裡念都行，沒有限制。）

從那天以後，一字不識的媽媽走上了念佛的道路，而且受益匪淺。首先得到了世間的利益。她以前每年至少要住院兩次，而這以後，似乎就少再去醫院了。但是她知道最大的利益是要往生極樂世界，所以也就不怎麼在乎世間這些福報了。

只是，她念佛久了，生起了一個疑問：「極樂世界到底有沒有？」她說她念了這麼久的佛，一次都不曾見過。也問我是否見過？我實話告訴她，我沒有見過。從那以後，雖然她仍是不換題目的念佛，但我知道她心中的那個疑問一直在，不時的也會流露出來。我也沒有再多說，堅信只要她還念佛，阿彌陀佛一定會調攝她，我是沒有任何能力讓她相信的。

機緣就在三年前成熟，也就是二〇一〇年七月分。

媽媽當時因肺心病導致心衰，醫院的大夫說只能用強心針維持了，意即「可以準備後事了」。我實話告訴了她，但是請她不要害怕，因為有阿彌陀佛的救度。之後，一直在她身邊陪她一起念佛。但是我一直覺得媽媽有放不下的事，於是告訴媽媽：「有什麼不放心的事就說出來，我一定照辦。」她一一把不放心的都交代完，我一一請她安心。之後就請她一心念佛。媽媽此時氣息已經很微弱了，我告訴她念不出來也沒關係，只要聽我念就可以了，因為阿彌陀佛無論如何都會救度您。她慢慢地和我說：我——能——念，還——要——念——六——字，南——無——阿——彌——陀——佛。

當天夜裡大約三點左右，她指著上空說：「我媽媽來了。」我告訴她：「媽，不要跟你媽媽走，要念佛往生極樂世界。」她很乖，就對她媽媽說：「我不要跟你走，我要念佛，我要去極樂世界。」諸如此類，只要一有景象出現，我就告訴媽媽不管出現什麼都不必害怕與歡喜，只要有南無阿彌

陀佛（任憑阿彌陀佛的救度），就一定能到極樂世界。我跪在媽媽的床頭前不停地「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忽然媽媽慢慢睜開眼，用手慢慢去摸我的頭頂，她說：「阿彌陀佛在你頭頂。」我和媽媽說：「您看，佛沒有說謊話，他說念佛人，阿彌陀佛常住其頂，所以您還是念佛，佛一定會救您到極樂世界。」她點點頭，又閉上眼睛。一會兒又說：「好—香—啊！」我和媽媽說：「我們還是念佛。」她又點點頭。

媽媽最後的心願是希望回老家，在自己的房子走，我們答應了她，用一二〇急救車把她接回老家。

媽媽人緣很好，來看望她的人絡繹不絕，我心裡有些急，不管誰來，來了多少人我都不理，只是在媽媽身邊不停地念佛（現在想想有什麼可急的，要救媽媽的、能救媽媽的是阿彌陀佛，又不是我，南無阿彌陀佛就是要給我們安心的）。

媽媽好多天不吃喝了，還出現了抓空、循衣摸縫等臨終症狀，還說要喝孟婆湯，我制止了她。有一天上午，她說要吃涼冰，而且真吃了兩大碗涼冰塊。老家有一種說法，就是人一吃涼冰就快走了，所以哥哥也就訂好了棺材。可當天下午，媽媽突然坐了起來，還要了東西吃，精神很好，所有的人都說是迴光返照，這時媽媽告訴我：「我明天上午走。」我問：「幾

點啊？」她說：「十點。」我說：「好的，那我明天八點再給您擦洗一遍身子。」她說：「好啊！」

隔天早上，她果然更虛弱了，我們幾乎聽不到她說的話了，但她還是用盡力氣交代哥哥要將她與父親合葬，之後就慢慢閉上了眼睛。她已沒有力氣再出聲念佛了，我跪在她旁邊一直念佛……不知念了多久，媽媽突然問我：「像我這樣一個什麼都不行的人，阿彌陀佛會救我嗎？」我馬上肯定的說：「救啊！救啊！阿彌陀佛就是要救您這樣的人。」然後她就非常放心地說：「哦！知道了。」我還是一直念佛，不知不覺已到了十二點，一上午居然沒有一個人進來探望打攪。過了十點，媽媽沒走。

當天下午，她突然坐了起來，而且說要吃飯，吃了很多，還解了大便，並大聲說笑，然後告訴我說：「我去了那個地方。」我問：「哪個地方呀？」她說：「極樂世界呀！」（我從沒給媽媽仔細描述過極樂世界的樣子，只是告訴她那地方很好，沒有苦，只有樂，說得很籠統。總覺得她沒啥文化，告訴她太多反生執著。）我問：「什麼樣的？」她說：「阿彌陀佛在上面，好大，臉好白，頭上的光好漂亮，地上都是又細又軟的金黃金黃的細沙子，我還用手在地上抓了一把，很軟很細很舒服。」「極樂世界的人每個人都戴了一頂黃帽子，他們個個都很高興、很美，可是每個人不說話，只是在那裡高興著。我就想啊，這誰都不理我，我還是回去吧！於是醒來了。」

就從那天下午，媽媽身體突然好了，隔天已正常起居，而且腦門上髮際處長了一圈黑頭髮，一直到現在了。因為見到了極樂世界，她的信心增強了，每天就是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了。

我和媽媽都是名號的受益者，這無上的大利就是今生靠著南無阿彌陀佛了脫生死輪迴，這是最後一世，因南無阿彌陀佛而將六道畫上一道美麗的休止符！有南無阿彌陀佛，我們往生無疑。因為「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偉大誓言早在十劫前就已成就了！我們的信心因南無阿彌陀佛而生！我們的往生因南無阿彌陀佛而定！我們的六道因南無阿彌陀佛而終止！這是怎樣大歡喜！大感恩！大痛哭流涕！

不管我們是什麼樣子：信他也好、疑他也好，有智慧也好、沒智慧也好，死時昏迷也好、清醒也好，南無阿彌陀佛都永遠屹立在那裡，以他無盡的大悲（為了眾生五劫思惟，兆載永劫的修行），來緊緊擁抱著（念佛眾生，攝取不捨）已經歸命（南無）於他的十方眾生。金剛不變！金剛不變！金剛不變！

親愛的念佛蓮友，您們也一定感受到了阿彌陀佛緊緊抱著我們永不放棄的美妙！南無阿彌陀佛在此，極樂在此！（名號是實相身，為物身）。南無阿彌陀佛就是最美最美的瑞相！（名號與光明一體）。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天津佛慈居士記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八、牙醫莊裕成帶兒女遊極樂

亡者為牙醫師莊裕成居士，一九九七年農曆五月十三日病歿，享年四十歲。家住台南市裕德路三號。

一九九七年二月，鑿因法師到台南香巖寺主佛七時，因牙痛無法正常飲食，改吃流質食物。其中有一女居士得知後，請法師讓其女婿莊裕成牙醫師治療。由於其醫術高明，鑿因法師很快牙就不痛了。

沒隔多久，女居士電告法師，女婿一家人到美國玩時，人極不舒服，後經診斷為血癌。這有如晴天霹靂，全家陷入愁雲慘霧，故請法師向其婿開示。法師即專程自彰化縣員林鎮趕到台南，和莊醫師見面，並開示：「我們處在五濁惡世的娑婆世界，物有成、住、壞、空，人有生老病死。身體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每一大不調，就會有一百零一種病，四大不調即有四百零四種病，每一種病都可能致命。人何時死，如何死，都不一定，所以才叫無常。念佛的人，即使早夭，也不算短壽，因為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後，就無量壽；不念佛的人，即使活到百歲，也不能算長壽，因只不過百年而已。」然後略為介紹西方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往生到西方後就有智慧、有六神通，才真正有能力護佑家人等等。

莊醫師很有善根，從未學佛的人，竟能在聽完開示後，即表示願皈依。從此歡喜念佛，求生淨土。病痛難忍時，努力念佛，疼痛即告減輕。

莊醫師病逝後，鑿因法師再次專程趕到台南為其開示。光明法師、香月法師、眾多蓮友及家屬為其助念二十四小時。剛斷氣時，眼未闔，嘴張開；助念後，眼闔嘴閉，臉色轉白為紅潤，且安詳。

亡者父親雖未學佛，卻願配合媳婦為其子做佛事；但無法接受其優秀、孝順、熱心公益的兒子早逝的事實，對念佛往生仍存有疑問，認為有沒有往生又看不到，既然佛的法力無邊，為什麼不救這麼善良的人呢？故常要其媳婦去牽亡。媳婦推託再三不成，乃於百日忌後，準備去牽亡。經多方打聽後，得知某人某處在辦此事，但費用高達八萬元，有點不捨。

要去牽亡當天早上，五歲的兒子起床後，黏著媽媽不放。問他有什麼事，他才說：「昨天爸爸回來看我，我跟爸爸說阿彌陀佛，爸爸也跟我說阿彌陀佛。爸爸笑得很開心，連耳朵、鼻子也在笑。爸爸耳朵變得很大，長到垂在肩膀上；頭有亮亮光圈，眉毛間有發亮寶石。他要我坐在蓮花上，帶我到新住的地方。他的新房子很漂亮，樹、花都是寶物，也很漂亮。花掉下後變成糖果，他說很好吃；我撿了好多吃，真的很好吃！我又看到很多小鳥，全身金色，會說話，又會跟我玩。然後我們進屋內，阿彌陀佛拿一件金色衣服給我穿……。」講了有一個多小時。

隔兩天，九歲的女兒起床後，告訴媽媽：「爸爸昨夜回來帶我去他新住的地方。那裡所有東西都會發亮；地板是寶石鋪成，踩下去卻很柔軟；樹都開很漂亮的花，花掉下後變成漂亮寶石；樹上有很好的各色各樣的鳥，鳥鳴聲很好聽，唱的歌很好聽；還有寶池，池上有各色各樣放光的蓮花。正在欣賞優美景色時，爸爸要帶我進屋內，我說這裡很漂亮，要多欣賞一下，爸爸說裡面更漂亮。很奇怪，進屋不用從門進去，可穿牆而入。爸爸給我介紹屋內的人，有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跟我們家佛堂的佛像不一樣的是，那裡的佛菩薩會動，會說話，會放光，全身金色，好漂亮啊！他們和爸爸的耳朵都長到垂肩，爸爸的光沒他們的亮。阿彌陀佛走過來摸爸爸的頭，說他以後會成佛。爸爸笑得很開心，連眼耳鼻都在笑。大家的衣服都發亮，很漂亮！」

「爸爸還交代說，我們新買的房子（亡者去世後，七、八月才買的）附近治安不好，叫我們要注意安全，還是住原來地方較好。又說弟弟上課不專心，喜歡跟鄰座某某小朋友說話（亡者去世後，兒子轉學到另一幼稚園，後經查證鄰座小朋友姓名確實無誤）。」

莊太太聽完兩位小孩敘述後，確定其夫確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因五歲、九歲的小孩不可能編出這麼精彩動聽的故事，故將小孩帶回公婆家。公婆分別聽兩位小孩從頭講起，前後聽了兩、三個小時，越聽越歡喜；最後相信兒子確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請媳婦不要去牽亡了。之後，全家更虔誠

念佛了。

（鑒因法師《花開見佛》第二集）

九、幼兒夢佛記

今年（二〇一一）六月中，因先生要勘察公司舉辦活動的場地——位於桃園縣復興鄉的「霞雲探索教育基地」，該地山明水秀，因此我們就順便帶著小孩一起去郊遊、踏青。

當日下午我帶著一歲么兒、三歲的兒子和他七歲的姐姐及表哥，正在其活動中心的戶外咖啡區等候去洽談公事的爸爸；三個大孩子在草地開心地抓蚱蜢、看青蛙，自在地玩耍。突然，他姐姐跑來跟我說：「媽媽！媽媽！弟弟用石頭把小青蛙砸死了！」

我趕緊上前察看，原來調皮的兒子，用石頭丟擲到一群活蹦亂跳的青蛙中，竟把其中一隻幼小的青蛙給砸死了。我除了制止他們再丟石頭外，同時對三歲兒子說：「如果你再也見不到媽媽，你會不會難過？」

兒子說：「會！」

我接著說：「你不小心把小青蛙砸死，小青蛙再也見不到牠媽媽，牠跟牠媽媽會不會都很難過？」

三歲兒語帶後悔的邊哭邊回答：「會！」

當日回家臨睡前，想起婆婆常說：「任何有生命的生物，只要誠心為其念佛，就可以幫助他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於是我跟三歲兒說：「你現在心中一直想著小青蛙，然後心裡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樣牠就可以往生西方，牠跟牠媽媽就不會那麼難過了。」

單純的三歲兒，嘴裡開始念念有詞：「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著念著就這麼睡著了。

隔天一早醒來，兒子開心地跟我說：「媽媽！媽媽！我跟小青蛙在阿彌陀佛家玩喔！我跟小青蛙說對不起，叫小青蛙原諒我，然後我們玩得很開心。」

我說：「真的嗎？那你看到阿彌陀佛嗎？」

兒說：「有啊！」

我再問他：「阿彌陀佛長什麼樣子？」

兒說：「臉圓圓的，耳朵大大的，然後都一直笑咪咪的。」

我說：「那你還看到誰？」

兒說：「阿彌陀佛跟兩隻小青蛙啊！」

我回問：「兩隻？」

兒說：「對啊！就是不小心被我砸死的那隻，還有被哥哥砸死的那隻啊！」

經轉問他姐姐才知道，原來當日另有一隻也同時枉死在他表哥手下。

後來，姐姐聽說弟弟在臨睡前，念著佛號入睡，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玩得很開心，就也想試試。但她隔日起來，卻失望地跟我說：「媽媽，我昨天睡覺前也一直念阿彌陀佛，可是為什麼我沒有去西方極樂世界玩？」當下我也不知如何回答，只直覺弟弟或許是心思單純、無所求的相信，所以夢中才得其感應吧！

（道蓉慧記 二〇一一年十月四日）

貳、念佛往生

一、舍利現心字 昭示念佛理

佛心入我心，我心歸佛心，心心相印，感應道交，自有不可思議之事。

李居士往生後所得舍利，示現一清晰明瞭的「心」字，即昭示天下：念佛往生，妙契佛心（潛通佛智）。

李瑜居士，湖南長沙市軸承廠退休工人，生於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三日，往生於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點二十分，享年九十七歲。

李居士丈夫中年去世（五十年代），留下她一人撫養四個兒女（兩男兩女），自己先同幾個人一起做螺絲維持家業，後來進入軸承廠，一生可謂艱辛勞苦。一九九二年女兒黃勳凱皈依佛門後，便帶著媽媽一起念佛，從此老人家便常看佛教書籍，基本上背會了《阿彌陀經》，每天在家堅持作早課念佛，晚上只是上上香，求佛保佑。二〇〇三年六月在東興寺皈依了淨宗法師，法名「佛取」，很喜歡師父的念佛聲，每天跟著師父念佛的帶子一起念佛。她常對家裡人說：「火葬場邋邋，不乾淨，我走後想到廟裡火化。」女兒講：「往生後送你到開元寺火化怎樣？」李居士點頭說：「要得。」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農曆十二月初五）老居士在家摔了一跤，盆

骨摔斷了，住了十幾天醫院後，醫生說：「沒治了，最多還能活兩三天。」家裡人就把老人家接回了家，住在兒子家裡，黃居士常去陪媽媽念佛。有一段時間，老人家感覺很害怕，黃居士便在家裡灑淨念佛，老人家便心安下來。有一天她對女兒說：「我踩了幾次蓮花，我快要走了，你在這裡陪我一程。」黃居士問：「是不是小蓮花？」她點點頭說：「是。」黃居士便開示媽媽說：「李居士，您叫佛取，佛已經錄取您了，您放心，佛一定會來接您往生。您只管安心念佛，等佛來迎接。」（黃居士開示時很善巧，叫李居士，不叫媽媽，以免她牽掛）就這樣一邊開示，一邊念佛。凡接待事宜一律安排在外屋，保持李居士室內清淨，佛號不斷。

三月五日，李居士對幾個兒女講：「我現在不吃飯了，只吃水果。」就這樣，老人家每天只吃水果，最後水果也不怎麼吃了，但神志清爽，每天不斷地排泄。往生前一天吃了半支香蕉，對女兒說：「你快去燒大香大燭，我要走了。我走了以後，一切按佛門辦，不放鞭炮，不收禮物，不開追悼會，要在廟裡火化。」四個子女都同意按媽媽的要求做，主張一切從簡，吃素念佛，不辦理喪事，在廟裡做三天超度佛事。

往生前兩天，女兒黃勳凱把佛像拿給媽媽看，李居士一見佛像，就露出歡喜的笑容。三月十一日上午九點二十分，在四個兒女的念佛聲中，李居士安詳往生了，命終之時，還微笑了一下，肯定是見佛來迎，歡喜而去了。隨後來了十幾位居士，一起念佛歡送。為避免干擾念佛，幾姐妹商量後，

謝絕所有親戚前來悼念。老居士有一外孫女在星沙上班，也沒讓她回來。當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外婆在夢裡告訴她：「我要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你不來送送我？」外孫女第二天便請假過來了，一起念佛送外婆。

念佛一天後，為李居士換衣裝龕，全身非常柔軟，臉色極好，老年斑也全消失了。送到開元寺火化後，五顏六色的舍利花無數，有一粒如蠶豆般大的堅固舍利，晶瑩透明如綠色翡翠一般，中間顯示一天然絕妙的「心」字，分外分明，人人見之，無不稱奇。

一個平常的老太婆，給我們留下了難得一見的珍品，似乎在告訴我們一個極不平常的道理：

念佛往生，真實不虛，人人可得，佛心為證。

（黃勳凱居士口述 二〇〇七年三月三十日）

按：諸佛如來，入眾生心，眾生念佛，入於佛心。

佛心我心，心心相印，我心佛心，聲聲相應。

二、棺中不朽的佛珠

我的阿嬤叫做鍾六妹，家住台灣屏東縣麟洛鄉麟洛橋旁。我外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人抓到南洋做軍伕，一去不回。阿嬤守寡四十餘年，

帶著一子四女，極貧寒地度日。

阿嬤雖然不曾讀過經書，她拜佛，吃早素，以佛法為她精神的支柱。她十分仁慈，不許家人殺生，記得我哥哥小時候用彈弓打鳥，她加以禁止。她還教我們，夜晚走黑路害怕時，但念阿彌陀佛。

我小時候寒暑假都會去屏東看她。因為接近她，我很小就知道有阿彌陀佛。我真幸運，有這麼一位阿嬤！

阿嬤往生的前一年，病重住屏東空軍醫院時，我正值學校期末考，不能去看她。我考完了趕去，她已由醫院被送回家裡。她因為昏迷了幾天，醫生判定她身體年老退化，肺（或肝）臟積水，沒有生望了。

我聽說（大概是聽懺雲長老所說）如果能為病危的人念佛，七日七夜不斷，若不能使他病癒，即可能使他往生西方。因此，我就為她燃香念佛，不得不休息時，便用念佛機相續念佛，使佛號不絕。

第二天夜裡，我在家中庭院裡，三步一拜，為她求佛，至清晨五點鐘去休息。

七點鐘起來，我在廚房看見水桶裡有三條大活魚。舅媽說，這是人家送給阿嬤作補品吃的。我請求把魚放生了，得到了舅媽的同意，由表哥載我到佛寺，皈依之後，送到河邊放生。三條魚兒入水而去，卻又都回到岸邊，

如同向我們招呼，然後才游到深水中去。

這天下午，阿嬤醒了，開口說：「餓了！」她想起來坐坐，並且想喝牛奶。喝完牛奶後說：「什麼音樂，真好聽！」原來她聽見念佛機的聲音。

她能下床走幾步路，精神從此漸漸恢復了。

這天下午，我對阿嬤說：「您真正好了，這會兒您可得念佛了！」

第四天，阿嬤起來坐著。阿姨到她所信奉的神壇通靈求問，知道是佛給阿嬤添了壽。果然，一星期內，阿嬤好起來了。

我問阿嬤：「阿嬤，這是佛給您時間來念佛，您希望長生嗎？」

阿嬤說：「我不！長生是受老苦。我已經眼耳腿都不靈了，不求長生！」

我再問：「您隨阿彌陀佛去修行好不好？」

她說：「自然好！可是，我不識字！」

我說：「您只要誠心，佛可以教您。」

她說：「好啊！我能給阿彌陀佛掃地、燒水、做飯。」

我送阿嬤一串手珠和十塊小石頭，為合起來記數之用（可記到二百多），

希望她念佛，求往生。

阿嬤很歡喜，每天念佛，身體也逐漸健康起來。事過一年，我暑假到北部實習。一天我去見她。她念佛念得很快樂，念珠和石頭都摸得很光亮。

她告訴我，幾天前的一個清晨，她夢見阿彌陀佛，佛向她微笑，佛兩旁有兩位漂亮的姑娘，她們都腳踏著蓮花，都不穿鞋子，天上還有龍在飛。

我問：「您可問他能帶您回去嗎？」

她說：「我忘了啦！我都看呆了，直看到影像消失。」

阿嬤又說，另一個早晨，她夢見一片蓮花池。池邊的地十分清淨，近邊的房子都很好看。有小孩子們在地上拾花，相貌都很美。「但是那裡的人家竟沒有人養雞鴨！」阿嬤說。這一次，她一直看到醒來。

我說：「好極啦！那是西方淨土。下次您再看見阿彌陀佛，可得記著說：『您得帶我去啊！』」她說：「好！」

我回到台北兩、三星期，就夢到阿嬤往生，又夢到我問懺公長老：「我阿嬤往生西方了嗎？」夢裡懺公回答說：「念佛人都能往生善處。」

醒後，我打電話告訴母親。她聽了說：「不要亂說，阿嬤很好呢！」

過了三、四天，母親來電話說：「阿嬤可真去了！」去世之前，阿嬤只

是略有不適，晚上提早休息。次日早上七點，有人去探望她時，她已經安詳地逝去了。

過後，我母親夢見阿嬤要她念佛，說：「在佛前修行真好！」

阿嬤往生時，年正八十，我當時整二十歲，我與阿嬤同一生肖，而且是同月同日生。

我回屏東為阿嬤念佛，邀請鳳山佛教蓮社的蓮友為她助念。

阿嬤入殮時，我母親和姨母的生肖與阿嬤的生肖相沖，依習俗，不許她們在旁看阿嬤更衣入殮。封棺後，她們心裡都十分難過。大家為阿嬤念佛時，她們極誠心地祈求佛。竟然看見阿嬤在棺木裡微笑，棺木如同透明一般。

她們叫著：「媽媽！」並伸手去拉阿嬤的手。旁人看，她們是伸手去觸摸棺木，都很覺奇怪。

我對表哥說：「只要你虔誠求佛，你也能同樣地看透棺木。」表哥將信將疑，但終於發起願望，誠心念佛。當他注視著棺木，竟能隔棺見到阿嬤的半身。

阿嬤因為一生待人慈厚，辦喪時，鄉里中大大小小的人都來弔唁。因為阿嬤世壽超過八十，依俗，喪禮中白色的用品全改用紅色。阿嬤的喪禮雖

然能依佛法，全供素食，然而遺體不得火化，得遵俗將棺入土。

送走了阿嬤，我十分感傷。想她那衰老之身，六十年前也是同年輕的我一樣！六十年後，我也免不了變成與她一樣的衰老。我寧可早點出家，不願意結婚以後，又演變成一個老祖母。生老病死實在是苦，出家修行，方是究竟解脫之道。

所以阿嬤往生之後兩年（民國六十九年）我就出了家。阿嬤原來是來度我的！

我出家十六年之後，才回屏東去看舅舅。他是徐雲鯨先生，是家鄉的鄰長。

舅舅很高興地同我吃完素麵，到客廳裡瞻望壁上阿嬤的遺像。相框下的掛鉤掛著一串念珠。

舅舅問我：「你記得它嗎？」我全然記不得了。

他說：「這就是你給阿嬤念佛用的那串念珠。她入土之後八年，我依俗開棺為她撿骨入甕。棺木已然朽去，阿嬤的身體也全部分解歸為塵土，但是手骨卻握著一團團的東西。拿出來洗刷之後，原來是那串她用的念珠。檀香木一點也沒有朽壞，連繩子都沒有斷。」舅舅說：「這串念珠就成了我們傳家之寶了！」

我知道，阿嬤給我們儲存下這一串念珠，是要我們都念佛往生淨土！

（《法雲雜誌》第五期 自鐸法師述·周聖儀記錄 一九九八年九月）

按：發願生西侍候佛，掃地做飯燒開水，
豈知西方無此務，彌陀反將我侍候。
若衣若食應時供，予我智慧予神通，
受樂無極如國名，直至成佛得涅槃。

三、吳永海居士往生記

吳永海，河北省霸州市西粉營村人。三年前（二〇〇二年）被診斷為腦血栓病，醫治無效，自知時日將盡，拒絕治療，自拔輸液管，停藥停液，一心發願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並提前叮囑親人安排後事。

往生前一日，體力極弱，但神識清楚，示意要紙筆，寫下：「生西、生西、西、西……」一直念佛不止。於二〇〇四年四月初四上午八時，在兒子吳玉根、女兒吳玉藕、其妹吳素蘭等親人的助念聲中安然而逝，時年六十六歲。助念時佛像放光，助念九小時後洗浴穿衣，扶起坐時，身體柔軟，面容紅暈略帶微笑，雖全身已涼但頂門尚溫，在場之人無不歡喜讚歎。

吳永海是生病後才由其妹妹吳素蘭引導學佛的。吳素蘭開導其兄放下萬

緣一心念佛，只要誠心念佛，就可消自己的業障，減少自己的痛苦。如壽命未盡，病體可早日康復，若壽盡可往生西方淨土見佛。吳永海對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深信不疑，雖學佛時間不長，但十分精進，持念專心。

吳居士往生前再三叮囑子女親人：「人生難得，要為人正直，不謀私利，吃虧讓人，勿佔便宜。好人常在，老天不負好心人，一心念佛學佛，將來必有好報。我走後勿悲勿哭，助我念佛，送我往生。喪事從簡，切勿殺生，更應為我放生。」

吳居士往生前三天，一大早叫兒女到床前說：「我昨夜做了個好夢，夢見你母親（已故近二年）和你大姐（已故近七年）來接我，她倆笑哈哈地對我說，她們那個地方非常好，想接我去一起享福。我對她們說，你們那兒再好我也不去，我是學佛的人，一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我要見佛作佛度眾生，除了西方極樂世界我哪也不去。叫我這麼一說，她倆臉一沉憤然而去。」當即囑咐玉根、玉藕：「我要走了，我的病再治也無用，從今天起就停藥停液，助我念佛往生，安排一下吧！」

吳居士上午八時辭世歸西，二十分鐘後，正在子女跪拜、蓮友一心助念時，三聖接引像忽然閃閃發光，光亮由弱漸強，照得滿屋牆壁五顏六色，長達一分多鐘，在場的人共見瑞相。不信佛的人無不驚喜，助念居士個個無不歡欣鼓舞，齊聲讚歎，助念佛號念得更加清晰洪亮。阿彌陀佛、阿彌

陀佛……

(吳素蘭口述 隆分、通定整理)

四、病危念佛 親歷聖境

——台灣高雄許登喜念佛往生記

家兄許登喜住台灣高雄，生於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於民國九十四年（二〇〇五）農曆六月五日往生，得年六十四歲。家兄平生從未學佛念佛，可說是一個對佛教一無所知的人，然而他往生前的幾句簡單的話，卻讓我相當震撼，全身毛髮為之悚然，同時也讓我對念佛必定往生的道理，生起一錘定音的信心。

自從家兄罹患肝癌後，於往生前約半個月中，我便很關心而殷切地勸他多念「南無阿彌陀佛」，並全心依靠阿彌陀佛的加持與救度，而其他道理，由於自己也所知不多，又恐其不信，則未特意提起。

此後，每次見面，皆看不出他有在念佛的樣子，更遑論精進，因此我都會關切地問他：「有否念佛？」他都回答一句：「有！阿彌陀佛。」

往生前一天早上，家兄病情加劇，略顯痛苦，隨即昏迷，而送醫急救；次日早上在醫院中突然醒來，下午我再去看他時，同樣關切地再問他：「有

否念佛？」他依然回答：「有！阿彌陀佛。」接著他又說：「極樂世界地上都是黃金。」

他這句話令我為之一震，因為家兄平生並沒有學佛，也從未聽聞過淨土教理，於極樂之種種莊嚴應該不知，怎能說出這種話？難道佛已先接引他親臨極樂？

為求證實，我接著問：「你有看過？」沒想到家兄疑惑地反問：「難道你沒看過？」

這句反問，更讓我震撼。依他的想法，我皈依、吃素、學佛、念佛、趕道場聞法，參與共修已好幾年了，他才念幾天佛的人都有看到，難道我沒看到？他反問的神情、語氣透露這些含意。

嫂子在旁順口說：「真的嗎？你怎麼不拿一塊回來給我？」

家兄立即鏗鏘有力地回答：「只要你到極樂世界，想要啥就有啥！」

最後的這句話，更是如雷貫頂，令我毛髮直豎。由此肯定家兄必已親臨極樂，否則這幾句話是講不出來的。而且家兄講得很自然、很平常、很肯定。家兄對佛法一無所知，只是病危念佛，臨命終時，也能親臨極樂，這事讓我既驚喜又慚愧。

當天傍晚時分，家兄再度陷入昏迷，因知已臨命終，隨即安排送回家中，

於晚上十點斷氣，往生極樂。

從勸家兄念佛到他的往生，只不過短短十五天而已，他的念佛只是想到就念，沒想到就沒念，並非一天固定多少數目或多少時間的精進念佛，這樣依然能夠往生極樂。由此證明：不論何人，只要有願生之心，隨個人之根機、因緣而念佛，則都能往生極樂。如善導大師言：「眾生稱念，必得往生。」家兄便是這句法語的證信者。

「念佛往生」是彌陀的誓言，也是世尊的證言。《無量壽經》中，彌陀誓言：「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又言：「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世尊證言：「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妹成就兄往生，兄成就妹信心；

臨終喜登寶地，將來廣度群萌。

南無阿彌陀佛！

（許素蘭敬述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九日）

五、天現金蓮 示諭往生

先父邱春木居士、先母連金蓮居士皆於一九九〇年皈依三寶，他們兩位都是從日據時代就服務於九份國小直到退休。九份就有一家祖孫三代都是先母的學生。

先父母生前感情很好，先母發病比先父早，先父卻比先母早往生（先父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肝癌過世）。先父往生前，醫生斷定他只有兩個月的壽命。住院期間，他主動跟醫護人員要求茹素，並囑咐我為他準備六字名號念佛機，問他何以獨鍾六字名號，先父答：念起來較有親切感。

猶記先父頭七後，時間約下午四點，大哥與大弟相繼要回台北，先母卻傷心不已（先母因上課期間心肌梗塞發作，比先父早一年退休），我讓小弟上香，祈求彌陀慈悲示現，令母親知道父親確已蒙阿彌陀佛接引往生西方，不要再傷心難過。

結果，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小弟先在佛前上香，續在先父牌位上香，剛上完香，我與小弟、媽站在門口，大哥與大弟一家人在前院（皆可看到雞籠山與大海），我們都看到了在山與海的交接處，由下而上，升起一道很亮的五色光，慢慢地由海面升起，向天空放射；五色光慢慢不見後，雞籠山的山頂浮現一朵盛開的金色蓮花，接著是銀色蓮花，最後是橘紅色蓮

花。三朵蓮花皆放光，直射九份老家屋頂。看到如此殊勝、不可思議的瑞相，我們都跪下來，同聲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此時，我回頭看母親，她的神情已不再憂傷，而且轉為歡喜、安詳。此一瑞相持續約五分鐘，母親因目睹了這一切，很篤定地跟我說，她確信父親已蒙彌陀接引到西方極樂世界；今後，她也要好好念佛，往生西方，與父親在蓮池海會相逢，同為西方蓮侶。

（女兒 邱淑真記）

按：得生西方去，蓮花朵朵開。

花開無數葉，葉葉見如來。

六、學佛三年 預知時至

我曾見到過一位學佛才三年的居士，便因緣具足，預知時至，助念往生。那是一種幾乎出人意料的殊勝因緣。

我們十年前在家鄉福州的時候，組織了一個念佛道場，叫做福州佛化社。社裡工作平等分配，分組負責，沒有社長，遇到什麼佛事，便論年齡，以最長者出來主持拈香上供。當時年齡最高的蓮友是洪春年老先生，他是前清時代在衙門當差的長隨出身，識字不多，年已七十多歲。他入佛門的因緣是因病到蓮友羅鏗端居士處求醫，羅居士便勸他念佛。他來診病了二十

餘次，便勸了二十多次，也送了好幾本小冊子給他看，因為太高深的經書他看不懂。等到他病癒，他就發心長素念佛，經羅居士介紹入社。

他自從入社以後，每日持念佛號三萬聲，從不間斷。當時福州有個放生園，附設在西門外西禪寺，因被飼放的動物時告缺糧，社中蓮友便發心每月捐數角、一元不等，購儲糧食，送放生園。但因為數目小容易忘記，就由洪春年居士自己發心向各蓮友收取捐款，從此，他閒著無事便一手提著念珠，一手提著放生糧的捐款袋，往眾蓮友家，每月一次，收取放生糧捐款，眾蓮友多感其誠，因此收款成績也特佳。

洪老居士家中還有一位守寡的女兒，父女兩人相依過日，生活異常清寒。他經常叮囑其女，一旦老病復發，經羅居士診脈，知非藥石可救的，即由社方代為準備後事，並通知附近蓮友，以就近急往助念。

一日傍晚時分，我正在他家附近的蓮友處談話，見其女匆匆來報，即隨同前往其家，見已有蓮友數人先到正在助念。其時洪老神智極清，還連連招呼來助念的蓮友，自己也能念佛，不像一時就往生的樣子。其家房屋狹窄，病人臥房不能容納幾人，房外一間小客堂也並不太寬，他女兒房間又不便進去，所以晚間就無法逗留。當時某蓮友見洪老精神尚好，便戲問：「春老您今夜大概還不至於往生吧？」洪老接著就答：「還早還早，諸位辛苦，回去休息吧！」該蓮友又問：「那麼什麼時候才去呢？」洪老答：

「明天六點鐘！」「早上六點呢？還是晚上六點？」「晚上六點！」雖然答得這麼肯定，但大家誰也不信，因為誰都知道他學佛未久，短短三年，豈能有那樣功夫能預知時至呢？所以仍商議留五個人住在其鄰右蓮友家中以防萬一，其餘各自回去。當時我也在內。當睡至半夜剛過，遙聞木魚引磬之聲，以為事急，即披衣趕往，原來是另一蓮友不放心，半夜起來替他助念。我們也就不再去睡，索性一同念到天亮，可是病人神智仍清，連稱尚早尚早，大家也不理會他，只管念佛，直到天明。

翌晨眾蓮友來接替，我們就回家休息料理私事，俟下午三時再去時，小客堂裡已擠得滿滿的，約共七八十位蓮友齊聲同在念佛，原來這天恰巧是星期日，來的大半是公務人員，引得路人駐足而觀，無不稱奇，暗忖：別人家做法事，不是和尚，就是道士，何以這家卻是這些斯文人士擠滿一室，同聲共念佛號呢？真有些莫名其妙！後來又來了幾位出家人，本來從鼓山下來找羅居士看病的，因為羅居士也正在助念，於是這幾位師父病也不看，索興坐下也幫著念起佛來了。

我到了那裡，就接過槌槌，坐在病人的頭旁敲打起來，我仔細觀看病人，發現其精神仍佳，不時兩手合掌，或以右手搔頭，或用右手捋下鬚鬚，或置手胸口，不斷地做這樣的四個小動作，但嘴唇總是微動，可見他始終跟隨大眾，靜靜默念。

到了四點多鐘，不知在什麼時候，上面這四個小動作，已經停止，手尚放在胸口，閉上了眼睛，但嘴唇仍在微動。

等到五點多鐘，嘴也不動了，只見肚皮尚在起伏。六點鐘時，果真安詳往生，絲毫未動。面色如生，但手尚放在胸口，其女兒要哭還要替他把手放直，都被我阻止了。我們終夜助念，至次晨七時，尚有二十餘人始終未離亡者。在我親自見到的往生事蹟中，要以這位洪老居士的往生因緣，最為殊勝了。

（節錄自《菩提樹雜誌》第五十期《近代往生事蹟一則》
陳智溫居士述 朱斐居士記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按：正由不識幾多字，欲行雜修亦為難。

每日專念三萬遍，不間不雜滿三年。

預知往生之時節，一時一分未有差。

正念分明心自在，化得見聞百餘人。

七、自知時至 安詳往生

父親黃世全，甘谷縣人，不識字，性格樸實，樂於助人，自幼務農。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在永明寺皈依念佛，因不識字，誦經、持咒、一般唱讚也不會，所以不跑道場，不趕法會，他常自言：咱啥都不會，人前頭不能去，在家專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能往生西方就滿足了。早晚也有固

定時間念佛，平時隨口稱念無數，只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再無別念，一生未變。

二〇〇三年二月初四日得病，咳嗽起痰，呼吸氣喘，身覺不安，但無大疼痛，到十六日症狀消除，安穩平順，晚七點多開口說話：「你們收拾一下，我要回家哩！」（我們不懂，再沒搞臨終助念等。）弟媳婦說：「這就是你的家，還到哪裡回家？」父言：「這不是，我的家是西方極樂世界，今晚不走，你們都休息去（因年高有病兒孫在旁），明天冒花時（卯時）我就回家。」第二天（十七日）早，果然準時在上午八點五十分，身無痛苦，安詳自在往生，時年八十三歲。見此，我也信佛、念佛了。

（黃元成口述 王靖宇記錄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初九日）

按：人前不能去，安坐家念佛。

一句彌陀佛，心中大滿足。

此是智慧人，口中所出言。

不信觀其人，臨終多瀟灑。

說走人便走，乾淨又俐落。

八、傅閃老婦 走著往生

外祖母傅閃老居士於一九七六年農曆七月十六日下午四點三十分走著往生，時年八十歲，瑞相奇特。

外祖母是菲律賓的老華僑，家住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信願寺附近，平時常在寺裡做義工，並且參加共修、助念等，其他時間則自己念佛。

信願寺從七月十四日開始為期三天的法會，當天正好是第三天圓滿日，外祖母與家母一起參加法會。外祖母當日早上即預先沐浴更衣換穿一套新衣服，一雙全新鞋子，這鞋子是從來沒穿過的。平時孫子的東西大多由她整理收藏，當天早上孫子問她某個東西放在哪裡時，她特別叮嚀孫子，今後你的東西要自己收藏保管，向來她是很疼愛這個孫子的。

法會進行到下午三點鐘左右時，外祖母突然說：「金童玉女來了！」家母一聽，好奇地看看四周，沒有類似金童玉女的人物，只看到兩隻蝴蝶飛過來，因此就反問：「哪有？只有兩隻蝴蝶！」

當法會圓滿，信眾們紛紛離開寺院返家，外祖母也與家母步出大殿。走到大殿前面時，外祖母忽然站在那裡一動不動，而且頭微微往下低著。家母疑惑地問：「媽！您在看什麼？您怎麼了？」沒有反應，覺得奇怪，用手輕拍臉頰，再仔細一看，人已斷氣，沒有呼吸了，居然在行走之間往生。

由於事出突然，家母不知這是一種殊勝往生的瑞相，反而立即叫來救護車，送往醫院急救。雖經急救，也僅有微弱呼吸，過了三天，便完全斷氣。

事後，信願寺的住持瑞今老法師說，外祖母生前有個願望，希望臨終時能在醫院躺三天，好讓親朋好友前來見面，此願果然實現。

此種往生瑞相甚為奇特之故，親屬之間有人好奇，便去請問通靈人士，外祖母生於何處。一日，外祖母託夢於表妹，說她在觀音菩薩身邊，請大家不用再問通靈人士。

由此種種靈瑞，方知外祖母乃是見佛菩薩來迎，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安然自在，任運往生，而且早已預知時至。

老實念佛，虔誠念佛，守愚念佛，往生之時，往往有殊勝的現象，猶如此種瑞應，令人欣慕讚賞！

善導大師言：「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法然上人言：「聖道門之修行者，極智慧離生死；淨土門之修行者，還愚癡生極樂。」

古德言：「愚夫愚婦，顛蒙念佛，即能潛通佛智，暗合道妙。」

祖師之言，古德之語，信夫！

（傳閃外孫女洪祥口述 陳賢居士記於馬尼拉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八日）

按：古之往生人，或臥或坐脫，或站立而亡，或倒立而逝，
未聞有如是，走路而往生，瀟灑別娑婆，自在向極樂，

學者勿驚怪，當知諸自在，皆是彌陀佛，神力所成就。

九、聲猶在耳 人已往生

我家三代吃素，我很早也吃素、學佛，並受了菩薩戒；但弟弟胡學輝並不信佛，抽煙、喝酒，習氣很重，無法改變，我連勸他皈依都不敢，更不用說其他的持戒、修行了，只能為他乾著急。

二〇〇二年，七十歲的弟弟，因長期不良生活習慣，得了晚期肺癌。我想或許機緣到了，便試著勸他念佛，而隻字不提改變他的生活習慣。他也聽勸，老老實實在家念佛，有時還到寺院去拜拜佛。

二〇〇四年的農曆十月初四，弟弟打電話讓我去。我去後，看到弟弟精神狀況都還不錯，就陪他一起念佛。說來也奇怪，那天弟弟很興奮，我們就一直坐在床上念佛。到了半夜，弟弟說：「阿彌陀佛要接我走了。」

他說著很輕鬆，但我完全不相信他說的話，因為我太瞭解他了：壞習氣那麼多，最基本的皈依、五戒都沒有，雖念佛連怎麼迴向都不會，就他這個樣子，阿彌陀佛現在能來接他往生嗎？我雖修得不算好，比他還是強許多，阿彌陀佛也沒有說什麼時候來接我啊！所以聽他說佛要接他走，我根本就沒當回事。

儘管這樣想，我還是堅持和他一起念佛，到了天快亮的時候，也就是農曆十月初五，弟弟說：「你看，阿彌陀佛來了，我要走了。」

我急切地問：「在哪兒？」

因為我和他是對面坐著在念佛，他朝我背後指了一下說：「在那兒。」

我馬上回頭仔細看，沒看見。就用手去拉他，問：「阿彌陀佛在哪兒？阿彌陀佛在哪兒？」連續拉了兩次問他，沒有拉動，也沒有回答。

這才猛然回過頭來看他，就這一看讓我驚呆了：弟弟說得一點都沒錯，阿彌陀佛是真的來了，並且已經把他接走了。

從我回頭，前後也就幾秒鐘吧！弟弟就這樣坐著往生了。此時的我，悲喜交集，淚流滿面。

樓上的弟媳聽到我們說話的聲音，邊下樓邊說：「你們哥倆這麼大聲在說什麼？把我都給吵醒了。」

我告訴她：「阿彌陀佛已經把老二接走了。」

她邊哭邊說：「剛才不是聽他還在說話嗎？」

「是啊！阿彌陀佛真的是太慈悲了，請你不要哭，我們來一起念佛送他。」

就這樣我們全家都念佛，八個小時後，為他沐浴更衣，弟弟全身柔軟，面相非常好看。三天後出殯時，引來了好多圍觀的人，都說從沒見過比生前還要漂亮的死人，親屬中有幾個都因此而念佛了。

回想起來，弟弟打電話給我時，應該確知他要往生了，但他不說，可能知道我不會相信吧！初四半夜他說阿彌陀佛要來接他走了，應該是給我消息，如果那時我能問問，也許他會說些什麼給我聽的，但我一點不相信，所以問也不問。等最後他說佛來了，到走只有幾秒鐘，我問什麼都來不及了。想起來真後悔，如果早一點相信他說的，問問他見到什麼，有什麼心得多好啊！

但不管怎麼說，弟弟走了，走得很自在，他的念佛往生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他是真正的只會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其他什麼都不會。

弟弟的往生，給了我很大的震動、很大的教育，因為我平時看不起他，實在說是看不起他只會念這一句佛，沒有像我持戒，沒有像我吃素，沒有皈依，什麼經咒、什麼修行都不會，我想千人往生、萬人往生，也輪不到他往生，但他恰恰是成就在這一句佛號上，而且往生得這樣好。我平常自認為超出他許多，這才明白他不知要超出我多少倍。他讓我徹底明白了往生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而是靠阿彌陀佛的願力。我們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會一個不漏地，把我們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人說榜樣的

力量是無窮的。弟弟的往生，使我完全消除了疑慮，增強了信心。從今往後，我要學習我弟弟，徹底放下自以為是的心態，老老實實靠定一句名號，念到最後一口氣。南無阿彌陀佛！

（湖北仙桃胡學斌口述 佛定整理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按：一句彌陀法中王，無邊功德盡含藏，
十念往生成正覺，不與世間論短長。
一句彌陀法中王，一切不知又何妨，
但能寶此六字名，決定乘上不退航。

十、預知時至 法會送別

二〇〇三年三月七日（農曆二月初五），四川省綿陽市青義鎮佛城寺周圍，祥雲結蓋，微風和雅，梵禽鳴唱，異香陣陣。正午十二時，隱隱天樂，雲散如花。寺院內僧俗雲集，齊誦佛名。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清淨大海眾菩薩，足登千葉寶蓮，集會佛殿上空；三百餘人親眼見佛，激動難抑，哭泣聲此起彼伏。魏國興居士榮登金台，隨佛菩薩眾，如願欣然西往。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四月初四），魏國興居士出生於四川綿陽青義鎮興龍村三社，為人忠厚誠實，以作木匠活為生。一九九七年皈依受戒於聖水寺，篤信極樂，專事念佛，一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對佛教誠敬備至，

從不以善小而不為，惡小而為之。凡有放生、印經、布施、助念、護持寺院等等善舉，常盡力隨分而為。

二〇〇二年他患了食道癌，愈發精勤念佛。他說念佛人業障現前，是重罪輕報了，是佛菩薩考驗，臨終往生無礙。家人欲送他住院治療，他堅辭不去，說：「我要住就住阿彌陀佛的大醫院。」就此他曾請教於師父。德心師父教誨他此時宜更加專致一心，猛厲念佛，通身放下，至誠懇切，求往生為要。若壽元有餘，則病自癒，創造一奇蹟也；倘若壽元已盡，自是往生時節，你至少當爭取預知時至，蒙佛接引，為念佛人垂範於後世，創造一更大奇蹟，利益無量眾生。聽師父一番開示，果然心開意解，他燦然笑了。在佛前誓願將病苦作為念佛求生之增上緣，把全部身心世界徹底放下，全然懇心念佛，專致求生蓮邦。

終於有一天，他找到德心師父說：「師父，我告訴你一件喜事。」

「什麼喜事啊？」德心師父問。

他說：「我在念佛的時候，佛菩薩告訴我說，過幾天他就來接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還了得！這不得了啊！德心師父聽他這麼一說，歡喜振奮，欣然對他說：「你既有如此修持功夫，又蒙佛親為授記，我們當為你做一場往生佛七大法會，以示助念送行，法會日你可跟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

菩薩，自在往生了。時間你來定。」

「就定在二十九日吧！」

「好，就這麼定了！」

正月二十九日法會開始到二月初五日結束，歷時剛好七天。

法會圓滿日，他對大家說：「我必須把這個法會圓滿完成，為啥子呢？因為許多苦難眾生說，你們總說學佛好，好在哪裡呢？好在生死自由，自由在哪裡呢？我們看看？我就做給你們看看。做不到？學佛人不打妄語。因此，我這一次完成學佛大業，給你們做樣子看看。這些苦難眾生迷惑顛倒，但是，你想想，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往生前一天，他親自領眾一起去小河邊放生，與大家一同繞佛唱念。往生前夜，對大家說：「時間還有十一個鐘頭。」低頭看了一會兒手腕上的錶，接著說：「我這個人最喜歡捨。」又低頭看看手錶上的時間說：「我在到處給人家宣傳的時候，我也是捨，大家都很懷疑，懷疑這個事實，你說什麼事？我不相信。那麼在這個月的農曆初五，請大家來參觀。有些人在講，你這個老人是不是神經病，我說我這個是真實情況，報告給你，為啥這麼做？世間的人，你們都是要捨（說捨字的語氣非常重而懇切），才能穿衣，才能洗澡，才能剪腳趾甲走（作一無奈撒手人寰狀）。我偏偏要做一個有點形式的事。為啥子？我就偏偏活著在這個道場住七天，這七天

我都在綿陽市青義鎮佛城寺舉行我的七天道場，我每天隨著念經、拜懺、轉佛、繞佛；但是通知進去的這些人，都是二十九來拜佛、拜經、拜懺，因為是好多看熱鬧的，懷疑我說的二十九日。我的這個道場往生法會，打佛七第一天開幕式，二十八的下午，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致開幕詞（低頭看看錶）。明天初五，下午要舉行往生法會的閉幕式結束，我希望大家，你們不要在這個道場認為這是迷信，或是搞啥子名堂，或其他的鬼，或是不是組織法輪功，在這個道場製造事端。你們這些打胡亂說，認為佛教是迷信，佛教是教育，教育人民走上正軌，富裕的道路；這些人教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要孝順父母，要以孝悌忠信為本。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現在這個社會，把處處弄成娛樂城……」

二月初五日上午十點，距魏居士往生時間尚有兩小時時間，他與在場的一千五百多居士以及來看熱鬧者們舉行告別儀式，老人家在大殿佛前從容禮拜焚香，最後對大眾開示道：「各位大德，各位善知識，各位師兄們，各位來賓，各位民眾等等，今天是我往生的日子，往生佛七法會圓滿成功。告別的最後日子，謝謝大家的關懷！」大家一時激動萬分，悲欣交集。

隨之，德心師父與魏居士家人以及僧俗大眾一起，送他緩步入居士樓往生堂，他於佛前虔誠至極地頂禮拈香，然後端坐於一把木椅上，雙手結彌陀印，隨大眾高聲唱誦佛名。忽然，祥光入室，異香妙樂，見著聞著，頓覺身心安泰。再看，魏國興居士已隨佛安然西逝。生死自在千古絕唱，念

佛功夫登峰造極。古來宗門教下知識如林成就之巨大，了生脫死離塵出苦輪隨心之所欲者，到此亦莫過巔崖矣。

魏國興居士在俗，木匠爾，非是高智奇人，區區三五載，念佛生佛國，成就之空前絕後，驚天地泣鬼神。由此足證佛言祖語之不虛，愚夫愚婦、智者賢達，但得至心信願，懇心念佛求生，平等成就，萬修萬人去也。印祖曰：「應發切實誓願，厭離娑婆苦，願得極樂樂。其願之切，當如墮廁坑之急求出離；又如繫牢獄之切念家鄉；己力不能自出，必求有大勢力者提拔令出。」又曰：「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只要念得熟，成佛尚有餘裕！不學他法，又有何憾？」普願大眾，知命光如電，慎輪迴路險，持名念佛，當生成就。「都攝六根，淨念相繼，斯為第一」。

（《棲月廬筆記選》智行法師）

按：世人眼皆注目，居士修持功夫。

未曉一切功夫，悉皆源自彌陀。

造罪墮落凡夫，究竟有何修持。

外現一切功行，皆是佛力冥加。

如同機器運行，皆見齒輪馬達。

豈知動力之源，不過接通電閘。

十一、奇異往生記聞

話說筆者自患高血壓症以來，很少捉筆為文，並不是筆者懶惰，實在力

不從心，一用腦頭就痛。因此，也不知開罪了多少向我索稿的師友。

半月前忽然接到彰化市民生路三十八號楊欽生居士的來信。我與這位楊居士過去既未通過一次信，更沒有見過一次面，接信時以為又是哪一位讀者，看了《佛門異記》來信說恭維話呢！閱讀來信後，方知楊居士令郎往生後有很不可思議的瑞應。承他恭維我說：「多年來勤讀大法師著作多種，獲益良多……」然後就略為介紹他的令郎楊志明往生的經過。我個人對佛教的靈感瑞應之事，是深信不疑的，很願意撰文報導，以增人們對學佛的信心；深怕有些人對於此等說法，以為這些都是杜撰神話，查無實據，所以馬上去信給楊居士，要他將楊志明生前的照片寄一張來，並將有關親目所見的證人以及時間地點全部詳細寫來；好使那些不信者查有實據，來一個「事實勝於雄辯」，不由他不信。

（一）楊志明的家庭狀況

八月中秋節前一天，楊居士派他就讀台大的女兒楊姮娥小姐，從彰化專程趕來鳳山，送來有關她弟弟生前死後的一些資料。我與楊小姐談了很多話；原來她們全家是佛化家庭，而且都受過高等的教育。她說她爸爸是藥劑師專攻化學實驗多年，現在經營「一心藥局」，並兼任秀水農校老師，民國四十六年皈依智光老法師。她媽媽楊江苑蓮女士，是省立彰化女中高中畢業，皈依圓力法師。楊小姐本人是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系三年級，也是

晨曦佛學社的社友，五十五年皈依證蓮老和尚。死者楊志明和幼弟志泰，是四十九年在台中慈光圖書館舉行千人戒會時皈依證蓮老和尚的。志明今年十九歲，就讀省立彰化中學高中二年級，幼弟志泰與志明同校，讀高中一年級。

筆者如此不厭其詳，查戶口似的，把他們一家的家庭狀況和教育程度加以述明，證明這家人不是那些瞎三話四的愚夫愚婦。

（二）離奇的死亡

楊小姐告訴我說：「我的弟弟從小就孝順父母，不苟言笑，自從四十九年六月間皈依三寶以後，每天不斷，早晚拜佛念佛；有空就看佛書，虔誠的信仰佛法。不斷地勸他的朋友學佛，為人忠厚好學，左右鄰居都一致稱他是這地方上最守規矩、最肯用功的孝順孩子，我也以有這樣一個好弟弟而自傲。」

「今年國曆二月二十四，也就是農曆正月十六那一天，白天幫忙父親在店裡賣藥記帳，晚飯後仍然和平常一樣，侍奉我母親喝補藥酒和藥丸；看看店裡清閒一點就說：『爸媽，我要回家讀書了。』這是對父母最後的一句話。回家後，還和弟弟談起學校的趣聞，歡笑如常。看了兩小時的書後，才去邀堂弟隆基同去和美鎮看姓葉的同學。堂弟要志明到店裡牽機車一同騎車去，志明說父親曾經吩咐夜間不可以騎機車，以防危險。並提議一同

搭客運車去。可是堂弟因此不肯去，志明見他不肯去就說：『那，你要晚一點睡，等我回來給我開門。』於是他就獨自離家，手中還拿一本英文課本，腳上穿著拖鞋，就這樣一去不回來了。他並沒有去北方和美鎮會同學，反而跑到南方的埔心鄉柳橋下水中淹死了。」

「我們對此有很多不解的地方，他離家時是晚上九點鐘，那時並沒有班車到柳橋；而他身上只帶了十元，交通費不夠，可見是走路去的。從彰化到柳橋要跑兩三個小時，路上既暗又遠，並且那地方他從沒有去過。他為什麼會跑到那地方去死呢？於情於理都說不通的。確實是水鬼把他迷去的，因為柳橋為不祥之地，每年在此水中喪生者，多達數十人。我爸爸陪同法醫去驗屍，沒有一點外傷，也沒有吃什麼藥品，更不是他殺。除水鬼索命以外，別無理由可通。」

有些人對佛法不瞭解，以為這樣的死亡，信佛有什麼好處？全家信佛行善，結果好人得不到好報。不信者以此藉口來譏謗佛法，楊小姐也因此事去台中請問李炳南老師和許寬成教授，也問過台北的張廷榮居士，他們答覆都說這是宿業，並非今生的好壞。

筆者在這裡加以說明的是：佛法講三世因果，過去生中所造的善惡業因，在未來世業果成熟，都要感果遭報的，就是修行證果的人，也是難逃業報的。例如安世高法師，他修行證果，悟知他宿世有兩次命債未還，第一次

去廣州償還命債，他自己送上門去要給人殺死。第二次到會稽也準備給人打死，並請第一次殺他的人出來作證，請當地官吏免除對方的重罪。

楊志明的死，世俗所謂命中註定，要在水中應劫而死，所以他可說是命中帶有水關。佛法也證明定業不可轉，在他本身來說，未嘗不可以說這是最後一次受生。

記得晉朝的董青建，他比志明早兩歲死，他十七歲臨終時對母親說：「罪盡福至，緣累永絕，希望我母，自割愛念，不必憂心。」我也希望楊志明的父母，應當自割愛念，不必憂心。

（三）死後的瑞相

楊小姐哀痛地說：「志明不幸為水鬼牽引身死，我們全家到處尋找，到第三天才有人發現屍身浮出柳橋水面，我爸爸把他從水裡抱出來，容貌如生，安詳如甜睡的嬰兒，滿臉紅潤，身上的顏色也如活人一樣保持肉色，只有手掌和腳掌又白又皺，要知浸在水中兩三天，就是活人，全身皮肉也不會如此好看，一點也沒有水腫的死亡相。出水後十多小時，身體依然柔軟如綿，抱他坐著，替他穿衣，手掌能伸直合掌，死了三天後仍面如嬰兒，膚色如活人，手足柔軟，這都是生西才有的瑞相啊！當我爸爸抱他入棺時，身軀也還是彎曲自如，當時在場有我爸爸媽媽，志明的弟弟志泰，其他有楊棟木、江重祿、江重混，和一些幫忙入棺的人，他們都是親自目睹的證

人。」

（四）聞檀香味知兒回家

楊小姐又說：「我父母自從弟弟去世後，真是痛不欲生，尤其我媽媽，更是悲哀不已，終日以淚洗面，也許弟弟知道媽媽想念他，所以有時常常聞到異香之味，其香味屬於檀香，但沒有市上所售之厭味，而是一種幽雅的清香，那種香味，凡是到過我家的人，都能聞到。這種香味，一直到今天，幾乎天天都有，我爸爸一聞到香味，就知道弟弟回家了。他回來的時間不一定，有時在早上，有時在中午，也有時在下午。回來的時間長短也不一定，最多一小時，也有十多分鐘，甚至只有一兩分鐘的也有。他來時在場的人，都能聞到這種異香味，如果有幾天聞不到香味，我母親就禱告，禱告後不久，就會聞到異香，一聞到香味，我們就知志明回家了。聞過異香的人，除我們全家人以外，尚有我的堂弟楊隆基、三嬸婆陳彩，還有李玉鑾、李傳、吳榮森等多人，他們都住在彰化市內，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可以奉告地址，以供查詢。」

（五）空中誦經聲歷時三十分

楊姮娥小姐又說：「最不可思議的是弟弟做百日佛事的那一天，我們禮請彰化市慈濟寺的尼師來誦經，爸爸指定要請尼師們誦《佛說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等淨土五經，當尼師們正在誦經時，忽然聽

到空中有男人的誦經聲音，念的是《阿彌陀經》。」楊小姐又說：「這我也親自聽到了，聲音發自空中，查看經堂中沒有一個男眾比丘僧，我以為是我的聽覺有錯，再問爸爸有沒有聽到空中的誦經聲？他也同我一樣聽到了，其聲音的莊嚴，腔調的鏗鏘，音韻的美妙，誠如《法華經》中所說：『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真是一點也不錯呵！」

（六）託夢五嬸婆往生西方去

「今年八月二、三日弟弟託夢給五嬸婆楊周旦女士。經過是這樣的：那一天五嬸婆似夢非夢的，忽然看見我弟弟進來叫她五嬸婆。五嬸婆說：『你是志明嗎？你這幾天有沒有回家看你父母呢？』志明說：『有呀！我每天都回家去看他們，有時候隔一天回家一次。』嬸婆又問：『你現在不回家，你要去哪裡？』志明答道：『我有伴在那裡等我，我要去西方極樂世界。』五嬸婆抬眼看見遠遠的地方，果然有一位穿黃衣披紅袈裟，頭戴五佛冠，手持錫杖的聖者，在那裡等著，後來志明和那位聖者走到南山寺忽然不見了。」

「五嬸婆醒來後還記得清清楚楚，她與志明的問答，以及那位聖者的相好莊嚴，如在目前。這分明是志明回來託夢，證明他已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上面這一件奇異往生的事實，很值得向讀者介紹，筆者因此樂意為文以

饗讀者，希望讀者對於淨土法門，更加堅強信心，當有不可思議的感應，阿彌陀佛。

（《菩提樹雜誌》第一七九期 煮雲法師）

按：人間至重事，莫過於死亡。

死期及死緣，多數業已定。

雖說死必定，去向各不同。

志明勤念佛，惡死往西方。

善人不念佛，善終輪六道。

前者仗佛力，重惡可成佛。

後者依自力，大善仍流轉。

十二、彌陀名號不虛揚 我家四老往西方

我叫張淑真（法名佛迎），一九五〇年出生在台灣新竹縣鄉下。

四十年代的台灣教育水平不高，鄉下林木也多，常有鬼故事流傳，令人非常害怕，有位長輩告訴我可以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這樣就不會害怕。

當時佛教並不普遍，我也不知道觀世音菩薩是誰，但我就喜歡念觀世音菩薩，可是一直沒有因緣接觸佛法。直到婚後生了第二個小孩，她體弱多病又特別難帶，這時才想到要求佛保佑，從寺院中請回一本《不可思議的因果現象》。看完才知道，人間的一切吉凶禍福，都是因緣果報，想要消業障改命運，只有行善布施。後來也陸續看了一些念佛感應錄，知道念阿

彌陀佛可以往生極樂世界。

因為家父早逝，弟弟又早夭，令我深感人生無常。學佛之後，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家中的四位長輩（祖母、母親、公公、婆婆）以後都能蒙佛接引，往生極樂世界。從此我就很認真念佛及參與助念，在阿彌陀佛慈悲護佑之下，家裡四位老人家都能安詳往生。以下是他們的往生事蹟：

（一）百齡祖母，安然往生

我的祖母叫張新妹，是一位勤儉耐勞的客家婦女，她很喜歡唱山歌，可是她唱的山歌常常會加入阿彌陀佛，問誰教她？她說不記得，只說唱阿彌陀佛會平安。因為她唱得很好聽，所以我們常請她唱給我們聽。

祖母七十幾歲時，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家裡來電說祖母病重，當我趕回時，她意識還很清楚。她告訴我，每晚都有很多鬼趴在窗戶，床邊也坐了一個女子。我聽了也很害怕，所以就把念佛機打開，在她床邊一直念佛。到半夜時，本來睡在客廳沙發的嬭嬭，突然抱起棉被往樓上衝，因為她看到黑白無常站在門外進不來。

我想為祖母做布施，於是以她的名義助印五十本《念佛感應見聞記》。後來祖母病情有起色，我陪她在院子裡坐，心裡念著觀世音菩薩，忽然一陣異香撲鼻，聞起來很舒暢，祖母還要我去樓上找香氣來源。沒過多久，她的病就完全好了，我想當時是菩薩降臨為祖母醫病吧！

祖母八十幾歲時，又病重了，我回到家，看她躺在床上一直呻吟，但是醫院就是查不出病因，家人也不曉得如何處理。那時我已拜讀過《地藏經》，知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久處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應取病人可愛之物去做布施，供養三寶。

祖母平生非常勤儉，對金錢幾乎有進無出，但因事關急切，我還是硬著頭皮，請她拿錢出來布施，沒想到她竟拿出一把鑰匙，叫我自己打開櫃子拿，計算總共有八萬五千元。當她同意全部布施時，我立刻點了三炷香，面向西方，向佛菩薩稟報：「我祖母願將所有的錢拿出來布施，今後若是業報合受重病，則承斯功德，尋即除癒，壽命增益；若是業報命盡，則承斯功德，往生極樂。」當我再度進入房內，祖母竟然不再掙扎而安穩地躺在床上，這時所有子孫都已回來，大家就一起為她助念，沒多久聽到祖母喊了一聲「我正要過橋！」過一陣子，她醒過來說：「橋邊有兩個衛兵揮手告訴我，這座橋很危險，叫我不要過。」沒多久她的病就完全好了。

祖母九十歲那年，因胃出血住院開刀，在加護病房進出兩個月，身上插了很多管子，非常痛苦，家人也都準備好要辦後事了。那時我在夢中好像聽到一個聲音說：「你祖母如果能發願將來以佛教儀式辦理後事，而且不殺生，她的病就會好。」於是我趕快到醫院告訴祖母，並請她在佛像前點香發願，也請姑媽錄音照相做證明，果然發願後第三天，病就好了，而且奇蹟似的不用再回醫院複診了。

到了祖母一百零三歲那年八月，家裡來電說祖母又病重了，我回去之後，就坐在她身旁念佛，念著念著她竟然跟我說：「我跟你去台北住好嗎？」當時我嚇一跳，因為她一直認為客死異鄉最不吉利，從她七十幾歲以後，幾乎不在外過夜，已經二十五年沒到過我家了。那時我非常高興，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兩位叔叔竟然也同意，還告訴我說，萬一祖母過世了，就在台北辦後事。因為家母往生時，他們參加過由淨土宗協會辦的聯合公祭，既隆重又莊嚴。所以我就帶著祖母回到台北。

那時我常在淨土宗協會念佛，她身體好一點時，我就攙扶著她到協會，而且還帶她到陽明山旅遊，蓮友來家裡探望她時，她都會跟大家一起念佛。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民國九十八年（二〇〇九年）十月，祖母在蓮友念佛聲中，毫無病苦，安然往生，助念二十四小時之後，全身柔軟，面貌安詳。

以祖母的高壽與兒孫滿堂，若在鄉下往生，叔叔們一定會以大場面的道教儀式來處理後事，而且祖母娘家就有人從事殯葬業，早已把她列為辦理對象。我是她已出嫁的孫女，就輩分來說，是較遠一點，但祖母竟會在我家往生，又由我全權以佛教儀式來辦理，並參加淨土宗的聯合祭奠，這一定是阿彌陀佛慈悲，圓滿了她當初所發的願。祖母往生後，我的小嬭嬭夢到祖母穿著非常華麗的衣服，全身亮晶晶的，手裡還拿著一把珠寶，對她說：「我這裡有很多珠寶，你要不要？」從此我嬭嬭也學佛念佛了。

（二）念佛母親，預知時至

我母親叫張徐有妹，因為丈夫早逝，兒子也亡故，這些苦觸動她學佛。當時離家不遠的淨土寺正要建大殿，她就住到那裡種菜給義工吃，後來因關節痠痛，才暫時休息，前後在淨土寺住了約五年多。

後來得知，我家附近有一個念佛堂，可供人每天念佛。在她七十三歲那年，我請她到台北來，她就每天到念佛堂的大寮幫忙。那段時間她念佛比以往精進，後來因坐骨神經痛，兩次開刀均不見好轉，病痛讓她更體會人生之苦。而且她覺得我上有公公婆婆，萬一她久病不癒，勢必會拖累我，所以每天上香，都祈求阿彌陀佛讓她能早日往生。那時我也用功念佛，積極參加助念，並將功德迴向給母親能往生無障礙。

母親雖然身有病痛，但日常生活均能自理，並不麻煩別人，直到她七十九歲那年（二〇〇六年）十月。有一天她突然感覺全身無力，我找了一位朋友第二天來家裡念佛。那時母親只能躺在床上，可是她卻一直叫著住在老家的祖母，並且說：「我明天就會回去了。」我想母親是不是頭腦不清楚，都已經下不了床了，明天怎麼能回去？所以也不在意。第三天我請許多蓮友來輪班助念，上午來的蓮友還認為母親像是在睡覺，呼吸狀況也還好，應該不會太早走，結果到了下午四點多，就在念佛聲中安然往生，一點痛苦也沒有，而且入殮時全身柔軟。

我有一位妹妹生性比較執著，因此煩惱也特別多。母親往生後，她竟然夢到母親變得非常年輕莊嚴，穿的衣服也很漂亮，還勸我妹妹要把心放下，要好好念佛。

母親往生心願很殷切，也常請求阿彌陀佛慈悲攝受，讓她往生前不要有病苦，拖累家人，結果不但事事如意，而且還讓她往生前預知時至，往生後又能回來勸化煩惱厚重的妹妹念佛，我想這一切都是阿彌陀佛對眾生慈悲至極、有求必應的緣故吧！

（三）罹癌公公，無苦往生

我公公叫吳瑞清，和婆婆住在桃園平鎮鄉下，偶爾種些菜，身體一向硬朗，不用子女操心，反而假日回去之時，還會拿很多菜讓我們帶回去分送給大家。民國九十八年（二〇〇九年）初某一天，當倆老出去散步時，公公突然昏倒，經送長庚醫院檢查結果，竟是肺癌末期，而且擴散至腦部長了三顆腫瘤，醫生說無法開刀。我們就趕快把他們接到台北來照顧。

公婆他倆是非常保守又執著的鄉下人，對於老、病、死更是忌諱談論，尤其聽到有人說念佛，就覺得跟死亡有關，所以儘管我們學佛參與助念多年，也不敢讓他們知道。

公公來到台北之後，就在為他安排住院做電療的前一天，淨土宗協會的淨修法師，特地來到家裡對他開示，說：「你這種病，即使開刀電療也不

見得會好，不如好好念佛求生西方，如果壽命未盡，病自然會好；如果壽命已盡，正好往生極樂，不用再受苦。」出人意料之外，我公公竟然完全接受師父的規勸，同時吩咐我先生「跟醫院取消所有的住院跟治療」，隨後就在家裡念佛，而且還會帶著婆婆在客廳裡，一邊繞佛，一邊念佛。有時帶他到公園散步，他也是邊走邊念佛，假日也會跟我到淨土宗協會念佛，精進的精神，令人感動。

公公在台北住了三個多月就開始懷念家鄉，最重要的是他認為自己的後事，一定要在老家辦，所以就搬回老家，由我先生兄弟三人輪流照顧。他也知道我們長期學佛，認識很多法師和蓮友，所以他一再告訴我先生，輪到他照顧的那個月，他就要走了。果然於九十八年（二〇〇九）七月，我先生才照顧他沒幾天，他就在蓮友的助念聲中，毫無痛苦的往生了，而且面貌比生前更加紅潤莊嚴好看。

我公公在發現癌症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佛法，更不曉得念佛。可是當他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之後，不但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灰心喪志，反而勇猛精進念佛。從此沒住過一天醫院，也沒接受其他的治療，只是全心投靠阿彌陀佛的名號當中，直到往生，身體都不覺得有痛苦。公公能走得如此順利，有人說是他宿世善根發露，所以能做智慧的選擇，其實我認為：這一切完全都是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慈悲願力，在潛移默化中促成，不然一個癌末的老人，怎麼可能在一夕之間改變幾十年來的觀念與知見，而完

全信任與接受從未聽聞過的阿彌陀佛的救度呢？

（四）失智婆婆，安詳生西

我的婆婆名叫胡茶妹，在九十八年（二〇〇九）我公公發現癌症以前，可說完全沒接觸過佛法，是我公公生病以後才開始念佛的。我公公往生後，她在三個兒子家輪流居住，加上患了失智症，腦力逐漸退化，所以念佛也是斷斷續續的，請她念佛她才念，有時還會說念佛嘴巴會痠，她要休息。可是她是一位非常有修養的長者，從來不發脾氣也不罵人，三餐只要有得吃就可以，從不嫌棄菜色的好壞，日常生活也都是自己打理，是一位非常隨和慈祥的長者。

我婆婆除了失智之外，早期雖曾中風及腫瘤開刀，但都復原得很好，此外並無其他病症。直到今年（二〇一二年）九月，也就是往生前一個月，因為器官退化，吞嚥困難，只能喝流質食物，所以身體越來越消瘦，小叔怕她營養不良，帶她去醫院打點滴，結果也改善不多。

今年十月四日，婆婆又因為發燒住院，醫生要求插管，我們不願老人家再受苦，就辦理出院，怎知回到家裡，大約兩個多小時她就往生了。

以前我最擔憂的是婆婆，因為感覺她念佛最不精進，又得了失智症，我還請問淨修法師，像我婆婆這種情況，將來透過助念，應該也可以往生吧？淨修法師很肯定的告訴我：「豈止應該，是絕對可以往生。」果然婆婆雖

然失智，但那只是身體器官不能發揮功能，其實她的神識是非常清楚的。她過世後經由法師的開示、蓮友的助念，二十四小時之後全身柔軟如棉，皮膚比她生前更有彈性，幾乎每個關節都可以活動。稱念阿彌陀佛名號，真的是能讓我們重罪消除、觸光柔軟啊！

我學佛之後最大的願望，就是家裡的四位老人家，都能蒙受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往生極樂淨土，這也是我認為今生今世最大的孝順。如今家中四老，臨終時都能在家裡安然、無痛苦地往生，這是我們最大的欣慰，我們全家都是學佛念佛的最大受益者。今後除了更加勤行念佛外，也要現身說法，普勸有緣人信佛念佛，以報彌陀鴻恩。

（佛迎居士記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十三、廣西南寧黃啟儒往生記

我叫李鳳珍，今年八十歲。家住廣西南寧民族大道七十二號。黃啟儒是我丈夫，以前是機關幹部。去年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往生。

我是在二〇〇七年元月在弘願寺辦的遠程皈依，法名叫佛珍。在同院的雷居士的引導下去念一句「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對我的學佛，丈夫不反對但也不相信。

二〇〇八年五月分，黃啟儒的眼睛突然失明了。雖然看不到外面的景象，

但卻經常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有時見很多牛跑出來（他父親生前是殺牛的，且他從小愛吃牛肉），有時走路見前面有個大坑，於是不敢邁步。有時又見很多的鬼，他說穿什麼衣服的都有，甚至有的長得像印度黑人，多的時候滿屋子到處都是。他讓我去廚房拿菜刀去砍。我說我什麼也看不見，他問：「為什麼我看得見你看不見？」我說：「因為我念佛所以我看不見。」於是他讓我求阿彌陀佛，我便拚命地念佛，果真他見到的鬼越來越少了。

從此以後，他每天都跟我念，每天念三次，一次念一個小時左右。後來有一天，他突然跟他的大哥、表弟，說：「我今年要死了。」

果真過了沒多久，農曆十月二十日那天，他摔倒了。後來一天出門散步，剛下樓梯，又返回房裡。說想睡覺，一躺床上嘴就歪了，昏迷了過去，家人把他拉到南寧市第一人民醫院，醒來不會說話了。過了不久又昏迷了過去，之後在醫院住了一個禮拜。二十七日晚上十一點就斷氣了。

他斷氣時我不在身旁，家裡人也沒人幫他助念。一點多時兒子才把我接到醫院，看到他時，我手上拿著念佛機，對他說：「老黃啊！老黃，你要念佛，你要跟阿彌陀佛走。」

念了沒一會兒，醫院就把他推到了太平間，在太平間又念了一個小時，回到家後，我們設了靈台，繼續為他念佛。

十一月二日火化，火化前從冰箱裡推出來時，身體柔軟，面色安詳，像睡著了一樣，管理人員說不用化妝。

三個月後的一天半夜，我夢見黃啟儒站在屋子的門口，穿一件與阿彌陀佛一樣的大衣。頭頂光亮亮的，嘴裡不停地念著什麼東西。

（李鳳珍口述 宗道法師筆錄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按：一生多諸不善，臨終眾鬼圍繞。

幸有家人念佛，指授西歸之路。

念佛不過百日，彌陀授手來迎。

盡形乃至十念，佛願誠然不虛！

十四、笑到最後的念佛人

我姐王秀文，一九二八年出生，河北省玉田縣南關村人，父母生了我們弟妹六個，她在家裡是老大，從小十分孝順，從不跟父母頂嘴，非常愛笑，見誰都樂呵呵，因為當時家裡人多，又窮，所以她只上到一年級就不上了，基本上一字不識。年輕時人長得很漂亮，而且心靈手巧，剛解放時，縣合作社發棉花紡線，大姐紡的線又均又勻，合作社的人都誇說是全縣紡的最好的。二十六歲結婚，姐夫是個教書的，剛嫁過去時，姐夫家一貧如洗，姐夫經常喊生活苦，可大姐從來沒抱怨過，而且跟姐夫說：「這哪裡算苦，我就不覺得苦，天下比我們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呢！」早年曾供過觀音，

很虔誠，家裡哪怕是吃不上飯，也會想盡辦法弄飯來供養觀音，在她嘴裡面從來聽不到是非，見誰都笑呵呵，我印象裡面從沒見她皺過眉頭。

一九九五年我在北京法源寺受三皈依，皈依後經常往家裡面大包小包的背佛書，這樣大姐、姐夫就慢慢接觸了佛教。一九九七年大姐在唐山市佛教協會辦了皈依，此後懂得了淨土念佛法門，專心念佛，求生西方，開始她丈夫還教她念過《大悲咒》，念了一段時間，後來就不念了，專稱一句佛號。由於後來腿不行了，二〇〇五年以後就很少出屋，也不能磕頭禮拜，整天自己在家念佛，有時候姐夫見她和孩子一起在看電視，就提醒她別忘了念佛。她說：「我念著呢，我連睡覺都念著呢！」有時我們一塊討論佛法，她經常跟我說：「我哪都不去，就去西方極樂世界！」

今年（二〇〇七年）二月初一是她七十九歲生日，在親人們面前，她講：「我走時，給你們大家誰都不添麻煩。」弘願寺的念佛祈願卡，她自己念了七張，其他更多的是替別人念的，她和姐夫發了同樣的願：「活著的時候不給任何人添麻煩，死後決定往生極樂世界！」

三月二十一日早上六點多，姐夫發現大姐不知什麼時候已停止了呼吸心跳，面容非常安詳，而之前，大姐沒有任何病苦徵兆或是異常的舉動，甚至頭一天晚上十二點，女兒在給孩子倒水喝時，老太太還笑呵呵地跟女兒說：「給我也倒一碗喝！」當時女兒心裡還納悶：老太太怎麼今天這麼晚

還要水喝？現在女兒看到母親已斷氣，一心想把母親急救過來，馬上撥了一二〇，醫務人員搶救了一番，沒起什麼作用，這時候見老人眉頭緊皺，舌頭也咬壞了，流出血來。

這時，我想到縣裡面剛剛成立了一個助念團，大姐生前一心求生西方，我一定要幫她滿足這個願望。和姐夫商量過後，徵得了全家人的同意，馬上打電話找助念團的居士。居士們很快就到了，二十幾個人分成三班，不間斷地念阿彌陀佛，並不時地開示，後來，陸陸續續來的居士越來越多，豐潤縣、唐山市都有居士聞訊趕來，到後來來的人一共有三四十人多。

助念持續到晚上十二點多，這時再看大姐的面容，此時眉毛舒展開了，面帶微笑，探她的頭頂，溫熱，身體比我這個（抬胳膊示意）還要柔軟，腿都能雙盤，居士們在助念過程中，有的見大姐整個身體一片火紅，有的親眼見眾佛菩薩來迎，各自都默不出聲地禮拜磕頭。

第二天我們還請來了錄像師，把助念的場景，身體柔軟的鏡頭都拍了下來。

中午時，助念結束前，我們幾十個居士，捧著阿彌陀佛接引像，大姐的遺像，舉著幡和蓋，排著長長的隊伍，唱著阿彌陀佛聖號，繞著村子走了一大圈，村子離城區很近，過路行人很多，引來了很多人好奇的眼光。

下午三點鐘去殯儀館火化，火化後揀出一兩斤重的舍利花，大多呈青琉

璃色，相互撞擊能聽到「噹噹」的聲音，似乎是金屬相撞的聲音，有一些質量很重，掂起來像小石塊，還有幾顆高粱大小的呈半透明的舍利子。

家裡人看到這樣的殊勝場面，都很高興，對助念的居士們也是感激不盡，而火化後，更有很多奇異的事情發生，現在挑幾件主要的說給你聽。

火化後第二天早上，姐夫正準備拿鑰匙開大門，突然發現一個鑰匙從環裡脫出，心想家裡老幼都是規規矩矩，誰會弄它出來，姐夫把此事跟三個兒子講，他們都將信將疑，過了兩天，大兒子那天用鑰匙去開出租車門，居然見鑰匙無緣無故從環裡脫出。三七那天，又是同樣一個鑰匙同樣脫出，這下他們不得不信大概是已往生的母親通過神通道力給他們暗示，她老人家已經出離三界六道輪迴，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大姐的二兒媳原來不怎麼信佛，當時要請人助念，她還不大願意，大姐往生大概十幾天後，有一天她突然聽見屋子裡的寫字檯響了一下，走過去突然聞到滿屋子的異香，持續了很久。自打那天後，她對佛教的看法大大改變了，現在快一百天了，她居然主動提出來要為婆婆放生。

二兒子有一天開車拉貨，貨物明顯超高了，中途一個警察示意叫停下來，心想這次不但得挨批還得挨罰，下了車，走過去，那警察又沒批評，又沒罰款，竟然輕聲軟語地對他說：「慢點開啊，慢點開！」然後就放行了，二兒子不由心裡驚訝不已，跟他一起的貨主也說：「從來沒見過有這樣的

警察！」

大姐有個女婿是個居士，三七左右一天晚上十二點，去豐潤縣蒙牛牛奶場拉貨，在車廂上，突然想到剛剛過世的岳母，想到那麼多人來幫忙助念，在心裡就說：「岳母大人啊！如果您不能往生西方，就太對不起眾居士啦！」正想到這兒，突然整個車廂瀰漫一股香氣，女婿心裡想是不是自己鼻子有問題，或者是錯覺什麼的，正遲疑間，旁邊的司機突然大叫：「哪兒來的香氣，怎麼這麼香？」當時那麼晚又是在牛奶場，無論如何也不會是誰家燒的香。

我們南關以前有個慣例，就是村子裡假如有一個人死了，用不了幾天，就會有第二個人跟著死去。一死就是成雙成對，二十幾年來都是如此。可是大姐往生後，距今已有一百天，沒有見另一個人死，可是破了先例了。

以前我姐夫身體不好，每隔一兩個星期就會感冒一次，然而大姐往生到現在三個月來，沒見他感冒過一次。

家裡有人死，本來是一件喪事，可全家人卻像辦了一件喜事。大姐生前默默無聞，往生後卻度了不知多少人。很多人親眼見到這些場景，由不信佛到信佛，由信得淺，到信得深了。我們事後刻錄了大姐往生的實況錄像光盤幾百套，現在在唐山各地，甚至遼寧一些縣市都有流通，聽說好多人看了這張光盤都感動得哭了。

大姐笑了一輩子，從小就愛笑，前些年有一次，姐夫的一個同事跟姐夫說：「王老太太成天見她笑呵呵的，好像一尊佛！」現在她去世時也留下笑臉給人看，笑呵呵地隨阿彌陀佛去了極樂世界，真正是笑到了最後，也真正應了那個人講的話，去成佛了！

（仁枝口述 宗道法師整理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九日）

十五、廣西南寧廖永軒往生記

我叫廖業英，家住廣西南寧新陽路雅里中坡一三二號。母親韋麗珍，於二〇〇五年往生西方；父親廖永軒，也於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七日往生，享年八十八歲。

據父親說，他的爺爺以前是個道公，一次當地發洪水，從河裡沖來很多魚蝦，村民就用網來捕撈。一天，不知從什麼地方漂來一尊木雕的觀音像，人們就把它撈上來，扔到一邊，可不一會兒，觀音像又莫名其妙地漂過來，這樣反反覆覆地漂來、撈上、扔掉三、四次，最後一次，有人正好把像扔到我祖父腳下，我祖父就把它撿了起來，捧回家，供在一間屋子裡，且給屋子起了個名字叫「聖人廳」。這樣，由於祖輩相傳，父親從小就懂得拜觀音了。後來，父親娶了母親，正好母親也是供觀音的，初一、十五都跟她一起吃素齋。

父親是個搬運工人，為人有點自私，誰都不可以侵犯他的利益，所以他一生幾乎沒有什麼朋友，也沒讀過什麼書，沒有任何興趣、愛好。

二〇〇五年母親往生時，我們幾個子女擔心父親心裡承受不了，沒敢叫他在旁邊看，所以也沒能看見什麼瑞相。但過後，我講給他聽，他還是相信的。

我曾經講給他聽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景象，他聽完後說：「我也要去！」我說：「母親現在可是有蓮花坐的喔！」他說：「好啊！好啊！我也要坐！」我說：「您到那裡之後，想回來看看您的小孫子，可以隨意回來，用手摸摸他的小腦瓜，他就變得乖乖好乖啦！」他點點頭，臉上洋溢滿笑容，心裡似乎有說不出的高興。

我送一個念佛機給他，他到哪裡都背上它，開得很大聲，從不管周圍人的眼光。

二〇〇七年農曆六月初一，父親走路時不小心跌倒在地，暈了過去，腦出血，在南寧市第一人民醫院住了三十六天院，回來後就住我家。從這時起，每天我都向阿彌陀佛求，除了像兩年前給母親求的「臨終往生、臨終無障礙、臨終不現惡相」三個願之外，我還求阿彌陀佛能給他預知時至，並且也求他能夠在白天往生。

十月二十四日，父親因發燒再次住進了醫院。一次，我妹幫他放蚊帳，

讓他睡覺，他說什麼也不肯，突然指著床上的床牌號說：「看見沒有？那個是『一』，一號我就要睡大覺啦！」我妹聽得莫名其妙，接著他又說：「到了一號，你們就知道怎麼一回事了！」

住院期間，老人成天到晚念佛，念一句，即合掌低頭拜一下，有時三更半夜起來大聲念：「南無阿彌陀佛！」也不顧及別人正睡覺休息。正好旁邊有個病人，整天痛得「哎喲、哎喲」大叫，病房陪護人直埋怨說：「這邊阿公整天『哎喲、哎喲』，那邊阿公整天『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吵得人不得休息！」

有一天，大概是父親往生前兩個禮拜，父親突然跟我說：「看見有個人，在病房，好漂亮的，比唱戲的人穿得還漂亮，定定望著我，朝我笑，頭上撐有一把會旋轉的傘，傘邊緣還掛著一些小鈴鐺，『叮叮咚咚』直作響，當時好高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這樣……」說著忙作合掌的姿勢給我看。我一聽，心裡就踏實了，他說的那個人應該是阿彌陀佛，頭上的傘，大概就是經文裡說的「幢幡寶蓋」。

十一月七日上午九點二十六分，父親在醫院平靜安詳地舒出了最後一口氣，面容無絲毫痛苦的表情，我握著他的手，念佛不停。半小時後家屬都來了，因在醫院，不得已馬上要更衣，我邊幫換衣服邊告訴父親不必執著這個臭皮囊，更衣後即拉到了太平間。此時十幾個蓮友聞訊匆忙趕來助念，

直至下午二點，殯儀館拉走。拉走前摸他的皮膚，似乎比生前還柔軟，面容安詳，像是在睡覺。

回到家，設好靈台、牌位，蓮友們繼續為父親進行「遙感助念」，直至晚上九點半。

十一月八日白天，我在佛堂為父親念佛時，突然見佛台前有一個金燦燦的蓮花台，在我眼前一閃而過，升上天空。

十一月九日火化，火化前見父親眼睛眯著，露出一點縫，如同佛眼那樣半睜半閉著；嘴巴稍開，嘴形像發「佛」字音的樣子。火化後見骨灰色白如雪，顯得特別乾淨。

父親本來說一號走，但到十一月一日那天也沒見他怎麼樣，後來我想大概他指的是農曆初一，但他卻在前一天農曆三十走了。我琢磨了一下：因為我們幾個子女是輪流晚上來陪床的，三十晚上正好輪到我弟，而老人家生前一向是最疼愛這個小兒子的，大概他不想累著他，所以提前一天走了吧！

從父親住院開始一直到他往生，我心一直都很平靜，相信他一定得往生，沒有一絲不安之心，因為我相信，阿彌陀佛既發了誓願：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佛絕對不會違約的。父親斷氣後，我很高興地對他說：

「老爸，您今天終於得徹底解脫了！」

「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如今父母都已到西方成佛了，我心感到十分安慰，現在我把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子子孫孫全部交給阿彌陀佛，相信有一天，全家人一定會到西方極樂世界再次團聚的！

(廖業英口述 宗道法師整理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十六、廣西南寧凌成義往生記

凌成義，男，家住廣西南寧邊陽街二十五號，於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世壽五十九歲。凌生前先是邕寧氮肥廠工人，後調至南寧傘廠。在車間，技術精湛，又與人為善，廠裡對他很好，逝世後開追悼會，廠長、科長、工友等三十幾人皆來參加。在廠外，與五個兄弟姐妹、朋友、鄰里等相處甚好，喜與人結善緣，朋友很多。

六、七年前，由一個朋友介紹接觸佛法，後即常常請佛書、佛教光盤等回家，囑妻子學佛，並鼓勵她經常去華西路紫竹林佛具店，妻子亦喜佛法，一週去佛店三四次之多，平素念佛不輟。然凌成義本人，由於工作太忙，平日既無暇深研佛法、持念佛號，亦無機會作三皈依。

二〇〇六年下半年，凌在醫院檢查出有肝癌，妻子勉其念佛，以求病癒，於是開始持念「阿彌陀佛」，每日早上必捻一〇八顆佛珠十圈，其餘時間散念，念佛身體即舒服一點，後來身體曾一度好轉。

凌見妻子念佛外又加念《大悲咒》《地藏經》等，即勸妻子說：「只要念一句『阿彌陀佛』就可以了，不用念那麼多！」

二〇〇七年春節過後，凌病轉重，至五月分，已不能下床；十月分，大小便不能自控；十一月，吃喝漸少，但見其神志一直很清楚，念佛無有間斷。

大概自知時日不多，與妻子說：「死後其餘沒有什麼好牽掛的，只是見你一個人孤苦伶仃，孩子又讀書在外……」妻子即刻勸其放下，安心念佛，病若真的不能痊癒，放心去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其餘兄弟姐妹也表示今後定能照顧好其妻子，凌方才微笑點頭，安心念佛。

十一月十三日以後，凌說話已日漸困難，但常常見其竭盡全力抬起右手到胸前，做單手合十禮，嘴巴蠕動，念佛不停。

十一月二十日，囑咐家人：兄弟、姐妹、妯娌之間要互諒互愛，要團結，有事大家商量辦，不要有矛盾、紛爭等。

二十日晚十二點左右發生一事，頗不可思議。鄰居一阿公看電視時，竟然見凌成義突然從門而入，立於房門口，拱手道別說：「阿公，再見了！我們不能相見了，只能到另一個世界去見面了！」鄰居大驚，立即跑到凌家，卻見凌成義仍躺在床，並未離世，其後兩天還與之握手。

十一月二十一日，眾蓮友聞訊趕到凌家助念，當天下午四點四十分左右，眾人見外面天空太陽周圍出現七彩佛光。凌成義之最小弟凌成信，仰望天空之間，忽然見阿彌陀佛現於空中，據其後來描述：此佛身材高大，約二米多高，身著紅色袈裟，頭頂閃閃發光，胖胖的，笑咪咪的，定定望著他，周圍及腳下皆是蓮花，與後來所見的阿彌陀佛像一模一樣，異常清晰，持續達十餘分鐘之久。其弟素未信佛，見此瑞相後，心中歎言：過去只是聽人家講，書裡寫，未曾想還真有那麼回事！自此以後，信佛，念佛，虔誠超逾常人。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十二點二十七分，凌成義平靜、安詳地走了，無任何痛苦的表情，而一般癌症患者走前都是很痛苦的。凌走之前似乎有所預感，一直不讓來看望他的兄弟姐妹離開，讓他們為他念佛。斷氣後家屬無人哭泣、搬動，持續念佛，直至第二天下午兩點多，殯儀館工作人員拉走。

拉走前見其面容安詳且略帶微笑，像在熟睡之中。換衣服時，發現全身柔軟，可隨意盤腿打坐。有人用手探其頭頂，溫暖如常，不似其他部位一般冰冷。鄰居在旁目睹，不由感歎佛法真實不虛與不可思議，由疑轉信，紛紛向居士們索要法寶。

十一月二十四日火化，火化後僅僅從火化工人所給部分骨灰中揀得舍利花，舍利子百餘顆，大者如栗，小者如米，五顏六色，甚是好看。其中更

有一顆黃豆大金色舍利，密度最高，形質最硬，陽光下可見其熠熠發光，誠屬不可思議！家屬各人分得一部分，餘者供奉在紫竹林佛具店，有緣者可去禮拜瞻仰。

凌成義之老母親，八十多歲高齡，家人怕老人不堪忍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打擊，一直未敢告知老人。十一月二十八日晚，老人夢見兒子，凌在夢中告訴母親：「媽，您放心吧！我已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成佛了！」後凌母知道消息，不但心無悲感，且為兒子能成佛而高興。

觀凌成義居士往生之歷程，平生既無多少佛法之熏修，因工作十分繁忙；又無多少時間、精力念佛，重病方始念佛，然而卻能得以如此殊勝之往生。一者，足以說明彌陀救度之對象正是我等煩惱業障凡夫，淨土宗立教之對應根機亦正是我等罪惡生死凡夫。故在彌陀一邊，不論眾生功夫高不高，清淨心有沒有，但看眾生信不信，念不念，若信佛，若念佛，即符合本願，即必得往生，此法爾自然之事也。二者，凌見其妻念佛之外又加念其他，即相勸止，足見得凌雖表面上看無甚修持，然由宿世之善根，內心卻深知往生極樂之要旨。昔者唐善導大師曾詳明專修必生、雜修難生之理。如「極樂無為涅槃界，隨緣雜善恐難生。故使如來選要法，教念彌陀專復專」；又如「若能如上，念念相續，畢命為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若欲捨專修雜業者，百時稀得一二，千時稀得三五。」凌居士雖念佛日短，且抱病持名，但能堅固其心，專修專念，無外雜緣得正念，與佛本願得相

應，不違教，順佛語，則今得殊勝之往生，自不難矣！

望有緣讀斯記者深察之，以作鏡鑒；亦祈願凌成義早日倒駕慈航，乘願再來，普渡群迷！

（凌成義之妻蘇春榮口述 宗道法師整理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日）

十七、中年患癌 念佛一月得往生

蕭傑夫，法名淨傑。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十一月十一日酉時，時年三十三歲，安詳往生。

蕭居士家住社頭鄉員集路二段六十五號，其父蕭錫清是位退休教員，叔父是省議員。蕭居士文化大學畢業，於七十九年元月才結婚，結婚後不久竟然發現自己有癌症，心中十分痛苦。想到自己才剛畢業，還未將所學貢獻出來回饋社會，就得到這種不治之症，覺得對不起父母、社會、國家。

往生前一個月，蕭居士打電話給父親說：「我這種病已不會好，要回家與父母相聚。」回來後他問父親：「如何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父親回答：「要一心念阿彌陀佛！」蕭傑夫有位姐姐蕭惠文，常到蓮社共修，時常精進用功念佛，非常虔誠，就勸弟弟去皈依。於是蕭傑夫和太太二人都到蓮社皈依，並請法師開示，鑒因法師就開示他：「心情要放開朗些，

不要老想對不起父母、社會而懊惱、難過。縱使讓我們活到一百歲，對國家的貢獻也是有限的。最好是藉此得病因緣，好好念佛，發大菩提心，等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時，不但能到娑婆世界度眾生，就是十方世界你都有能力去。」並且還向他說明「佛法僧」三寶的意義。蕭居士聽後開始對念佛有了信心。

家人體諒他得癌症很痛苦，特地為他布置了一個很舒適的房間，設想得十分周到，不論坐著、躺著都可以好好念佛。有一天早上九點左右，蕭居士坐在沙發上念佛，當時他人十分清醒，既沒昏沉，更沒有睡著。忽然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極樂世界。父親曾請了一張極樂世界的圖掛在客廳，蕭居士覺得見到的極樂世界和圖上的一樣。

蕭居士描述置身極樂世界的情形：當看到七寶池時就想，自己罪業深重，能不能在池裡洗一洗，以消罪業？剛這樣想，池中就冒出許多泡沫。洗後又感覺自己罪業尚未完全消除，不知觀音菩薩能否來為他灑淨？結果觀音菩薩果真來了，慈悲地為他灑淨，這時池內不斷冒出更多的泡沫。當下感覺自己的骨頭都消失了，全身十分柔軟，好輕鬆！

他想，身體洗乾淨了，可以見佛了，要趕快起來穿衣服，立刻發現水底有朵蓮花將他托起來，而且衣服自動為他穿得好好的。這時大勢至菩薩先來，當阿彌陀佛來時，用左手把他和蓮花一起捧起來，他看到佛的左側臉，

圓圓的，很莊嚴，左耳很長，一直垂到左肩。然後阿彌陀佛帶他去遊玩，同時看到許多佛，都是金光閃閃的，圍繞在阿彌陀佛四周。

一會兒，感覺身體一直回來，回到半空中，看到自己躺在床上，旁邊有人為他助念。接著才發現自己坐在沙發上。不知剛剛怎麼回事，不過知道自己往生近了。

往生前，蕭居士曾向鑒因法師請教幾個問題：「我見到的極樂世界有七寶池、八功德水、金沙鋪地……這到底是不是真的？」法師說：「是真的，和經上說的一模一樣。」「聽說用八功德水洗過澡，可消除業障。也曾聽法師說過有人喝農藥自殺，因喝了八功德水就好了。請問法師那我的病是否會好？」「你有沒有喝？」「沒喝！」「是啊！現在的你也不要管病會不會好？就是好了，活到一百歲，也只不過再多活六十幾年而已。不如到極樂世界，就有無量的壽命，又有無量的神通智慧。現在的你不要想病會不會好，你就萬緣放下，一心念佛。」蕭居士聽後心情頓時開朗，一心念佛！

往生前兩天，蕭居士向父親說：「再過兩天我就要走了。」果真在第二天下午五點多安詳往生。家人在他往生後二十五個小時內，念佛沒有間斷。在為他穿衣服時，發現身體異常柔軟，甚至當把他從房中移到客廳，身體更是軟得像麻糬一樣，差點掉到地……

蕭居士的母親，長年疾病纏身，看了許多醫生，每位醫生的診斷都不相同，打針吃藥，不曾間斷，十分痛苦。後來見到兒子往生之後，她也開始專心念佛。有一天見一尊佛，小小的，在她肚子上一直撞，一直撞，隔天又如此。從此以後也沒有吃藥，可是她的病卻完全好了。真是不可思議！

現在他們全家人對佛法都十分虔誠，非常深信。南無阿彌陀佛！

（鑒因法師《花開見佛》）

十八、業力之苦何堪忍 笑著往生滿佛願

五歲的小男孩李佳銳讓我流淚，佳銳生前幾乎沒笑過，因為太可憐、太痛苦了；直至臨終，佳銳笑了，笑得太甜美了，因為阿彌陀佛接他到極樂世界去了。

佳銳生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廣東興寧市葉塘鎮吉嶺。二〇〇三年經確診患有神經末梢瘤，之後靠化療維持生命。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八日，在佛號聲中，佳銳笑著往生西方淨土。

佳銳三年患病期間，因腫瘤擴散，導致左眼眼球脹出；同時因受長期化療的影響，頭髮掉光。當病痛來臨時，他按住肚子喊：「救命呀！救命呀！冤枉呀！」在佳銳右眼清澈的眼神裡，可以看出他對世界的不解和對擺脫痛苦的期待。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初，佳銳的左眼整個眼球脹出很大，已經碰到鼻子，開始化膿。佳銳開始拒絕吃飯。這時，興寧念佛堂得知佳銳的狀況，安排居士二到五名，每天陪伴在他身邊，為他念誦《地藏經》，教他念佛。

佳銳一念佛就不再痛了，從此他開始喜歡念佛。念佛之後，他的左眼眼球開始回縮到玻璃球大小，並且不再流膿。佳銳開始主動要粥喝。

十二月七日，佳銳眼角突然滲出一點血絲，他主動要求洗澡，並且想出去大小便。媽媽怕他冷，就沒有給他擦洗，他哭著說：「媽媽騙我。」媽媽無奈才為他洗淨全身。

當天，興寧念佛堂的曾老師拿著阿彌陀佛佛像告訴佳銳：「阿彌陀佛全身放著金色的光，手裡還拿著很多好吃的，來帶你走。」佳銳聽了以後說：「阿彌陀佛的手裡有蒙牛牛奶。」大家都笑這個孩子太聰明了，居然馬上就想到蒙牛牛奶。曾老師說：「孩子的心比較清靜，開導後，會非常容易往生。」大家陪伴佳銳念佛。佳銳告訴大家說：「我念一句，你們念一句。」同時還讓哭泣的媽媽離開房間，別干擾他念佛。大家都異口同聲讚歎「這個孩子不簡單」。

十二月八日凌晨十二點半，興寧念佛堂接到守護佳銳的居士電話通知：「孩子病危，需要馬上趕到。」大家立即坐車趕到，為佳銳念佛。佳銳也一直說：「阿彌陀佛快帶我走。」凌晨五點，佳銳面朝佛像，在佛號聲中

安然往生。

佳銳往生時，同時有幾名居士看到佳銳頂上冒出絲絲白煙，其父親也看到佳銳的頭頂連續冒出白霧。往生後十二小時，頭頂溫熱，有一隻美麗的長尾巴飛鳥飛到了屋簷上來回跳躍；佳銳身體柔軟如棉；面帶笑容，極其殊勝。佳銳已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前幾天還偷偷抹淚的佳銳母親說：「我孩子得病三年沒有笑過，沒有想到現在卻笑得這麼甜。」

佳銳往生後，眾居士法喜充滿，完全忘記已經一夜不曾睡眠，一口氣又連續念了十五個小時。越念越振奮，越念越精神，聲音越念越大。居士們反覆看著佳銳的笑容，卻總也看不夠，我們從沒有想過一個人在斷氣後會有這麼圓滿的笑容，這是發自內心的笑容，是見佛成佛去的笑容，笑得那麼無憾，那麼甜美。

印光大師說：「若當臨命終時，一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以此至誠念佛之心必定感佛大發慈悲，親垂接引，令得往生，且莫疑我業力凡夫，何能以少時念佛，便可出離生死，往生西方。」佳銳能以童貞清淨之心，臨終念佛，感佛接引。確實讓我輩多年念佛，卻對佛大慈悲願力不能察覺、不能深信者汗顏。

（劉旭）

十九、小孩皆見 祖母乘蓮

我老婆的祖母張氏在陽春灣鎮洞心村住，已八十多歲了。

二〇〇三年春忽然鼻塞流血，去醫院檢查，得出診斷是患了鼻癌，已到晚期，無治癒的可能。在衛生院當醫生的大舅是修行人，專修淨土法門的，遂教祖母念佛求生西方。祖母是頭腦簡單的人，又很信這個孫子，於是就每日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淨土。這樣念了一個多月，奇蹟出現了，鼻子既不流血也不塞了，還能自理生活，不用人侍候了。如此過了大半年，到往生前兩天，家裡很多蝴蝶在房裡盤旋。到往生之日，大舅一人為祖母念佛，念到一定的時間，看面相安詳，全身冷透，唯頂上熱，此係生西瑞相。

我老婆也有奇遇，她回家鄉送祖母時，我教她要不停地念佛。她回來告訴我，她在送殯車上見祖母顯現，祖母笑著說：「我就在司機旁邊的空座上，還多謝兄妹為我念佛，我參加完火化後就去雲遊了，然後要到一個地方修行了。」（並顯現一個金色的地方給我老婆看）隔日又見過世多年的堂兄顯現，告訴她：「祖母已出三界，我自己還不行，你要多為我念佛，我在旁邊聽。」（老婆還問我什麼叫出三界，因她沒讀過什麼佛書，不知出三界是什麼意思）後來侄女告訴大人說曾祖母坐著蓮花在上飄。還有小孩也說見祖母坐蓮花上。

(倪剛記於廣州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日)

二十、百歲老人 斷食往生

王化坤女居士，安徽淮安人，於二〇〇二年七月八日，在安徽省廬江縣實際禪寺往生堂中念佛往生，時年一百零一歲。往生前後，眾人多次見到蓮花，金色佛光持續照注，觀者歎為稀有。

王老居士宿具慧根，她是胎裡素，母親吃肉，她喝了奶水旋即吐出。她聰明善良，樂於助人，總把最喜愛的物品送給別人。九十多歲皈依佛門時，一心想出家，但年齡太大，未能如願，從此一心念佛求生淨土。

二〇〇二年四月間，幾經周折，她如願以償，來到實際禪寺隨眾修行。平時，王老居士生活完全自理，她身體健康，不需要別人照顧，不讓人扶她，很怕麻煩別人。她念佛很精進，佛號不離口，求生的願望強烈而懇切。她曾經二次斷食求往生，第一次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一心念佛。第二次求往生，七天七夜不吃不喝，拚命念佛，她對黃茂珍居士說：「你這次來實際禪寺多住幾天再走。」黃居士深解其意，答應送她往生。七月七日早上，王老居士開始臥床不起，黃居士提醒她：「你要趕快念佛。」她點了點頭，始終在念佛。七月八日上午，黃居士將海青、往生被、香袋蓋在她身上，組織大家輪班助念，並對她說：「你要隨著大眾一起念阿彌陀佛。」她微

微點點頭，張口念「阿」就往生了，時為十點四十五分。此後，段居士曾見到她口中閃了三個亮光。很多人都見到彌陀像前出現白色蓮花。王居士曾見到彌陀像放金光，前面飄一朵曼妙莊嚴的紫紅蓮花。大眾為王老居士助念七十二個小時之後才為她擦洗，發現王老居士嘴唇上有一圈像口紅一樣的紅圈，非常好看。她身體特別軟，手指頭比活人還軟。她的頭頂是熱的。攝像機拍到了許多瑞相。一柱金色的常照光直對骨灰持續照注，從一圈圈的佛光中飄出大大小小的蓮花：金黃、寶石、水紅、蘋果綠……交相輝映，光彩奪目。一柱橙色光柱從空中射下，瞬時閃過。舍利花色澤鮮艷，形態各異。

王化坤居士往生後，一朵盛開的白玉蘭花正對大殿獨開了三天三夜，就如同老居士那猶存的面容。

（佛教五台山網站）

二一、馬夏生居士往生紀實

公公馬夏生，浙江省溫嶺市鈞濱鄉高巖村人，生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初二，於二〇一〇年農曆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安詳往生，享年七十七歲。

公公平生是不信佛，沒念過一句佛號，也不吃素，直到臨終前信佛、念

佛，即蒙阿彌陀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一次圓滿殊勝的經歷，讓我一直法喜充滿，更堅定了念佛的信心。對佛父的感恩之情無以言表，唯稱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今年農曆七月中旬，公公感到腰疼，我們帶他到醫院掛鹽水，拍片結果是骨折，回家就睡床上半個月左右，其間也有起來走動。

八月初，我問他：「爸爸，我拿念佛機給你聽可以嗎？」他當下說：「好的。」公公在聽念佛機兩天後，腰就不疼了，接著我問他：「你知道念佛機在念什麼嗎？」他說：「不知道。」我就對他說：「爸，念佛機在念阿彌陀佛，人生是苦，到極樂世界才有真正的快樂，你不要牽掛我們，以後我們都要去的。念阿彌陀佛，如果壽命沒到，病會很快好起來；如果壽命到了，就能乘蓮花到極樂世界，到了那裡就和阿彌陀佛一樣，有神通力，你想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他說：「知道了。」就和我們一起念佛了。

過了兩天，我沒聽到他念佛的聲音，就問他：「爸，你在念佛嗎？」他說：「有。」（其實他心裡在念）「如果阿彌陀佛來接你，你去嗎？」我又問。他反問：「我怎麼不去呢？」公公的大女兒在邊上說：「爸，你有想阿彌陀佛嗎？蓮花放下來時，你要跳上去。」公公說：「怎麼這麼好跳？」（他以為自己不是一向念佛的，哪有這麼容易）我說：「爸，你念佛，佛一定會來接你的，你要跟阿彌陀佛走。不管你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來，

你都不能跟他們走。」他就一直念佛，手捏著拳頭往上舉，就像宣誓一樣大聲地念著佛，手和念出的佛號很一致，一句一句的佛號念得又快又齊，我說：「爸，你不要急，慢慢念。」他如若無人一般，就這樣念著阿彌陀佛……

又過一天後，公公的三女兒問：「爸，你在想什麼？」他說：「我在想阿彌陀佛。」

公公自從生病在床上到往生前，大小便都是自己料理，床上很乾淨，臨終前幾天已不進食，吃下去的全吐了，到臨終前臉色一直很好，就是有點消瘦。

臨終前三天，公公已發不出聲音，手就在打著拍子，和念佛機的調子完全融合在一起，我問：「爸，你手在做什麼？」他手指著念佛機，意思是說他在念佛，接著他的手抓摸著床邊阿彌陀佛像上的蓮花，從口袋裡掏出錢給佛，用手指頭敲著佛像（意思是說怎麼還不來接我），還不時地看著錶，用力想抓蓮花，我對他說：「你就念阿彌陀佛，不用急，一心念去。」四個女兒、女婿和我一家人就整齊地念著佛號。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公公閉著眼睛，用手指著褲子，示意家人拿尿壺。下午五時四十分，公公如睡著一樣安詳往生。全家人立即跪下，不斷地念著佛號，因為先前已和家人說不要動公公的身子，也不能哭，全家人就齊

心協力地配合著。感恩佛力加持，讓一切都是如此圓滿。

當晚，公公第三個女婿夢見公公坐著蓮花，含笑西去（他是來告訴家人已經往生極樂）。從八月二十三日晚到八月二十四日，公公的頭頂一直是溫熱的，八月二十四當天，更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助念蓮友給公公穿衣服時，公公全身柔軟，腳可以雙盤，原來他的腳在十七年前就摔斷了，一向是直著走路和穿褲子的。其中一個叔公常年幫死人穿衣的，他說從來沒見過如此景象，太不可思議了。

謝客的席上都用素食，得到全家人的支持，阿彌陀佛全給安排好了，感恩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大願大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陳雪芬記）

二二、慈母李余惠明居士往生紀實

我的母親姓余名惠明，一九一六年出生，農曆生日與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同一天。

年輕時，母親就讀於廣東體專，畢業後留校擔任老師，多次參加省運會及各項運動比賽，屢獲獎項。結婚後，母親把全部精神放在家裡。抗日戰爭中，父親在前方作戰，母親則辛苦地帶著孩子躲警報，逃難到大後方。

一九四八年，我家從中國大陸遷居台灣。母親過著克勤克儉的生活，照顧七個子女，每天從早忙到晚。

個性隨和、心地善良的母親，凡事都為別人著想。她會為了不願吵到小狗睡覺而繞大圈子進房。我念中學時，有一段時間常去打鳥，母親知道後就告訴我不要去傷害生命，並以一首古詩「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來勸戒我，要我多為巢中嗷嗷待哺的小鳥設想。

母親跟佛法很有緣分。我二十多歲時，經弟弟引導去佛堂禮佛。不久又經同修介紹，共聽某法師的佛學講座，越聽越法喜充滿。聽完經回家，就請母親多念「南無阿彌陀佛」。有一年她過生日，我送她一本《淨土聖賢錄》作禮物，她高興地一直翻閱，後來就認真作早晚課。

一九九六年，母親胃出血，我匆匆從僑居地美國舊金山趕回台灣，每天守在母親床邊，直到她恢復健康出院。一九九八年剛過完年，母親突然中風住院，左邊手腳不能動。母親半身不遂後，對一切事都逆來順受，從不怨天尤人。

每次我回台探望母親，都會對她講述《阿彌陀經》的內容，並陪她一起念佛。假期結束回美前，我也會特別交代照顧母親的菲律賓籍看護：「家裡念佛機每天都要開著，不停小聲播放佛號，提醒母親念佛。」

我經常從舊金山打電話給母親，每次都問她有沒有好好專心念佛？她都

很肯定地說有。我常提醒她念佛要從早念到晚，不要間斷夾雜，睡不著就念佛。她都回答說好，並呼應我說：如果斷斷續續地念佛，就像念珠斷，珠子散落一地，不成串了。同時她還說要將念佛功德迴向法界一切眾生，祈望都能往生極樂世界，離苦得樂，一生成佛。

二〇〇〇年秋，她再度中風，腦部受損比上次還嚴重，吞嚥困難。快年底時，醫生為她在胃部開刀，裝入胃管餵食。手術當晚，看護說母親已出聲念佛快一天。母親出院回家後，我仍常在電話中提醒她說：「您只要念佛，必可蒙佛接引到極樂世界。」她也用非常堅定懇切的語氣連聲說好。

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早上十一點鐘，母親心跳很快，弟弟將她送到醫院救治。下午四時許，醫師見她心臟及呼吸都不正常，而進行急救。稍後醫師宣布急救無效，母親已往生。弟弟和他九歲的女兒馬上進入病房。侄女十分沉著堅強，用手把眼淚擦乾後，就開始在旁邊念阿彌陀佛。約十五分鐘後，侄女突然見到窗外遠處有一道金色光芒，離病房愈來愈近。侄女用手輕拍正低頭專心助念的舍弟，示意他留意窗外。當時金光愈變愈亮，好像一條金光大道，路旁有許多菩薩。就在那時候，侄女見到全身金光的阿彌陀佛，從遠處穿過玻璃來到床邊，一朵蓮花也從金光中緩緩飄來，無比莊嚴殊勝，不久，阿彌陀佛與諸菩薩聖眾緩緩轉身離去，蓮花也在金光中跟隨佛後逐漸消失。

接到母親往生的消息，我趕回台灣。侄女告訴我當天她所看到的一切。聽完後，我瞻仰靈堂中的母親慈容，回想多年前，母親曾輕輕把我叫到她房間，說她有話要告訴我。她說：「以前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你要勸我念阿彌陀佛，去西方極樂世界，以為是去死，卻又不好問你。但見你那麼孝順，我想你一定是為我好。最近我終於明白，你是要我念佛，將來到西方極樂世界，只受諸樂，不受諸苦，壽命無量，一生成佛。」當時母親突然覺悟的一番話，此刻一直在我耳邊繚繞……

（作者：舊金山李松堅居士 轉載自二〇〇二年《慕西》第四十三期）

二三、四川德陽居士站立往生記

四川省江油市王居士講姐夫學佛和往生的過程，非常詳細，現記錄如下。為了便於讀者閱讀，統一用第三人稱，稱呼也有改動。

她姐姐、姐夫是德陽市的公務員。姐夫大學文化，愛看書，愛旅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他的座右銘。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德陽萬佛寺開放不久，他倆禮拜天去參觀旅遊，結緣了幾本佛教小冊子，其中一本就是《覺海慈航》。姐夫一讀就感興趣，以後經常去寺院找書看。讀了幾年佛教書刊，對佛法有些認識，但還是將信將疑。直到後來讀了陳兵教授《生與死——佛教輪迴說》這本二十四萬字的大部頭，又參加了幾次佛七，才

基本上確立了佛教信仰。兩人退休後，學佛也從地下轉向公開，每天堅持念佛、拜佛、早晚打坐，從不間斷。上街買菜，她姐姐都是默默地念佛。老倆口在公園散步，也不說閒話，各人在心裡念佛。為了不影響修行，他們盡量減少人際交往，少攀緣，不走親戚，不串門；不說張家長李家短，要說就說佛法，勸人念佛。物質生活力求簡單、省事，節儉惜福，不與人攀比。堅持吃長素，兒女給他們祝壽，壽宴上全是素菜，全家人其樂融融。在父母親的影響下，兩個女兒已開始學佛，滿腦子科學觀念的兒子也開始看佛教書籍。老倆口在一起，也少談家庭瑣事，不回憶過去的人我是非、恩恩怨怨，只是交流修學心得。

一天，妻子對丈夫說：「昨天晚上我打坐念佛時，看見了阿彌陀佛，全身金光閃閃，阿彌陀佛和善地問我：『你想不想往生到極樂世界？』我說：『當然想。』阿彌陀佛說：『那現在就去好不好？』我遲疑不決，心想：小女兒還沒有成家，我怎麼放心得下？但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正猶豫時，阿彌陀佛笑了笑，忽然不見了。我心裡好後悔呀！當時為什麼不一口答應馬上就去！」老頭子沉思了一會兒，說：「佛菩薩叫我們看破一切、萬緣放下，這句話說起來簡單，要做到可真難。」

老頭子又接著說：「人生在世，五欲六塵，各種感情糾纏，理不清，剪不斷，要讓這顆心不打妄想，老實念佛，沒有嚴格的自我要求和長期訓練，沒有一絲不苟的作風，確實很難。你這回的經歷，增加了我往生的信心，

只要信願堅定，認真念佛，和佛菩薩心靈相通，西方三聖一定會接我們去極樂世界。」

從此以後，老倆口更加精進，通知兒女們盡量少來看望，少打電話，打電話定在每個月的一日中午十一時至一時，特殊情況例外。三個月後的一天上午，老太太上市場買菜回家，喊門沒有人開，只好放下菜籃子，自己掏出鑰匙打開門。客廳、飯廳裡沒人，廚房、衛生間裡也沒人。老頭子臥室的門虛掩著，老太太推開一看，老頭子背對著門，面向西邊的窗戶直挺挺地站著，床頭櫃上的念佛機正響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舒緩的旋律。

「莫非老頭子聽佛號入神了？大聲喊門都聽不見！」老太太幾步走過去，看見老頭子雙手合十站在窗前，眼睛微微閉著，像睡熟了一樣。「喂！擇菜囉！」老頭子不答理，照樣合掌站著，臉上一點反應也沒有。老太太有點疑惑，推推他的背，紋絲不動，再推推，還是不動。老太太慌了，伸出手掌貼近他的鼻孔，怎麼沒有一點出氣的感覺？摸他的手腕，怎麼摸不著脈搏？掰開他的眼皮，眼珠定定的，一點光都沒有。老太太緊張得心像要跳出來，「難道他……」一時間惶惑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舒緩的旋律，讓老太太回過神來，她的目光落在床頭櫃上，念佛機下面壓著一張紙，雙手顫抖地捧起來，老

頭子那熟悉的字體端正地展現在眼前。

「師兄老伴：我先走一步，在極樂世界等你。一週前我就見到阿彌陀佛，知道自己要往生了，心裡非常高興，但不敢告訴你。你我夫妻近五十年，一同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坎坎坷坷，磕磕絆絆。值得慶幸的是，臨近退休時終於接觸了佛法，全身心投入念佛法門，這一輩子沒有白活。我往生後，不要慌亂，不要動我的身體，讓念佛機繼續開著，你也跟著念佛，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該吃飯時就吃飯，等明天早晨再打電話通知兒女。遺體送到寺院火化，骨灰就撒到寺後的樹林裡，不要買什麼骨灰盒，四大皆空。你要抓緊念佛，一心念佛，切記，切記！」

老太太一看下面的日子，昨天就寫好了，「怪不得昨晚他洗了個澡，這老傢伙硬是穩得住，把我瞞得一絲不露。」看了老頭子的遺囑，老太太的心裡踏實了，跟著念佛機也小聲地念起來：「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舒緩的旋律在安詳的房間裡迴盪著。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淨空法師述）

二四、三代往生記

（一）奶奶往生

我的奶奶二十四歲守寡直到八十三歲往生。

奶奶的一生善良、勤儉、慈悲忍讓。記憶中曾聽母親講述過奶奶的一些往事。有一年下大雪，奶奶把自己唯一的一條棉褲送給了別人，自己卻穿單褲，後來被姑姑發現，問她也不說。鬧饑荒的時候，奶奶經常把自己的飯倒給討飯的人吃。走在路上，只要看到吃的東西，奶奶總是撿起來就吃下去。解放前末學的父親在家鄉買了幾十畝田，租給堂哥種，奶奶當時住上海，每次回家鄉都帶很多衣服，從城鎮一路送給人家。租給堂哥的田也從沒有收過租金，反而還給堂哥管理費。

有著深厚善根的奶奶很有佛緣，在晚年聞到念佛法門後便深信不疑。奶奶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分的一天早上買菜回來後，向別人家裡借了一個爐子，連同自家的兩個爐子燒水洗澡。洗完澡後就坐在床上發呆，問她哪裡不舒服，奶奶說沒有不舒服。後來奶奶就讓人拿壽衣給她穿，沒過多長時間奶奶就念佛安詳往生了。

（二）母親往生

末學的母親名叫王吉英，一九一六年出生在江蘇省寶應縣一戶農民家裡。

母親從沒讀過書，但她天生懂得孝養雙親、尊長愛幼。母親十歲就幫她的繼母洗了一百天的髒褲子（外婆生大病，排出的大便都是膿血污穢的東西）。外婆死後，十歲的母親帶一個四歲的弟弟，還要服侍生病的外公。十三歲時母親去常州做傭人，其間手腳都凍壞了，白天母親照常幹活，晚上則躲在被子裡哭。掙來的錢都帶回家養她的父親和弟弟。有一次託人帶錢回家，結果那人把錢自己花了，母親得知後竟一點怨言都沒有，反倒體諒那人也是迫於生活困苦無奈才那麼做的。

二十七歲時，我的母親受我前母的拜託，嫁給了我父親。前母和母親是好朋友，病危時她將三個男孩託付給了母親，母親答應了。當時大哥九歲是健康的，二哥六歲出水痘很嚴重，眼睛都出壞了一隻，三哥三歲病得奄奄一息。三個孩子沒有人照顧，穿的毛衣每個衣孔都有一個虱子。母親就在這種情況下撐起了這個家。一年後母親生了四哥。

我的父親在常州公安局工作，他和一位女警好，常不回家。母親自己帶著四個孩子在家裡吃鹹菜，艱難度日。後來母親和父親商量說：你把妹妹（指女警）帶回家住，我服侍她。父親同意了，他們搬了回來，每天下班回家後，父親和小媽（我們孩子都這樣稱呼女警）就待在房間裡，從不做家務。母親燒飯、帶孩子、做雜務事，還請他們出來吃飯。末學的小媽家人住在常州的鄉下，每天進城賣草，母親就每天燒飯菜招待小媽的家人。母親把小媽當親姐妹樣的看待，沒有一丁點的怨恨心，也從來沒在我們小

孩子面前講過父親一句不是。（在那個年代，一夫多妻還是較常見的）

常州解放時，父親和舅舅接到命令到台灣，父親半途生病又回來了，舅舅一個人去了。在父親去台灣路上的那段時間，母親一個人照顧幾個孩子和小媽，小媽不做事，一回來就看書，母親依舊一點怨言沒有。在媽媽心裡，只要是父親喜歡的人，也是她最親的人，父親幸福，母親就幸福。

解放後我父親因在公安局工作被定為偽警察，就是「壞人」了。小媽也走了。因為奶奶在上海，我們家又從常州搬到上海安住。在上海生下了我。一九五五年上海大動員回鄉，母親還生病，就又要跟著父親回到江蘇寶應縣的老家。一家六口人都不會幹農活，父親又生病，全家大小都靠母親一個人。

母親對前媽所生的三個哥哥非常好，比對我們還要好，我從來沒有聽母親罵過他們一聲，甚至都沒有高聲說過一句話，沒有一點點偏愛己出之心。母親盡心盡力照顧這個家，始終讓這個家充滿祥和與溫暖。母親也從不論人是非，也不會串門，生活中任何的屈辱和傷害在她那裡總能被輕輕地柔和地化解掉。母親一生愛看古戲（淮劇）聽小說（我想母親一生做人的理念和價值觀應該是受了古戲的影響，因為古戲都是講聖賢教育的）。她的寬厚仁慈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們兄妹幾人，以致我們幾個孩子成家後夫妻感情也都很好，從不吵架。

末學長大了一點時，常常聽到母親燒飯時念觀世音菩薩。

母親當年被定為四類分子，當時同樣性質的人都被拉去批鬥，唯有母親除外。當年和舅舅一起去台灣的人中，舅舅後來是最有錢的。母親七十八歲那年，舅舅從台灣回來，給母親買了兩棟房子，給我們兄妹、親戚，包括小媽在內好多錢和金子。末學認為這都是觀世音菩薩保佑的。舅舅回來後我們全家一起去常州玩，當時已嫁人的小媽也被我們邀請來，長輩們在一起其樂融融。小媽也把我母親接去她家住了好多天，小媽的孩子對我母親也極為孝敬，打好洗臉水、洗腳水，親自端過去。

母親是在八十三歲那年開始念佛的，後來她也後悔說念佛念得太晚了。母親以前念觀世音菩薩，但平時更多時間還是喜歡看古戲、聽收音機，後來在我的勸導影響下，也就自然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了。在母親八十六歲那年冬天的一個下午，她坐在床上念佛，看到對面牆壁上有阿彌陀佛顯現。之後，母親就更精進念佛了，一天到晚佛號不斷。

二〇〇五年農曆六月初，母親八十八歲，她說：昨天晚上我看到觀世音菩薩了，穿著白衣服，又高又大。第二天母親又跟我說：昨晚有位出家人叫她念佛要念清楚、聽清楚。母親平時念佛是默念而且念得很快。

六月十三日母親已不能講話了。我從早上開始給母親助念，念了一天，晚上請了一位佛友來跟我一起又念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六點鐘，我們把她

送到鄉下的二哥家。到了二哥家，可能因為一路的顛簸，母親的鼻子歪了，兩手緊握成拳頭。這時正好看到鄰居家買了一斤小龍蝦，我就買下為母親放生，之後繼續為她念佛，沒過多久，母親的鼻子就正過來了。在平時我曾為母親發過一個願：希望母親臨命終時惡緣離開，善緣助她念佛。果然此願得以實現，當天母親的孫子孫女都沒回來，哥嫂都在外面照顧親朋好友，只有我一個人坐在房間幫母親助念，無一人來打擾。

十點多鐘母親在念佛中安詳走了，原來緊握成拳的雙手也鬆開了。三哥他們把母親從房間抬到客廳，我繼續為母親助念。有時，母親會發出陣陣熱氣過來。從上午十點多念到下午五點多下冰棺，大家都看到母親的眼睛睜開了還很有神。在她往生前我就取下了她的假牙，可是母親的笑容卻像年輕時一樣，特別甜美，大家都說比生前還漂亮（母親是天生麗質的）。過了幾天，放在冰棺中的母親，也就是火化時，母親的氣色依舊很好看，手的膚色如同活人一般正常，呈現出種種的瑞相。

（三）三哥往生

末學三哥名叫陳壽富，是江蘇省寶應縣人，三歲喪母，從小體弱多病，由繼母（即末學生母）撫養大。三哥為人質樸，孝悌忠信禮義他都會盡力做。

三哥十六歲跟著父母從上海回到蘇北農村，他開始學著幹農活。挑大運

河時，一天幹下來已經很累了，他還給年長的人打洗腳水。幹活得到一點點大米，就省下帶回來給母親、小哥和我吃。我們在家裡有時沒有一粒米，吃青菜度日，母親已餓得起不了床了，多虧三哥帶回來米救急。三哥三十三歲那年，父親病危，三哥為了能買到棺材，大雪天裡奔波了好幾天才買到。三哥沒有婚姻緣，一生沒有自己的小家庭，但是他對每一個侄兒侄女都平等關愛，還幫助四哥撫養了一個孩子成家立業。

以前我曾勸三哥念佛，當時他不肯念，後來母親往生，他為母親守夜時開始為母親念佛。

二〇〇九年春天三哥得腦充血，住院進行治療，花了幾萬元才好轉。二〇一〇年三哥頭腦又出現問題，並且已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第二天得知消息後，我從常熟趕回家，看三哥的情況不妙，我就建議送他到農村的二哥家裡，空房沒人住有利於助念。

因為三哥平日裡不學佛，只來了幾位助念的蓮友，並且只助念了一天。後來就我一個人七天七夜給哥哥助念，睏了就睡一會兒，堅持不懈地一直念。念佛到第三天，三哥的臉腫得像豬頭一樣，眼睛都看不到。我就求佛菩薩加持哥哥，並為哥哥更加精進地念佛迴向。早上一看，哥哥的臉完全恢復正常了。因為三哥以前是在屠宰場工作的，所以才感召此報。有一個助念的蓮友晚上做夢，夢到一船的豬頭。

在三哥臨終前幾天，他不吃不喝、不講話不睜眼，呼吸平穩，我們都以為他好起來了。第六天晚上我實在困了，從八點多睡到了十點鐘。突然有個很大的聲音將我吵醒，也不知從哪裡發出的，好像很憤怒的聲音。起來一看四哥和一位鄰居在抽煙、聊天，再看三哥氣已到胸口，快不行了，我就讓四哥他們去睡覺，怕他們影響三哥。我一個人觀察著哥哥的呼吸並隨之念佛，並不時給三哥開示，提醒他念佛。聽侄媳婦說醫生給三哥臉上縫針時，他還念佛呢！針對哥哥的情況我也應機開導他，沒有結婚就沒有拖累、牽掛，盡快念佛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許哥哥真的放下了吧！在助念的七天七夜中，他始終不講話，但我看他越來越好。

第七天早上大約三點半時他睜開眼睛，嘴巴在動，很歡喜的樣子。三哥走了！後來我們又請了十幾位同修助念，念了幾個小時之後，三哥的嘴就合攏了，下巴轉紅，念到二十二個小時時，助念的師兄看到三哥臉上有汗，都是亮晶晶的大顆汗珠。念到第二十四小時時，師兄們把三哥的帽子拿下來，頭上也冒汗。大家很驚奇：怎麼三哥花白的頭髮變得烏黑呢？眉毛也變成烏黑，頭頂發熱，三哥笑眯眯的，很莊嚴。火化後，我們看到他的骨灰呈粉紅色，宛若蓮華狀。

（作者：妙音）

二五、植物人念佛 安詳往生

念佛一法，乘願往生，法爾自然，隨意所願，皆可得度。然垢障凡夫，或囿於凡夫知見，故有不敢徹底信受者。近聞一植物人念佛，安詳往生，可為念佛往生之有力證明也。佛願不虛，豈欺我哉！

湖南長沙市周希味，男，六十八歲。轉業軍人，廠裡幹部，共產黨員。二〇〇二年中風，不是很嚴重，只是不能遠走，生活基本能自理。後來又住過一次醫院，但無大礙。二〇〇五年八月病情惡化，第三次住進醫院。走著進去，卻坐著輪椅出來了。回家後慢慢又恢復了，基本能走路，生活依然能自理。

二〇〇六年四月分右半身不能動了，大小便失禁，常尿身上，嘴也不能講話，人幾乎完全失去了知覺。家裡請一二〇急救車第四次把他送到了長沙市中心醫院。診斷為嚴重腦出血，有一乒乓球大的血在腦裡。醫生說：「開刀不開刀都會是植物人。」是否治療，愛人杜永華與兒子出現了分歧。兒子說：「不放棄治療，也許有奇蹟出現。」愛人因學佛故，主張把老頭送到廟裡去，醫生既然無能為力，也許佛菩薩能把他救好。如果壽元到了，就希望阿彌陀佛接引他往生。商量來商量去，媽媽最終強不過兒子，只好順兒子意，把錢通通交給兒子，說：「由你們去處理吧！我不管了。」自己一個人悄悄地乞求阿彌陀佛挽回兒子的良心，讓老頭子少受點痛苦。

周希味在醫院沒做手術，只是打了些點滴等保守治療，全身插了五根管子（手上、鼻孔、口腔、心臟、尿道），其痛苦可想而知。因不能言語，只好用還能動的左手不停地扯管子，用腳掀被子。不得已，醫生只好把他手綁起來，說他是無意識的動作。一家人一看即知他內心很痛苦，難以承受。住了一個月零八天，無有絲毫好轉，兒子也失去了信心。又聽媽媽說一直在乞求佛菩薩挽回兒子的良心，心裡極不是滋味，見醫生也沒辦法，於是對媽媽說：「那就交給你處理了，我們不管了。」杜居士便帶著老頭子扯掉五根管子，離開了醫院，直奔紫竹山開元寺而來。兒子以為爸爸會死在途中，結果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顛簸，順利到了寺院。兒子很感動，第一次向佛菩薩磕頭頂禮後即回家了，把父親完全交給了媽媽、交給了阿彌陀佛。

到了廟裡，只見一個個衣著奇怪的光頭和尚走來走去，也不知到了哪裡，以為自己已不在人世了，心裡恐慌不已。他愛人講：「這裡是寺院，都是些學佛的人，他們心地善良，對人很好，你放心，不用害怕。」廟裡的師父居士個個都很慈悲，有空都去開導他、安慰他，勸他念佛往生西方。他以為大家都希望他早點死，於是一見人來即把眼睛一閉，不願再見任何人。師父們依然慈悲不捨，抽空給他開示，告訴他：「阿彌陀佛是大醫王，你念佛，佛會幫你治病，減輕痛苦。如壽未盡，慢慢會好起來，如壽已盡，則可乘佛願力往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非常好，衣食自然，壽樂永恆，沒

有一點痛苦。往生以後，可以永遠和念佛的愛人在一起，還能去度化一家人，都到極樂世界……」

十天以後，他的態度開始變化，人也漸漸清晰起來，還能說簡單的話了。有一位年輕莊嚴的比丘尼佛喜師常開導他，也許有感於她的慈悲，及對人世的看破，心想自己活了一大把年紀，現在動彈不得，一無是處，活著也只能給家人增加麻煩，還有什麼看不開放不下呢？蒙三寶加持，自然也放下了對兒孫的牽掛，對人世的留戀……他一見佛喜師，即高興地說：「謝謝，謝謝！」師父走的時候，還搖手說：「再見，再見！」

在廟裡耳濡目染多了，周希味對往生有了正確認識，對師父們的用心也能體會了。見人不再反感，樂於接受師父們的開導，並主動把床邊桌上的佛像放在床鋪中間，以便隨時可以看見莊嚴慈祥的阿彌陀佛。過了十二天，兒子來看父親，見父親一點不癡呆，還拉著自己的手哭了。兒子講：「爸爸，您瘦了。」杜居士說：「十多天沒吃東西，不瘦難道還能長胖？要不讓他再回長沙醫院去？」一聽說到醫院，周希味連忙把伸出的手縮回來，表示不願再回到醫院。看來他已安下心來，準備彌陀來接引往生了。往生前兩天，右邊彎曲不能動彈的手腳突然伸直了，完全如正常人一樣。住到第二十天，在一片佛號聲中，安詳往生，毫無痛苦。助念一天後火化，得很多五顏六色的舍利花。

平時專修的人念佛往生，見得多了，也就不足為奇。植物人念佛，一天
天好轉，最後安詳往生，可謂難得一遇。佛法不可思議，可不信佛的人因
無切身體會，又有幾人能相信佛法的不可思議呢？周希味的兒子見父親在
廟裡沒用什麼藥物，除了喝點開水牛奶之外，幾乎沒進飲食，卻奇蹟般地
活了二十天，身體不但未惡化，反而好多了，與醫院時之情形判若兩人，
最後又走得如此輕鬆痛快，親眼目睹佛力的不可思議，也開始念佛了。

南無阿彌陀佛！

（杜永華口述 智隨法師記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參、助念往生

一、臨終遇淨土 家父生極樂

家父周少林於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三日上午八時十五分捨報，結束了長達八個月的病苦。

在他最後半年的歲月裡，已無法正常進食，只能喝一些果汁，嚴重的營養不良導致後來需抽血檢驗時，即便是資深的護理人員也要多次才能完成抽血，不是血管太細太硬，就是抽不出足夠的血化驗。原本六十幾公斤的人到逝世時體重只剩下三十四點五公斤。

早在今年（二〇〇七年）四月經由一法師的介紹，一位擅長醫療腫瘤的林醫師就宣告家父的病已無法處理，建議我及早把他轉到安寧病房。但他的主治大夫始終沒有放棄他，努力地醫治他，以致於從今年四月起，家父進入手術房不下十次，身上的管子越插越多。每次手術後，他的身體都大有起色，本以為他的問題已經解決，但沒多久又出現新的問題。每次看他忍著劇痛，痛苦的表情，以為他恐怕熬不下去了，但過幾天後，他又可以坐輪椅出去散心。就這樣我的心隨著他的病況多次上下起伏，直到有一天讀到《地藏經》的一段經文：

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久處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

或夜夢惡鬼，乃及家親，或遊險道，或多魘寐，共鬼神遊。

日月歲深，轉復尪瘵，眠中叫苦，淒慘不樂者，此皆是業道論對，未定輕重，或難捨壽，或不得癒。

才猛然明白家父已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處境，於是我決定再為他持誦二十一部《地藏經》來減輕他的宿業，為了如法持誦，我亦發願茹素。

在持誦《地藏經》的過程中，我經常陷入重度的昏沉，頭頂感覺有千斤重擔罩住，一部《地藏經》經常無法一次誦完。就這樣持續了兩三個禮拜，這種情形我已多年未發生。這段時間，父親在醫院裡經常無法入眠。有時張大著眼睛，似乎在注視某些東西；有時臉上會現出驚恐狀，雙手不自覺緊緊抓住病床的護欄。有一個晚上他踢掉所有的被子，哭喊著：「不要！不要！」有幾次半夜說有人來找他，吵著印傭帶他下去找朋友，一切就如經中所說「業道論對」。此時我知道他的陽壽將盡，業障現前，常鼓勵他念佛。

對一個沒有宗教信仰，不知西方淨土的人來說，要他持誦彌陀名號，真的很難！也讓我驚覺這二十年我都空過了，我把自己困在五毒中，而沒有把心放在道業上，以致我無力使他對彌陀產生信心而念佛。這十幾年來沉溺在金錢的追逐中，極少為家父誦經布施祈福，心中悔恨無限。這時我才想到要聯絡一位多年的好友（已出家），想透過她為家父做一些功德，很

不巧，幾個月以來我始終無法聯絡到她。直到九月底，在網絡上無意中看到她的e-mail，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寄了一封mail給她，但依然石沉大海，心想她可能在閉關吧！既然因緣如此，也就作罷了。

後來，我想到曾有一位友人告訴我，他父親臥床時，請法師來為他作三皈依，心想如果父親能在走前成為三寶弟子，種上善根因緣也是很好。

九月三十日，嫂子（法號「淨了」）透過同修的幫忙，請了淨土宗協會的法師到病床為父親開示與皈依。已經多日無法下床的他，那天竟然可以下床坐輪椅，我們找到他們時，印傭已經帶著他在外面逛了一陣子。我們在台北醫學院找一處人煙較為稀少的地方，法師為他皈依了。有趣的是，皈依儀式完成後，法師問他高不高興，他笑得好開心，點頭說：「高興！高興！」法師又問：「老居士，您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平常很少言語的父親竟然問：「接下來我要做些什麼呢？」法師笑著回答：「你什麼都不用做，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好。」皈依與開示大約進行了兩個小時，我們很高興，也很驚訝父親的身體竟然可以撐這麼久！

十月一日晚上，慧淨師父正好到病房探視一位住院的弟子，因為弟子的眷屬走錯病房而巧遇我兄嫂，兄嫂送他們回病房時，師父很慈悲地來到病房來探視我父親，並為他開示，而且還用國語帶爸爸及家人念了一段佛號。當時父親雙手合掌跟著念，哥哥直讚歎因緣不可思議！

十月十三日，早上起來誦完《彌陀經》，用完早餐，哥哥來電通知，父親已在八點十五分逝世。

趕到醫院時，父親已送往往生室。前往往生室途中，遠遠就聽到念佛聲，裡面來了許多蓮友，法師正在為父親開示念佛，我坐下來沒多久，就聞到一陣一陣的香氣傳來，並看到很強的光（有其他的蓮友也感覺到），心中很明白是聖眾來接引。當時心中十分震撼，始信彌陀的悲願不可思議（只要稱誦名號定來接引），這也是我所以花了許多時間記錄這段事件的本衷。諸佛菩薩的願力真實不虛！

十月十四日，早上七時三十分，蓮友們開始為家父淨身，換上海青準備入殮，最後在每個子孫手上倒一些檀油，讓我們塗在他的臉部及四肢。當我摸到父親的手時，驚訝的發現他的身體柔軟無比，臉上的氣色較他生前紅潤許多，原本腫脹的右腳也消腫了許多，這些瑞相若不是親眼目睹真是難以置信。因此，我對諸佛菩薩的悲願更加深信不疑。感謝家父忍受病苦來教化我，喚我回頭。諸佛菩薩功德不可思議！

趁著記憶猶新記下這段往事，一則希望這段往事能使同修好友對彌陀的救度生起決定信心，一則提醒同修好友，平時別忘了念佛為父母廣植福田。

（蘭芬記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日）

按：殺業怨家欠債多，將何詞理見閻羅。

教君一路超生法，不如知悔念彌陀。

二、奶奶孫中秀往生紀實

我的奶奶孫中秀，九十二歲（一九一六年十月 |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山東濟南歷城區華山鎮王保村人。

奶奶於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日摔傷，臀部骨盆和手臂骨折，完全不能動，因為年齡太大，醫院無法治療，只好回家養傷，二十四小時要有人照顧。摔傷期間，疼痛難忍，日夜叫喊，難以入睡。因為疼痛，老人時常念叨讓已經過世的親人來帶她走，有求死的心。

我們家就我和媳婦兩個人信佛，我倆就開始教奶奶念佛。因為奶奶耳朵聾，眼有白內障，左眼一直閉著，只有右眼還能看到點光，也不識字，教她念佛很困難，趴在她的耳朵上使勁喊才能聽到，教了很長時間才會念四字佛號。這時，我們就勸慰她，除了阿彌陀佛誰也不能也不敢來帶你走，讓老人有求生西方的心，老人就叫喊著：阿彌陀佛啊，你行行好吧！快來帶我走吧……一遍一遍地念。結果，念出阿彌陀佛的當晚，就很安穩地睡著了，真是佛力加被不可思議。

念了一段時間四字佛號後，我媳婦又教奶奶念六字名號「南無阿彌陀

佛」，當下就念出了六字佛號，念了幾天她病情大有好轉，也不再日夜地喊叫，也能坐起來吃飯了。天好的時候，我們也給奶奶穿上衣服，出來曬曬太陽。

這樣大約過了三個多月，這期間就再沒有聽到奶奶念佛了，二〇〇八年過了正月十五，情況變嚴重，有半個月沒有大便，吃藥也不管用，營養點滴也打不進去了，水也不喝，飯也不吃。過了幾天開始拉肚子，左手出現浮腫。前幾天的時候兩眼是一直閉著的，不管誰叫她都不睜眼，就在往生的前三天，兩隻眼睛忽然都睜開了。這些都是馬上要往生的跡象，而我們以前沒有接觸過，也就沒在意。看到奶奶情況有變，二月二十三日，我在淨土家園主辦的淨土論壇留言請求助念，希望通過助念能使奶奶好起來。

二十六日的前一天，奶奶一整天都沒闔眼，我和媳婦在奶奶床前念佛，也教她念，奶奶就一直瞪眼看著我們。媳婦問奶奶明白嗎？奶奶點點頭；問奶奶看到阿彌陀佛沒有？奶奶也輕輕地點了點頭。我在她的床頭上放了念佛機，放淨宗師父念誦的佛號，媳婦在家沒事也在奶奶跟前念佛。

往生的這天，媳婦十點多就給我打電話說奶奶看樣子不行了。早上還好好的，我媽要倒水給奶奶濕潤一下嘴唇，轉身拿水的剎那，奶奶就沒呼吸了，一看錶十點五十五分。這時我剛下班還在回家的路上，媳婦就在奶奶床前念佛，一邊忙一邊念。我中午十二點左右趕到家裡，家裡人已經給奶

奶穿好衣服了（我曾經給家裡人說過，奶奶嚥氣以後八小時內不要動身體，可是他們也沒聽我的，奶奶一嚥氣就給穿壽衣了）。

一進家門，看到來了很多人，親人在哭，鄰居在幫忙，情況很亂。我忍著淚水，一邊勸大家不要哭、不要亂，一邊著手準備助念。我給奶奶蓋上往生被，請來三聖像，點上香，開始助念，我趴在奶奶耳邊開示說：孫中秀，我是佛益，現在你已經死亡了，該看到了真實的死後世界，既然這個死後世界存在，那佛所說的西方極樂世界也一定存在，極樂世界沒有痛苦，只有快樂……要去那裡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阿彌陀佛馬上來接你了。來，跟我們或者念佛機一起念佛（當時我們佛號念得很雜不一致），南無阿彌陀佛……

念了一會，我又用淨土家園的助念開示文選其中的部分給奶奶開示了一下，這時弟媳婦也加進來一起助念。屋裡屋外人很多，聲音很嘈雜，但我們三個專心念佛號。十二點四十主持喪事的不願意了（本地風俗不能停留太長的時間），他們就把奶奶抬到別的房間去了，我們還是一直念著佛號。這時，我跑到房間裡馬上又到淨土論壇發帖請求助念。

在床前助念時，我曾隱約看到奶奶坐在一朵大白蓮花上。奶奶剛死的時候嘴是張著的，臉色很難看。大概下午快三點時，我表姐要看奶奶的浮腫是否消了。結果發現奶奶的手腳是熱的，很柔軟，浮腫也消了，一摸身體，

也是熱的，再看奶奶的嘴已經合上了，臉色紅潤，面帶微笑，大家從來沒見過奶奶笑得那麼開心，那麼滿足。奶奶頭頂很熱，隔著一拳多的距離都能感覺到冒熱氣，很熱，身體柔軟，親人和鄰居聽到後也感到不可思議。一直到當夜的十二點時，身上還溫暖，到二十八日下午火化時身體還是柔軟的。在火化場來回的路上，有親人聽到唱「思鄉」佛號的聲音，不知從何而來。奶奶臨終的這些跡象不正是往生淨土的徵兆嗎？我斷定奶奶已經往生了，當下歡喜心起，法喜充滿，親人們聽我一說，知道奶奶已是淨土的菩薩了，也是很高興，不再傷心。奶奶這是在以身說法，三念五念佛來迎，佛願真實不虛。

（佛益記 二〇〇八年三月四日）

按：阿彌陀佛行行好，求你快點帶我走，
如是聲聲之呼救，亦成往生正定業。

三、母親傅源妹居士往生紀實

母親是位典型的傳統女人，她心地善良、熱心助人，從不與人計較，寧可人負她，她定不負人。雖有顆虔誠的心，常到寺廟拜拜，但從未接觸佛法，也不懂得誦經、念佛。

去年（二〇〇五）九月，母親得了帶狀性皰疹，之後引發嚴重的神經痛，

痛到沒辦法吃睡。九月十三日我帶她去醫院就診，吃了醫生開的止痛藥稍有改善，可是隔天狀況更不好，進了加護病房。母親住院的時候，我在她床頭放了一張西方三聖像，念佛機二十四小時播放，探病時間也陪著母親念佛，每天念佛迴向給母親，希望她病痛減輕，早日康復。

母親因為這次病痛，才有機緣接觸佛法，而慧淨師父也很慈悲的到醫院為我母親開示。當母親見到師父，馬上雙手合十一直點頭禮敬師父，看來非常欣喜。師父握著母親的手說：「你既然生病，醫療方面就安心的交給醫生，而心靈則託給彌陀，只要稱念佛號，一心向佛，彌陀一定會保護你。人生是苦的，生老病死誰也免不了，現在有個地方叫做極樂世界，在那兒每個人都非常快樂，沒有病痛之苦，可以來去自如，要什麼有什麼，而且那裡光明燦爛、美輪美奐，只要一心念佛，信靠彌陀，往生後就能去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聽完後，母親就跟著師父念佛。

母親從生病到往生大約六個月，從聆聽佛號開始，慢慢會跟著念，最後變成會和我一起拜佛念佛，甚至發願天天念佛。

有天下午，兒子打電話告訴我說外婆在醫院，情況很危急。我趕到醫院時，醫生正在急救，當時母親的心跳加快，血壓一直下降，又無法自行呼吸，醫生用氧氣罩加壓輸送氧氣，結果胃也受傷出血，後來醫生建議我們可以接回家。

因為老家在苗栗，半夜我們用救護車送母親回家，沿路一直念佛，母親始終是昏迷狀態。回到家，已是凌晨二點，我們繼續在她身邊念佛，但是當天下午，母親奇蹟的醒了。接下來在家的十四天，是我們這些子女真正在照顧母親盡孝道的日子，因為累、忙，念佛也就斷斷續續。

今年（二〇〇六）三月一日晚上，媽媽開始昏迷，血氧一直往下掉，到第二天早上依然昏迷。大哥跟我說，安妮（母親的越籍看護，信仰伊斯蘭教）昨晚夢到有人來看媽媽，媽媽恐怕不行了。我立刻去問看護夢到誰來看母親，是不是長得很恐怖？她說不是！穿得很漂亮，臉很慈祥，然後她看到貼在媽媽床邊的佛像就說：我夢到的人跟這三尊長得一樣（因為她是伊斯蘭教徒，對佛教的種種不熟）。我一聽當下就放心了。

那天下午四點半，母親便往生了，走時只是做了幾次深呼吸，非常安詳，感覺上好像在熟睡，一點痛苦也沒有。

母親昏迷時，我們常在她耳邊複誦師父的開示內容，並請她跟著我們一起念佛，且每隔一段時間，又再提醒，直到往生。往生後我們家人及幾位同修幫媽媽助念二十四小時，助念時，發覺她的臉變得好秀氣，臉上的皺紋也沒了，本來張開的嘴也成半閉了，二十四小時後淨身時，媽媽的身體比生前更柔軟，深覺佛力不可思議。

後來又從堂姐那兒聽到：她去醫院探病時，看到西方三聖在床邊守護著

母親。我聽了好高興、好感動，因為由此印證了彌陀的慈悲，母親應已蒙受彌陀的救度，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女兒 佛恩記)

四、感染非典 遙距助念往生

我叫周愛薇，老實說，以前對自己將來能否往生抱有懷疑。但親見的往生事蹟讓我改變了這種想法，從而堅定了往生的信念。

我本人是一九七〇年從天津下放來廣西的醫務人員。二〇〇三年我在天津當教師的弟弟，因患心臟病做了一個心臟搭橋手術。準備出院的那幾天，我姐去看望他。正好那天病房裡來了兩個準備做手術的病人，可沒想到第二天就死了。事後才知道這兩個人是「非典」患者，結果整個病房，乃至整個醫院全部隔離，我弟不幸染上了「非典」，而我姐也十分冤枉地染上了「非典」病毒。病情發展十分恐怖，人人恐慌。我姐從發病到死亡僅僅經過十二天，姐姐是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過世，弟弟緊隨其後於五月一日也走了。

姐姐剛剛過世，她女兒邊哭邊打電話告知：「姨媽，媽媽不在了……」我一下就懵了，丟棄話筒癱坐在地上大哭起來。「怎麼可能一個大活人，就這樣一下子就不見了？」但我很快反應過來，鎮靜了下來，「我不能亂，

我一亂他們就更亂了。」現在唯一能幫助她的，就是念佛了，讓她趕快到阿彌陀佛那裡去。我打電話給學佛的師兄，請求他們幫忙念佛迴向給我姐，並當晚與吉林省長春百國興隆寺聯繫，寺院答應當晚馬上為我姐做佛事。我在廣西家裡為她設好牌位、念佛，並用電話「遙控」給我姐女兒：「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設靈堂——把你母親的遺像拿出來，擺上鮮花水果，點上香燭……趕快念南無阿彌陀佛，絕對不許哭，要用佛號來送媽媽一程。」外甥女說：「由於『非典』，家被隔離，鮮花、水果、香都沒有。」我說：「擺一杯水也可以，沒有鮮花，紙花也行。」「然後呢？」我外甥女問。我說：「然後就跟爸爸兩人輪班念佛，張開嘴巴大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千萬不要哭，媽媽會回來聽到的」。

我姐夫和他女兒很聽話，就照我說的做，輪班念佛。

那時，我姐有沒有往生不知道。過了幾天收到外甥女一封來信。說她在念佛時有一些現象實在不懂。她說：「在四月二十九日我和爸守靈念佛至天亮後，就不斷感到，我念佛一閉上雙眼，眼前就會看到許多佛：有一尊大胖佛坐在蓮花台上，從正面來了；又有三個高矮不同的佛，站在雲上從左面來了，就站在雲上，中間的那個高個子佛伸出手來，另一隻手上有朵蓮花，我看看媽媽此時蜷著身子正跪在地上，似乎不知道有佛來接，後來一道金光把媽媽吸到蓮花上，三佛便轉身離去了。後來右邊的雲上，又出現一個站著的佛，這個佛很年輕，跟前面見到的佛打扮也不一樣，他頭髮

捲捲的，梳得很高，身穿橙黃色袍，斜挎在身上，半邊肩膀和胳膊是裸露的，雙手合十，見我媽媽被接去，就消失在雲彩裡了，後來又有一個長鬍子的佛從右邊來了，一手拉著個男孩，一手拉著個女孩（我姐曾習慣性流產兩個小孩），兩個小孩很調皮，一個勁兒地想往前竄跳下雲來，這個鬍子佛彎腰拉著兩個孩子去了……奇怪，怎麼我媽媽過世會有那麼多佛菩薩來接，別人過世是不是也一樣呢？」

我這個外甥女從未念過佛，也沒見過佛像，見她描述得如此真切，不由讓我目瞪口呆。看完信打電話過去問她：「你看到這些景象是在做夢嗎？」她回答：「不是，當時眯著眼睛念佛就看到了。」為了印證其真實性，我說：「你等著，過兩天你會收到一個我寄去的包裹。」馬上，我便把西方三聖像、阿彌陀佛像、極樂世界莊嚴圖及往生接引圖寄了過去。過了幾天，她打來電話說：「姨媽，我說看見的就是畫上的那些菩薩，一模一樣，見到的佛都找到了，連穿的衣服都一樣。所不同的是，我見到的那個蓮花池是四方形的，而且所開的蓮花比極樂圖中的還要好看。我媽的那朵蓮花原放在池邊，後來就慢慢地向中間漂去……」

西方極樂世界真實不虛啊！慶幸姐姐的殊勝往生！

（周愛薇口述 宗道法師筆錄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日）

五、廣西南寧韋麗珍往生記

我母親名叫韋麗珍，家住廣西南寧新陽路一街三十九號，於二〇〇五年農曆六月初八往生，享年八十三歲。

母親年輕時曾供過觀世音菩薩，但那時不懂念佛，初一、十五也時常吃素。二〇〇一年底，偶然一次她發現腋下有一塊硬結，去南寧市中醫院檢查，醫生說治不了，乳房部位，也有硬結，因為這時又有高血壓、冠心病、哮喘，所以動不了手術，不久後有硬結的地方開始痛了起來，我給了她一串佛珠，勸她念佛、拜佛。病區漸漸腫大起來，到二〇〇五年春節，她已經走不得路了，只能在床上，有時我經過她屋子，見她一個人在床上念佛。

二〇〇五年大年初十，母親去廁所時，稍不小心用力，右腿突然斷了，送去醫院，接骨的醫生說骨頭周圍布滿了癌細胞。回到家後，已完全無法下床，此時，我預想母親大概離死亡不是很遠了，當讀到《無量壽經》中「未度有情令得度，已度之者使成佛」一句時，心知彌陀有不可思議的願力，故每天早課上香時都向阿彌陀佛求三個願：第一，願母親臨終往生無障礙；第二，願母親臨終之時無痛苦；第三，願母親臨終之時不現惡相。

一有空我就講西方極樂世界的美好景象給母親聽，也讀一些往生的事例給她聽，並且帶領全家人在她面前懺悔過去所做對不起她老人家的事情，以

平息她平日裡種種怨恨瞋怒之心。一天，母親突然問我：「你一個人搞得定嗎？」我很堅定地回答她說：「我搞不定，但佛菩薩搞得定！」

一次一個佛友問母親：「阿婆，您病重了，怕不怕啊？」母親答：「不怕，有阿彌陀佛在，怕什麼？」

往生前一個禮拜，此時她已不能進食了。一天，她突然指著床尾說：「這個小孩是誰？」我知道是冤親債主找上門來了，立刻對著床尾說：「這位眾生，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也不知道你何名何姓，但是，你既然來到這裡了，就請你放下過去的冤仇，和我們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每次在給母親洗澡時，我都朝病區說：「這位眾生，我知道我母親業障深重，前世傷害了你，希望你能原諒她，和我們一塊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成佛！」一次我妹看到母親突然用手使勁地按壓胸部潰爛的地方，一下出了很多血。我移開她的手，告訴她不要把手放在那裡，她說：「是它叫我放那裡！」

母親平日裡愛看電視，有一天她對我說：「看見電視裡有一個好漂亮的出家人，手上拿一朵蓮花，有人坐上去，一下就飛上天了！」

往生前第四天晚上，她一口氣排了五便盆，此後，一直到斷氣也沒再排便。第二天已不能再進水了，但神志還一直很清楚。

往生前一天晚上，我念佛一通宵，早上六點上香時，我求阿彌陀佛，希

望能在今天接我母親去西方，並且在白天往生。

中午我打電話叫了二十幾個蓮友來給母親助念，助念到下午三點多，母親斷氣了，斷氣那幾分鐘，本來晴朗的天突然下起雨來，家裡人沒有哭泣，一直持續念佛。念佛過程中，整個屋子的四壁和屋頂一片火紅的佛光，有些蓮友聞見異香，我看到母親床頭有一團藍光，助念到第二天早上五點鐘，更衣時發現她全身柔軟，連手指都是紅潤的。臉上紅撲撲，面容笑咪咪的，在場的一位蓮友說：「我們幾十個人的臉色都沒有她老人家的好看！」

母親往生後一個禮拜，家裡突然間一隻蒼蠅、蚊子都不見，那時正是夏天，真是不可思議！三天後火化，當大體從冰櫃拉出時，脖頸還是柔軟的，推動過程中，頭還在晃來晃去。

頭七那天念佛時，我心裡想：「老媽，我知道您已去了西方，可我不知道您是坐什麼蓮花去的……」想到這兒突然整個人暈得不行，半睡半醒中，突然聽見背後有弟弟、弟媳念佛的聲音，我回頭一望，竟然見母親穿著像觀音菩薩所穿的衣服，人顯得很年輕，很漂亮，坐在一朵粉紅色的蓮花上，冉冉升上了天空。

幾個月後下葬，本來霾雨霏霏的天，那天突然放晴，念佛時見天上太陽周圍有七彩光。

母親往生後，全家人吃素二十一天，我則每天在家繞佛念佛，念夠四十

九天，為母親迴向。

母親往生的整個過程，讓我對阿彌陀佛弘願的真實與偉大有了切身的體會。若論母親的根機，念佛才僅僅十幾個月，也絕非像很多人那樣勇猛精進，更不要說清淨心；生病的時候不停地跟人發脾氣，但以彌陀悲心終不捨棄，更以弘大的超世本願攝受母親回歸淨土，且使我在佛前所求諸願皆一一兌現，佛德巍巍，佛恩浩蕩！現只能以老實念佛來仰謝佛恩，一切一切皆回歸到老實念佛，因為念佛才是真皈依，念佛才是真懺悔，念佛才是真感恩，念佛才是真供養，念佛才是真成佛！

南無阿彌陀佛！

（廖業英口述 宗道法師執筆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日）

六、清華博士 極樂蓮花

這是發生在多年前的事，當時於每星期日晚上七點至九點，我們都在佳里妙音念佛堂共修念佛。這天要出門前，佳里有位慈濟師姐打電話告知，共修後至佳里義民街助念，當共修結束後我告知大眾，有許多蓮友隨我到那裡助念。

到了喪家處，我請蓮友們先念佛，我則向家屬詢問一些有關亡者的事。原來亡者林昆宜三十歲，就讀清華大學博士班，已寫了一篇博士論文，尚

未獲得博士資格，結果不幸被摩托車撞倒，成了植物人，躺在醫院五十二天，於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農曆六月二十九日斷氣。我們當天去助念是亡者死亡的第十三天，亡者的太太二十九歲也就讀博士班，他們結婚才半年，在家是獨子，有三位姐姐、一位妹妹，父母都健在，而且是位孝順的兒子，生前從未聽聞佛法。亡者的神識經常都出現在她們家人身旁，有時睡覺時亦陪她們在一起。靈堂前，亡者靈桌上放著一張數學博士的文憑，是學校在他身亡後頒發給他的。

我們切板停止佛號後，開始請聖，祈請十方諸佛、阿彌陀佛西方三聖加持攝受亡者及其冤親債主，蒙佛力加持消除業障；並對亡者開示，告訴他娑婆世界之苦、極樂世界之樂，只要信願持名就能往生淨土；他是位孝子，如何能盡大孝，即是自己先往生淨土，等父母陽壽盡時，再隨阿彌陀佛來接引他們往生西方淨土，不令父母在六道輪迴才是大孝。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全家人都做同樣的夢，夢見準博士歡喜地告訴家人，不要再擔心他，告訴姐妹們要孝順父母，父母要老實念佛求生淨土，之後家人見他坐一朵黃色蓮花，往西方的方向去。

準博士念佛往生淨土，讓我們知道，雖然生前未聞佛法，在七七四十九日中陰身念佛，還是來得及。《地藏經》云：「若能更為身死之後，七七日內，廣造眾善，能使是諸眾生，永離惡趣，得生人天，受勝妙樂。」眾

善之中，一句彌陀名號最善，西方極樂世界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能信、能願、能行者三資糧具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

有一天其姐姐的二個孩子，一個兩歲、一個四歲在博士樓上房間，阿嬤叫他們下來吃飯，叫了許久沒應聲，上樓一看，見兩個小孩跪著雙手合掌的拜拜。阿嬤問：「在拜什麼？」小孩回答：「在拜舅舅。」阿嬤沒有看見：「小孩子胡談。」小孩：「是舅舅坐著一朵花，微笑的叫我們要拜拜，並且說謝謝。」阿嬤：「花那麼小，舅舅怎能坐上去？」小孩：「那個花很大很大的。」後來在電視銀幕上看見蓮花，小孩指著蓮花告訴阿嬤：「舅舅就是坐這種花。」阿嬤：「下面有水嗎？」小孩：「沒有水。」博士的母親將這些事告訴我們，我告訴她：「你兒子確定已往生西方。」

（釋法成記錄）

七、開示當中 亡者乘蓮

梁亦照先生，六十五歲，台大電機系畢業，未曾學佛。多年前他赴大陸再創事業第二春，從事裝潢工程業。民國九十四年（二〇〇五）十二月二日晚上外出用餐，但忘了帶鑰匙出門，晚上七時左右攀爬頂樓，欲返回六樓住處，沒想到一時不慎，從頂樓摔下，當場身亡。大陸公安迅即電告台

灣家屬火速前往處理後事。兩天後遺體即在大陸火化，其子請了六、七位密宗友人，為其亡父誦經超度，並於一星期後將骨灰迎回台灣安置家中。

末學於亡者往生的第十天前往助念。當日末學邀了六位蓮友共同參加。當末學在為亡者勸信念佛的當下，亡者的兒子突然默默在落淚。事後亡者的太太問其原因，得知當時末學勸信至一半時，他看到一道黃色的光，而他亡父正坐在一朵很大的粉紅色花上，與其揮手再見，因此他感傷而落淚。亡者的太太隨即找來蓮花讓其子辨認，此時他才知道，原來他亡父所乘坐的竟然是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花啊！

此事令他們母子既欣慰、又感動，因而對佛法生起了極大的信心。瞭解到一個平生未曾學佛的人，透過助念，竟然能有如此殊勝的往生；更進一步瞭解佛菩薩是何等慈悲，何等迫切要救度十方每一位苦難的眾生，令其脫離六道輪迴的生死大海。一次助念，使得冥陽兩利，證明了這句名號功德的不可思議。

（林碧蘭記錄）

八、臨終昏迷送寺院 遇無空過得往生

卿立中，湖南省長沙市人，七十二歲，機械工程師，共產黨員。一九六九年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而坐牢十年，一九七九年平反出獄。也許有感

於一生經歷坎坷，曾多次向家人說想出家當和尚，但終未如願，後來又常說要到廟裡去死。二〇〇一年因腦血栓病而偏癱，從此行動不便，大多臥病在床。病情嚴重時曾住過兩次院，也許有感於住院的痛苦、無奈，後來縱有險情，也不願再住院，一直待在家裡。因病痛的折磨太久，厭世之心常生，常對家人說，給我買點老鼠藥吃，早點走算了。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九日，其病情加重而吐血，後昏迷不醒，家人徵詢醫學專家之後，放棄了治療。因其愛人朱佳利念佛（兩年前在長沙縣開元寺皈依），主張送他到廟裡往生。三位女兒不信佛故，極力反對，最後勉強同意，於十日下午四點左右送到了開元寺。

卿立中自昏迷以來，一直未醒過，也許三寶加持，一抬進寺院大門時，他卻突然睜開了雙眼看了看，然後又閉上了。大概是看到自己終於來到寺院，心願得滿，放心地閉上眼了（至往生前再也沒睜過眼）。到了寺院，我為其子女開示一些佛法道理，及臨終事項等，希望她們能配合寺院安排，為父親念佛，助其往生。她們未曾見聞過佛法的真實利益，不怎麼相信有來世，有什麼極樂世界，但還是接受了寺院的善意安排。並問了一些往生有什麼證明之類的問題，便為她們講了一些念佛人大多安詳示寂、身體柔軟等瑞相之事證。

此時正逢寺院打彌陀聖誕佛七，除大眾念佛迴向外，有不少師父和居士

輪流為其開示、念佛。卿立中神態一直比較平靜，偶爾有喘息之相。

十二日凌晨零時三十分，卿立中在一片佛號聲中安詳往生，無有絲毫痛苦之相。隨後助念了一天，只見他臉色越來越好。

十三日清晨四點左右為其換衣裝缸時，嘴唇紅潤，臉色光潔，比活著時還好，而且還露出了欣慰滿意的笑容（有人驚問是否為他化了妝）。同時其全身非常柔軟，手、腳、頭部活動自如，如無骨頭之人，任人擺布，遠比健康的活人還靈活，完全可自由雙盤腿。

火化之後，骨色潔白，有少許五顏六色的，另有十餘粒比玉米大的舍利子，光潔明亮，質似陶瓷。特別有一粒，呈條形狀，兩節相連，綠色透明，如水晶玻璃一般，稀有難見，眾人驚歎！所有念佛人見其殊勝瑞相，無不歡喜踴躍，深感佛力不可思議！未深信念佛一法者，見此而信心大增，發願專修念佛，志不改變。

彌陀本願，真實不虛，乃至十念，皆得往生。但未親見其利益者，大多難以信受，往往百聞不如一見。三位女兒從未聽聞遇見過死人還能柔軟微笑的，親見父親如此不可思議奇蹟，驚奇不已，滿臉歡喜，全無失去親人的悲痛，而且也發心回家要念佛了。如是一人往生，全家信佛，實為不可思議之大因緣！其愛人把舍利子帶回家後，更有很多人紛紛到其家裡觀看舍利子，同感佛法的真實，同蒙彌陀的光照！

卿立中一生未曾接觸過佛法，臨終之前，又一直處於昏迷狀態，只因一念厭世之心，藉由大眾開示助念而得安詳往生，而且瑞應昭著。事實即是最好的證明，念佛一法，遇無空過，無論平生念佛，還是臨終遇緣，等蒙攝受，無一遺漏。南無阿彌陀佛！

（智隨法師記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九、默聲助念感應記

末學妻子的奶奶陳氏，山東省高青縣人。國曆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農曆乙酉年十月十一）中午十二時去世，年八十歲。

為等遠方親戚前來告別，遺體在家安放三天，之後火化。此間，奶奶以「面容鮮潤如睡、身體柔軟如生、針孔流出鮮血、火化現出舍利、重孫晚間喚佛」等瑞相顯示了念佛法門的不可思議。現將自己所見所聞記述如下。南無阿彌陀佛！

（一）彌陀念眾生 因緣有安排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一時三十分左右，家父約我和岳父一起吃午飯，岳父電話中說：「你奶奶心臟不好，今天上午十點住院，正在輸液，我要陪床，不能去了。」我急問情況如何，岳父說是心梗，剛才較重，已有好轉。我立即通知妻子，她正在下班路上，一聽奶奶生病住院，覺情況

不妙，立刻趕往醫院。一進病房，奶奶呼喚她的名字。一會兒，突然病情危急，奶奶呼吸困難並嘔吐。醫生問早飯吃的什麼，奶奶清楚的回答：「豆漿、油條。」再過一會，情況更危急，醫生急救，家人哭泣。末學妻子邊哭泣邊心裡喊著：「南無阿彌陀佛，來救救奶奶，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奶奶於十二時因窒息去世。此時，距妻子進病房僅五分鐘。家中的爺爺知道消息，悲痛萬分，要求將奶奶接回家中。妻子與其表弟搬動奶奶放在擔架上，乘汽車於十二時三十分左右回到家中。

（二）守在奶奶側 默念助往生

當天下午十三時，末學得知奶奶去世，通知了仁慈、仁慧兩位蓮友，請他們念佛迴向。到奶奶家中時，岳母和妻子的姑姑剛給奶奶換完衣服，全家都很悲痛。我問妻子奶奶去世時的情形，妻子說：「因為喘不上氣來，嘴唇發紫。但回到家時已變好了。」確實，我看到奶奶面容白晰、慈祥，靜靜地如同睡著，絲毫沒有讓人害怕之感（奶奶在家安放的兩個晚上，姑姑都是睡在奶奶身邊）。來弔唁的親友，都讚歎奶奶像在睡覺，臉色十分好看。直到奶奶火化，她的臉色一直很鮮潤，嘴唇有微微的紅色，一位親友還問我們是不是給奶奶加了口紅。

奶奶一家人都不信佛，奶奶在世時也未接觸佛法，沒有念佛。當時，我心裡想，可能是妻子為奶奶念佛，奶奶往生，才現出這樣的瑞相。為顧及

家人，我也不便找蓮友來助念，甚至不能出聲念佛。在奶奶去世的八小時內，我盡量地站在奶奶身邊，看著她在心裡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妻子也在心裡念。就這樣，我們在默念聲中又送了奶奶一程。

（三）默念心不安 恩師解疑團

第二日，天色陰沉，雨絲綿綿。白天來弔唁的親友很多，大家懷念奶奶勤勞、淳樸的一生。看到奶奶面色紅潤如生，大家讚歎不已。碰有機會，妻子和我也試著向家人說這是念佛往生的結果，家人有點接受。

晚上，妻子說，心裡還是不安，想知道奶奶是否往生。而我對默念的助念方式也有疑惑。十九時三十分左右，我撥通了安徽弘願寺上智下隨法師電話，請恩師開示。在大略說明情況後，恩師說：「你看沒看過一部叫做《逆緣》的影片？」一問之下，十分歡喜！因為，《逆緣》我看過，上淨下宗法師編集的《念佛感應錄（二）》有原文，講的是四川一對夫婦，丈夫不僅不讓妻子念佛，還要妻子去按著豬幫他殺豬，妻子沒辦法，只好每次殺豬時，邊按著豬邊心裡念佛，沒想到，被她按過的豬全都往生了，並且三年後，還隨阿彌陀佛來接她去極樂世界。我想，默聲助念，豬都可往生，何況是人呢？恩師一句話，心中疑惑全解，歡喜踴躍。

（四）佛慰眾生心 感應難思議

第三日舉行奶奶的追悼會。這天陽光明媚，晴空萬里。清晨七時三十分左右，我來到奶奶家，門前的月季花不知何時也已燦爛開放。一進門，得知岳父剛剛給奶奶擦手，竟然從奶奶生前打吊針的針眼裡流出了鮮紅的血液！此時離奶奶去世已四十三個小時。我拿起奶奶的手，誰知腕關節竟是軟的！整個臂膀、脖頸也非常柔軟，給人自在、柔順、舒適之感。南無阿彌陀佛，親臨這種感覺，歡喜信受之情無可言表。全家人看到了，都感動流淚。姑姑問為什麼奶奶那麼軟，我說：「這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個表現，只要我們念佛願往生，我們臨終也會像奶奶那樣。有的人往生後還有舍利呢。」

下午十五時三十分火化。十六時三十五分，天空雲霞燦爛，十分美麗。奶奶的骨灰從爐裡輕輕推出，工作人員指著一個地方問：「是玉嗎？」我一看，一些玉一樣的小石片附著在骨上，呈細細的小花狀，淡綠色，很多。我知道，這就是舍利花！是南無阿彌陀佛為堅定我們的信心做的示現。

奶奶有個重孫女，當時年僅一歲七個月，小女孩非常聰明，一歲多便能清晰稱念「阿彌陀佛」。奶奶火化當晚，她在睡夢中醒來，眼睛望著頭頂上喊著「佛、佛、佛…」其父母見頭上空無一物，不知是什麼原因。第二天告知我們，我們笑著猜測，可能是奶奶回來看望大家吧！

（山東董佛德記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一日）

十、電視巧現淨土示往生

八月二日，我的鄰居過來跟我說：「關奶奶，我的爹爹（爺爺）不行了。」

我說：「要是你們念佛，我們就去為他助念。」她聽了後沒有表態，我也就沒說什麼。我知道他們不相信，也不好強求。到了晚上我聽到放鞭炮的聲音，心想可能是老人走了。就說：「老人啦！你快跟著我念南無阿彌陀佛吧！念佛你就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成佛，否則就要到地獄去受苦。」

就這樣他在家裡放了三天，我也就念了三天，路過他的棺材邊，我還特意靠近棺材念。

就在他送葬後的第三天，他兒媳婦笑瞇瞇地對我說：

「關奶奶，我講一件事你聽。我爹爹走的時候，我讓他到了那邊給我們報個夢。結果我昨天就做了一個夢，夢到我送爹爹到了一座拱橋邊，橋的下面雲霧飄渺。爹爹走到了橋的那邊，回轉身看我時，笑得嘴都合不攏，身上的衣服也換了。醒來後就想，爹爹為什麼這樣高興？身上穿的衣服我從來也沒見過，這是哪兒呢？打開燈看鐘，才十二點半。反正睡不著，就打開電視機，畫面剛一顯現，我就驚呆了。這不就是我剛才看到的地方嗎？這是如來佛祖的地方啦！而且我爹爹穿的衣服也跟這上面的一模一樣。您

猜電視上放的什麼？電視上放的《西遊記》最後一集。」

聽她講完後我說：「你高興，我比你更高興。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真是太慈悲了，雖說他在生前沒念佛，只是在你爹爹走後，我為他念了三天佛，他就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怕你們不相信，特別點化你看電視，讓你放心。你說念佛好不好？」

她說：「我哪知道念佛這麼好，感謝您，感謝阿彌陀佛！我要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所有的子女，要他們都要好好念佛。」

往生的老人名崔鄂，今年八十一歲，住湖北潛江園林鎮。

（關成秀口述 佛定整理 二〇〇六年八月）

十一、觀音救苦 教念彌陀

陳桂兒，女，七十三歲，家住湖北省天門市張港鎮許橋村一組。她一生為人善良、賢慧，多年來一直在家供奉觀世音菩薩，老伴也經常看一些佛教方面的書。在臨終前念佛七天，於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笑著往生。

在九月二十日的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陳桂兒可憐巴巴的跪在我面前，流著淚乞求說：「我已入地獄五殿，現在求別人都不行，只有求你們快來救我。」我原來和陳桂兒是鄰居，後來搬家到張港工作，距離許橋村

十幾里路，幾年來很少見面。

正在我覺得這個夢有點奇怪的時候，剛好第二天我妹妹從許橋來佛堂學習。我就把昨晚的夢講給她聽，接著我就問她：「陳桂兒現在怎麼樣？」

她說：「哎呀！真的？我昨晚也做了一個這樣的夢。再說陳桂兒也確實是不行了，她身患兩種癌症，痛苦得不得了，已經有七十多天臥床不起了。」

聽我妹這麼一說，那就不用懷疑了，既然她向我們求救，我們就趕緊去教她念佛。我和妹妹還有郭新年三人，趕到她家探望，陳桂兒果然是已病入膏肓。

我們就一邊喊著她的名字，一邊念佛，還不斷地跟她開示，說：「你現在已經親眼見到地獄了，是不是可怕極了？你的神識都知道找我們來救你，這就是你這些年供奉觀世音菩薩，關鍵時刻菩薩在點化你，指引你找念佛人來救你。」

你可一定不要辜負觀世音菩薩救你的苦心啦！你一定要跟著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只有阿彌陀佛才有能力，救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去成佛，否則將入地獄永無出期。」

就這樣我們三人在她跟前，念佛一整夜未闔眼。她的大兒子早晨起床後，

看見我們一夜未睡，非常感動，說：「我本來都不怎麼相信什麼的，但就憑你們這麼大年紀，一整夜不睡為我媽念佛，真是太令人感動了。不僅我要相信你們說的，還要勸我的弟妹都相信，支持你們，都來念佛。」

還真是說到做到，他們姐妹八個在他的勸說下都念佛。因為人多，我們就日夜換班念佛不斷。還有原本不會說話了的陳桂兒也開口念佛了，病痛消失，日漸好轉。

到第七天陳桂兒忽然哈哈直笑，問她笑什麼？她說：「阿彌陀佛他們三個菩薩站在蓮花上，就在我的屋裡，好看得不得了。」

我們就請來三聖像給她看，問她：「是不是這樣？」她說：「是的。」

我們還在擔多餘的心，趕緊勸她說：「那就跟阿彌陀佛走啊！」

她說：「阿彌陀佛本來就是來接我的。」說完後笑嘻嘻的就走了。往生後本已被病魔折磨得不像人樣的陳桂兒，全身柔軟，面色紅潤，感動得親朋好友都稱奇蹟。

通過陳桂兒不可思議的往生，她的八個子女全都念佛了，同時許橋村也有很多人開始信佛念佛了。

南無阿彌陀佛！

十二、聽佛號得往生

我的姨媽農秀媚是廣西百色市人，於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七日（農曆四月初一）晚上十一點零八分往生，享年七十歲。她一生善良和敬，常教子孫不要結惡緣。

她身體本來就不好，年老了身體就更差了，經常呼吸困難，喘得很嚴重。往生前三天呼吸更艱難，坐臥不安。家人打電話讓我去為她念佛，希望她可以舒服一些。於是我帶了一張阿彌陀佛像和一台念佛機去了她家，她消瘦且痛苦，連喝一點水和玉米粥也全吐出來，見此景，心中無限悲憐，我就和她說：「姨媽，這世間苦是真，樂是假，現在您連想喝點水、一點粥也困難，人生辛辛苦苦幾十年，現在一切的世福您將無緣受用了，不如念佛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拿《殊勝的往生》裡面的開示和她講解，親友們也在一旁聽。

姨媽跟我說：「如果你早兩天來就好了。」我不明其意，她又說：「現在聽不清楚，話也不成音了。」我說：「姨媽，不要緊，您只要在心裡默念也可以，一樣會得到利益的；如果您福壽還有，身體會轉好，如果您的福壽盡，則乘彌陀之願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她有點不相信，我又講五

濁惡世的種種苦惱，六道輪迴的苦難，還有極樂世界種種莊嚴，再念佛迴向，她接受了，當晚（十四日）安定多了。她常提起自己的父母，掛念親人，或見黑暗冷熱的話，我對她說不要理他們，別和他們走，他們是引導您去惡道受輪迴苦的，您要好好聽念佛機。

十七日下午，四大分離再次高起，她無力承受痛苦，手緊握親屬，時冷時熱。晚上八點多，幫她念《阿彌陀經》、六字名號迴向冤親債主，勸導不要障礙她往生，放下惡緣，共同念佛，求佛接引，才能出離輪迴之身。

一直念佛到晚上十一點，她神志清醒，我問她：「您還有什麼要交代子女的嗎？」她說：「不用了，我只想往生。」我說：「如果您見阿彌陀佛來，跟他走就對了，您要好好聽念佛機，記住阿彌陀佛佛像。」我走到門外不到五分鐘，就聞到異香，並看到院子裡有一白光閃來，我馬上走進門，見到姨媽吉祥臥，已經停止呼吸，安詳往生了。

我和親屬在她身旁念佛，在助念當中，有家屬擔憂到時候身體僵硬了穿不上衣服怎麼辦？我說佛力加持，不可思議，保證不會有問題！助念中，異香陣陣，屋裡的人都能聞得到。

大家念佛到凌晨四點多，開始為她洗身換衣服，當地習俗，只擦三次。姨媽因臥身手腳彎曲，我勸她，您已和阿彌陀佛去西方極樂世界了，這個肉身您不要執著它，把身體放鬆下來，讓您的子女幫您洗身換衣。結果，

身也軟了，手也軟了，兩手柔軟如活人一樣，生前有腳腫，現在也消失了，不可思議啊！入殯後，我依舊念佛，念佛機依然在念。不久下起大雨，一切都很如願。

十九日下午四點多鐘出殯，打開棺木，姨媽的臉更莊嚴，如化妝一樣，蓋上往生被後更莊嚴，大家皆大歡喜、讚歎、信受。只聽到佛號三天，就往生了，不可思議啊！感謝阿彌陀佛！

聽聞佛號皆受益，彌陀慈悲願不虛。

異香光尋聽佛人，同等垂手喜迎接。

自信也教她人信，自力雜行離佛遠。

惡世苦難誰能救，直念彌陀回故鄉。

南無阿彌陀佛！

（廣西黃勝勇記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

十三、亡者隨衆念佛 現金身

一九九〇年元月六日，亡者高明傑，十九歲，在騎摩托車上班途中（去台糖要經過北斗、溪州、西螺），在北斗、溪州之間，被北上公路局的大

巴士車撞倒，當場死亡。身體被放在北斗鎮卓綜合醫院。警方調查身分後，通知家人，家人趕到卓綜合醫院時，看到他面容恐怖，眼睛圓睜睜的，沒有閉上。

高明傑是個很乖巧的孩子，不幸車禍死在外面，面相恐怖，其父母很痛心、很不忍心，從醫院把他帶回家，安頓在祖厝的稻埕（庭院）。其父因和鑿因法師認識，就打電話到蓮社請法師和蓮友去助念，法師先對亡者開示，因為當時助念的人都很年輕（有的是亡者同學、有的是亡者的朋友，又高居士有五個兄弟，他是老大，所以亡者的叔叔也都很年輕），法師看年輕人較不信佛，就在對亡者開示後，把家屬和那些助念的朋友叫到一旁，對他們開示死亡的情形，並講些感應的事蹟，告訴他們：「在助念經驗中，車禍死亡的感應最多，其次是癌症死的，因為這二種人神識還未離開身體，最能感應，第一個感應就是會跟著念阿彌陀佛！你們要虔誠、有信心的助念，念得整齊、大聲，我們回去後，你們要跟著錄音帶念。」

法師和蓮友離開後，留下他們自己念，亡者的五叔（學佛，但不曾到蓮社共修，學佛後，舉止行動都很安詳），在助念時聽到他侄子哭的聲音，當時明傑的母親趴在棺材邊，哭得很淒慘，這時他的五叔起了一個念頭，要勸她念佛。就安慰她說，人死都死了，現在要快念佛，助他往生極樂世界，別激動哭嚎！亦在心中開示死者說：「你母親很悲傷，你要念佛，念到你母親能聽到。」之後，果真聽到明傑在念佛，起初很小聲，五叔說要

大聲些，令你母親能聽到，真的愈念愈大聲，大到他母親也聽到了，母親聽了很高興，趕快進去叫她先生也出來聽，他父親聽到兒子在念阿彌陀佛，就對亡者說：「明傑！我們高家一百年來，沒人信佛，今日你臨終，我想一切用佛事來做，希望你念佛要念到所有人都聽得到，這樣你的佛事才沒有阻礙。」說了之後，果然所有來幫忙的親朋眷屬都聽到明傑念佛的聲音，而且愈念愈大聲。之後，後事全用佛事來辦，也真的很順利沒有阻礙。

大家聽了他念佛之後，再看他的面容，先前恐怖的樣子已不再，眼睛閉上，面色紅潤，笑咪咪的，看起來很安詳。在法師開示後第三、第四天晚上，大家還聽到明傑在念阿彌陀佛！不過因為他生前沒學佛，所以聲調很生硬，不大會念，慢慢教他以後，愈念愈好聽，竟和我們念得一模一樣，可見死人也是能教的，教他大聲就大聲，小聲就小聲。

過了幾天以後，還現身告訴他妹妹，說他已到極樂世界，非常快樂，叫妹妹也要念佛。並要妹妹告訴五叔，要念佛才能往生極樂世界。也請她告訴爸媽不用傷心，他在極樂世界很快樂。她妹妹照實告訴父母、五叔，爸媽問妹妹，哥哥現身時的情形，妹妹說哥哥坐在蓮花上，全身金色的，又問他穿什麼樣的衣服，小妹年紀小，無法形容。

後來過年後，全家人和五叔到蓮社向法師們道謝，法師請他們先上三樓拜佛，一上三樓，妹妹就指佛堂上的佛像說：「就是那三個人帶哥哥回來

的，所穿的衣服就像那樣。」由此可見死者都能教導他人念佛，我們活人更應該虔誠念佛！

（鑒因法師講述）

十四、往生者來說謝謝

我是虔誠的佛教徒，那年參加「助念團」團體，幫往生者助念佛號，想協助往生者從容地通往極樂世界。

有一回，我前往殯儀館助念。當我換上海青衣進入停屍間，心頭不禁一顫，因那往生者是個黑髮體壯的男性，肌膚黝黑、光滑結實，不是年邁體衰過世的。

我被安排在第一排，隨著師兄師姐唱著「阿彌陀佛」，但每念一句佛號，就心生畏懼，不時偷瞄那個往生者。他那麼年輕、體魄強壯，應還有大好前程等著去開創，但卻躺著沒有了氣息。那場助念，我極度不專心、雜念叢生。

助念結束後我回到家中，原本想小憩一會兒，但一闔上眼，那年輕往生者的容貌，一直浮現在我腦海裡，讓我心神不寧，也許是惋惜。

那天下午我預約了一位中醫師，醫師見到我，以怪異的眼神端詳我，把

脈時還不時仔細觀察我的臉色，才問我：「你最近去過哪裡？」我把參加助念的事說給他聽，但並沒提及那年輕往生者。

中醫師當時示意我：「嗯，很慈悲、很善良。但身體較虛時不適合去，把身體養壯了再去也不遲。」語畢，他使喚門外的助理，並和他竊竊私語，一邊叫他觀察我的氣色。當時我彷彿聽到這麼一句：「這就是嚇到的氣色……有點兒青綠……眼神……」我竟成了現成的病例示範，也才知我的病是「驚嚇」。

那天晚上，我輾轉難眠，胸口脹脹的，好似心臟要浮出胸膛。好不容易入眠後，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裡有個年輕人走到我身旁，對我微笑、點頭，神情和善親切，靜靜地看著我，沒有說任何話。離去前，他才和藹地對我說：「謝謝。」最後，他就消失了。

我醒來才明白，是那年輕往生者來向我道謝，而我那心神不寧與恐懼，竟無藥而癒，也許是往生者感恩。我深深感動：「若心存善念，往生者也會報恩。」

（《聯合報》作者：林瑋庭 二〇〇八年三月一六日）

十五、未曾學佛 助念往生

家母陳女士，台灣南部人，出生於民國三十（一九四一）年，往生於民

國九十五（二〇〇六）年，享年六十六歲。

母親早年曾有緣皈依三寶，可惜之後未再接觸佛教，並未吃素、學佛、念佛，只是隨一般台灣民間信仰，家中供奉神明。

去年四、五月間，家母患胃癌，醫藥罔效，家人甚為焦急。今年七月間幸遇淨土宗台南念佛會之吳錦龍居士，告訴我勤念「南無阿彌陀佛」，迴向母親，這樣就可以減輕母親的病苦。於是我和家人抱著期待奇蹟出現的心情，一邊照顧母親，一邊日夜念佛，希望母親能戰勝病魔，早日康復。

人有誠心，佛有感應。在彌陀的加持下，家母臥病期間，僅感覺無力、微悶、很累想休息睡覺，並沒有一般癌末病人之劇痛、折騰，所以僅使用少量止痛劑，連主治醫師也稱奇不已。

十月九日晚上九時，母親病況危急，我們將她從醫院接回家，並請蓮友來輪班助念。隔日凌晨一時十七分，母親安詳逝世。家人和蓮友繼續助念至隔日早上，於下午入殮。

入殮第二天，弟弟全家回爸媽住處守靈。隔天一早，弟弟才八歲的小女兒，急急忙忙地告訴弟媳，昨晚夢見阿嬤變得很漂亮，跟一位很漂亮的菩薩走在一起。從來沒接觸過佛教的小孩，竟一直問：「為什麼菩薩的額頭有一個點？為什麼菩薩的頭髮是長長的？為什麼阿嬤和菩薩腳上都踩著蓮花？而且菩薩手上還拿著一朵花？」侄女所描述的菩薩模樣和大勢至菩薩

一樣。弟媳為了確認小女兒是否胡言亂語，反而以糾正的口吻說：「沒禮貌！蓮花是戴在頭上或身上，怎麼可以踩在腳下！」侄女居然理直氣壯地跺腳說：「蓮花明明就在腳下！」

母親臥病期間，我們佛號從未間斷，臨終時更是虔敬助念佛號，仰蒙彌陀慈悲護佑，讓媽媽走得如此自在、莊嚴。更慶喜的是從侄女的夢中，確定母親已蒙佛聖接引，往生極樂，永斷輪迴，直證涅槃。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度化一切憂苦，讓我們掛念母親的心，轉為欣慰、寬心。

（陳母次女口述 吳居士筆錄）

肆、念佛超度

一、念佛超薦 自殺往生

李桂子女士是一位國小老師，因為感情因素想不開，於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六月十八日跳水自殺，死亡後曾二、三次託夢告訴其外甥女：「我很冷，很痛苦，不知該如何？」

她有一侄子李欲郎是位虔誠的佛教徒，得知他三姑的情形後，特地從台中趕回來，並邀請我們於六月二十八日前往台南市立殯儀館助念。到達殯儀館是中午時分，裡面尚有許多的亡者，有些是請法師誦經，有些是請道士，而且場面是非常的嘈雜，我只能在心裡祈請阿彌陀佛加持攝受，希望亡者能不受干擾，且能歡喜信受。

為亡者開示時，就先譴責她的自殺行為，斥其身為老師做了最不好的示範，殺害了自己的法身慧命；另吩咐她的侄子阿郎代替禮佛懺悔，並告訴她要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帶業往生，否則自殺行為，將每天面臨落水死亡的苦報等等，且將念佛開示功德迴向淨土。

經過了幾天之後，有一個晚上，李女士很歡喜地在她外甥女的夢中說：「現在不用替我擔心了。」外甥女看見這次夢中阿姨的模樣和以前不同，以前是痛苦哭訴無助，而今所見是歡喜怡悅，神情自若，而且是現出家莊

嚴相，身上穿海青搭衣，截然不同。她將此事告訴阿郎，並由阿郎轉述給我聽，得知李女士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唯有極樂世界是現出家相。

（釋法成法師記錄）

按：愚癡自殺重重演，不投彌陀無出期。

名號無量光與樂，幽冥黯暗皆得明。

六字洪名納心底，身心愉悅法味長。

二、念佛超度 墮胎嬰靈

從我二十幾歲開始，就和先生在新北市的土城一起養豬維生，先生負責去收餒水，而我負責餵食好幾百頭的豬。隔壁的鄰居姓林，在鎮上開了一間雜貨店，也兼養幾頭豬；林太太小我約十歲，我們兩家彼此往來密切，感情也不錯。

有一天，林太太專程到我家來，告訴我她又懷孕了，因為當時她才二十四歲卻已經有四個孩子了，而且年齡差距又很近，所以想去墮胎；因為她先生要顧店，無法陪她去，希望我能陪她去醫院做墮胎手術，而且要我幫她簽名擔保。我知道她的處境和難處，所以當時二話不說，一口就答應了。這樣的事情有兩次。

過了很多年，我也早就忘了這事。在我五十九歲時，因為夢到已過世的

養母一直叫我要救救她；可是人都已經死了，我要怎麼救她呢？我到處去問，要怎樣才能救養母？於是有人介紹我到一個道場為養母寫牌位，同時參加這裡的法會。法會中有很多拜懺、誦經，而且法會的場面盛大、莊嚴，非常熱鬧，讓我生起恭敬心。從此，我就經常在全省的寺院道場參加各種法會，寫牌位超度冤親債主。

在這期間，我常常夢到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老是在我的床邊轉來轉去地玩耍。在夢中，我背他、抱他、哄他，也牽著他上上下下地到處去走。醒來的時候很納悶，不知道這是誰家的孩子？但是在夢裡又不知道要問他。

因為太常夢到了，所以我一直在尋思，這小男孩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在這一生裡，有五個孩子，自己沒有墮過胎；兒孫也都長大了，而且他們也都還算幸福美滿，沒有夭折的問題，只有大媳婦和二媳婦分別清除過兩個和一個發育不良的胚胎。顯然的，這小男孩和我的因緣一定是比較深，不然這二十幾年來是不可能經常夢到的。那我跟這位小孩到底有什麼因緣呢？

二〇〇七年下半年的時候，我生了重病，經過住院開刀後，體力大衰，隨之心情也不太好。過去一起跑道場的同參道友們告訴我，在台北的象山有一個「淨土宗協會」，那裡只有念佛，很簡單容易，又很單純，她們在

那裡很安心歡喜，不想再跑其他道場了。我跟她們聚了幾次餐，發現她們果然比過去快樂安穩很多，就決定也要到那裡念佛。

我在「淨土宗協會」念佛聞法幾個月後，體力慢慢恢復了，頭腦也越來越清楚，想起過去自己有意或無意地做了好多錯事，覺得很慚愧懺悔；也知道了自己的病痛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我經常夢到的那位小孩，我直覺應該是以前幫林太太簽名擔保，墮掉的那位嬰靈；雖然當時我只是幫忙簽字擔保而已，但也有一份責任在。此後雖也曾在佛前懺悔，偶爾也幫這位嬰靈寫牌位超度，但卻還是經常夢到他。

這個道場每天都只持續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很單純無事，我就這樣持續專修念佛。有一天，我在做運動時忽然想起，我沒參加法會寫牌位很久了，那位小嬰靈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

蓮友說：「因為這裡沒有超度法會，念佛包括一切的功能，念佛就可以超度對方往生極樂世界；而且，你本身就可以超度，不用靠別人，也不用靠法會，你天天念佛，就是天天都在超度。」又想到自己過去對「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的觀念沒那麼清楚，所以每次夢到那位嬰靈時都只是說：

「不是我害你的，是你跟這個家庭無緣，我已經做了很多功德給你了，你趕快去投胎轉世吧！」現在我知道了，應該要叫他念佛往生才對，於是馬上合掌跟他說：「你不要再於此逗留了，趕快念佛跟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

界吧！」之後，其實我已忘了這件事。一直到今天，事隔兩年多，才發現我再也沒有夢到這位小嬰靈了。

從這件事中，我知道，雖然我只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老太婆，可是我竟然也能超度！我只要念佛，阿彌陀佛知道我的心意，自然就隨我的心意超度了他。嚴格地講，不是我在超度，是阿彌陀佛在超度，我只是念「南無阿彌陀佛」而已，自然就能成事。總之，學佛念佛的人，自然會有功德。比如，這位鄰居林太太沒有學佛念佛，雖然有骨肉之親，卻只夢過這位當初墮掉的孩子一次；而我，卻是常常夢到。可見這位嬰靈知道一定能從我這裡要到功德，所以才一直來找我。

我很感嘆，這真的是一個五濁惡世，我以為自己是好心在幫忙、在做好事，但實際上卻未必如此。我到底是幫了鄰居太太的忙，減輕他們一家的負擔呢？還是協同她去做殺業？我到底是幫那位小嬰靈減少在這世間繼續造業造罪的機會，還是扼殺了他來到這世間的機會？我真的有幫到忙嗎？這裡的蓮友告訴我說，如果沒有幫他往生到極樂世界，不管怎麼做，都應該算是「幫倒忙」吧！

（林彩娥記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三、阿彌陀佛在美國

中國有句俗語：「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說明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在中國人精神生活上的重要。就是對佛教一知半解的人也會偶然半開玩笑地說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幾乎是口頭禪。到底阿彌陀佛這句名號是什麼意思？有什麼作用？佛教淨土宗念阿彌陀佛是為了什麼？

首先讓我介紹為什麼我會忽然注意到阿彌陀佛。

一九八六年年底，休士頓佛光山的嚴居士轉交給我一卷五會念佛的錄音帶，錄音帶是在台灣錄的，念的是南無阿彌陀佛和阿彌陀佛，並配上不同的音調和節拍，據說這種念的音調源於唐朝。記得第一次放假的時候，我正在為一件事煩心。老實說，自從經過幾次十天止觀靜坐的訓練後，我煩心的事少了很多，所以那是很特殊的一件事，牽連到前世的業緣，奇怪的是念佛聲一開始，我的煩惱也煙消霧散，一點痕跡都沒有。這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五會念佛的音調我聽了特別喜歡，心中充滿喜悅。一九八七年初，由於靈感的啟示，我在榮格教育中心開了一門課，介紹佛陀所留下的解脫藍圖——八聖道，同時介紹一些基本的佛教觀念。在準備資料時，參考了中英文各方面的書籍，進一步瞭解到阿彌陀佛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譯，意為「無量光」。英文的拼音是Amitabha；阿彌陀佛這位覺者，居住在離我們十萬億佛土以外的西方極樂世界。淨土宗的目的，就是念佛往生阿

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

幾千年來，在中國有很多阿彌陀佛感應的例子，因此才會有「家家彌陀佛」。乘著在榮格教育中心開班時，我也介紹學生們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同時解釋古梵文的音與它所代表的相同音波。「無量光」在其他文字也許沒有什麼作用，但用梵文念阿彌陀佛，效果就特別了，可消業，也可超度死去的人，可往生極樂世界。來上課的都是知識分子，西方人，男女都有，年齡在三、四十歲左右。他們第一次聽到五會念佛就喜歡，要求我轉錄給他們聽，感應的事就從這裡開始。以下介紹幾則他們的念佛感應故事。

彼得是班上的學生，也是我的好友同事，出生於英國，獲得英國最著名大學的電機工程博士學位。過去十年在Aibert Szent-Gyorgyi身邊工作（Szent-Gyorgyi早年因發現維他命C而獲諾貝爾獎。）我們曾合作三年，去年年底他才來德州大學癌症研究中心參加一項工作。他慧根深厚，有不少得知宿世的親身體會，我們工作上能一拍即合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的人生觀相同。在課程進行了三個星期時，有一天他告訴我，好幾年以來，在日出之前的一段時間，夢中經常有鬼怪來干擾。自從上我的課後，情況更惡化，干擾的次數也增多。我告訴他，鬼怪如沒緣，也不會來找你。通常有兩個原因：一是前世的親友落在餓鬼道或地獄，是來向你求救的。二是宿世冤家找上來了。干擾的情況惡化是因為他們知道你現在學佛了，念阿

彌陀佛了，可以超度他們。下次再遇到這情況，替他們念阿彌陀佛。隔了一天彼得來告訴我，清晨日出之前鬼怪又來干擾，在半睡半夢狀態中他開始念阿彌陀佛，干擾立刻停止；念了一陣子後，在他的眼前浮現了兩個容貌歪曲的面孔向他說：「請不要停，我們發不出這個聲音。」自此以後，他不再受到干擾。有時候他感覺到鬼要求他念南無阿彌陀佛。現在經常上下班開車時，他都會放五會念佛的錄音帶。

愛德華先生是五十來歲的石油工作者，對瑜伽、外丹功很熱愛。去年夏天就開始學習外丹功，今年我們成立外丹功學習中心後，他按時每星期來參加練習。四月間，在一次練功完畢後，大家一起聊天，他提起原住在他房子的女主人，早已去世，但每隔六個星期左右就回到他們的睡房，上床同臥。愛德華對這現象已司空見慣，不以為奇。我們旁觀者都指出這種現象不正常，人死後神識大都轉生，不會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一般人對死後的情況不瞭解，以為死了就完了，結果神識還在，所以就糊塗了。我遂建議愛德華，下次她再來，就念「阿彌陀佛」。兩個月後，愛德華告訴我們念阿彌陀佛聖號的感應。在上次談話之後的第二天，去世的女主人就來了。當時愛德華有點緊張，怕發音不準，念錯了反使她生氣。他念了一聲Amital沒有反應。再念一聲Amitabha, go in peace（阿彌陀佛，請平安離去），她就離開了，並留下三個信息，其中之一是勸他節省精力，多做些有益人類的事。從此之後她就沒有再回來過。

去年年底，白蒂的父親，發現患肺癌，情況很不穩定，今年五月間又在氣管發現有癌細胞，必須進行第二次手術。白蒂為了陪母親，特地從休士頓趕回華盛頓，我則因為在華盛頓教外丹功，所以有三天在那裡。六月十四日晚上，白蒂請我到她家住一晚。白蒂的父親是一家大西藥房公司的高級職員，所住的房子相當華麗，有兩層樓，還有半英畝的地，從外表看上去是使人羨慕的，但是白蒂的母親從來不敢一個人在家，所以此次白蒂的父親要進醫院，白蒂就回家陪母親。那天晚上，我一進她的家門就覺得陰氣沉沉，上樓忽然感到胸口有壓力，很不舒服。我與白蒂靜坐了一個小時後，才告訴她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她說，去年九月間，她父親剛生病時她趕回來，晚上感覺胸口有重量壓著，幾乎喘不過氣來，同時有一股力量將她趕出睡房，當時她以為是父親的病在胸部，做女兒的感應。我的感覺是房子鬧鬼，如果不念阿彌陀佛的聖號，我是不敢就寢的。我們兩個跟著五會念佛錄音帶一起念了一個鐘頭。前半個鐘頭我可以感到身上發涼，後半個鐘頭就沒有這個感覺。我們都覺得氣氛有改善，我也平平穩穩地睡了一夜。後來白蒂告訴我，她向佛羅里達州的一位有特異功能的女士請教，她父親的病是否與冤魂有關，房子是否有鬼。這位女士的答覆是有兩個鬼魂原來住在那個房子，她父親的病是受這影響。自從她經常念阿彌陀佛後，家裡已沒有陰森森的感覺。她父親雖仍在醫院，但心境安寧，病情有明顯好轉。白蒂後來又從鄰居口中得知，隔壁一百多年的老房子經常發生奇奇怪怪的事情，傢俱會自動移動，同時先後住在那的人都看到一個黑女人在

晚上出現。原來池塘對岸原是印第安人的境地，如果不是因為她父親的病，他們不會注意這件事。鄰居又告訴白蒂，自從她去拜訪後，那黑女人沒有再出現。白蒂拜訪時，一直都在默念阿彌陀佛。

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可理解的事，尤其是死後的情形。這三個例子說明死後神識是存在的，而念阿彌陀佛的感應也會在美國這個信奉基督教的國家顯現，說明這是超宗教的事實。阿彌陀佛的慈悲和法力廣大，不是我們一般人所想像得到的。由於白蒂父親的事，我想起了很多疾病跟業力和冤魂有關；在這種情形下，如不先消業和超度冤魂，是很難治的。念阿彌陀佛，又能消業，又能超度冤魂，可說是難得的無價之寶。有幸獲得這無價之寶的人應善加珍惜，多多念南無阿彌陀佛。

（雷久南記）

【註】本文作者雷久南女士，一九五一年出生於台灣台南，自幼即隨父母移居美國。夏威夷大學畢業後，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博士學位。是琉璃光養生世界的創辦人。不僅研究癌症的預防與治療，並致力於環境危害，如電磁波、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問題的研究。

【按】美國是世界上宗教信仰人數比例最高的國家，九〇%的美國人一生下來就接受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洗禮。對美國人而言，佛教是陌生的，南無阿彌陀佛名號更是陌生的，他們即使在某種因緣下念佛，也是完全的不解其意的隨口稱念。然而，儘管如此，只要念佛，即有不可思議之功，因為阿彌陀佛名號即是阿彌陀佛本身，念佛佛在，名體一如，眾生稱之念之，自然現生蒙佛護佑，當來往生西方，文中的種種感應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念佛一法是真正的超越國界，超越民族，超越宗教，是法界通行之法。

伍、國外往生

一、韓國河潭和尚 念佛成就

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一位在韓國佛教界不太出名的老和尚在釜山法雨寺圓寂了。他俗姓黃，法名河潭，十九歲在金剛山長安寺出家，一直念「南無阿彌陀佛」作為自己的修行。

他不論坐著、站著，都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在幹活或吃飯時，「南無阿彌陀佛」也不會丟掉。就這樣修持有十多年，跟別人講話時「南無阿彌陀佛」也不會間斷，睡覺時也是跟「南無阿彌陀佛」在一起。

後來，河潭和尚在三十多歲時就見到阿彌陀佛無量的光明並明心見性了。河潭和尚抑制不住體得無量光明和妙義的法喜，從金剛山下山了。他想要在眾生前把「南無阿彌陀佛」這樣一個偉大的名號送到眾生的耳裡，消除他們的業障。為了這個目的，他來到了漢城。

在韓國日據時期，電影院的宣傳員在做電影宣傳時，通常在身上套一個桶，桶上貼一份海報，在大街小巷到處走。河潭就用這個方法，在自己身上套了一個桶，桶的四面和僧帽上都寫了「南無阿彌陀佛」。他背著這個桶，一天到晚高聲地唱「南無阿彌陀佛」，走遍了漢城大小胡同的各個角

落。他深深地相信：人們只要耳朵聽到「南無阿彌陀佛」，眼睛見到「南無阿彌陀佛」，就會消除業障。如果遇到對此產生興趣的人、生起確信的人，他就對他講述極樂世界和阿彌陀佛的法，並把念佛消業障的懺悔法門也教給他。像這樣，做了有五年。

後來，他不知怎麼知道了酒，開始喝起酒來。從此，他從一名普通僧人變成了「莫食莫行僧」。有些寺院以各種理由不讓他進入，他就從這所寺院走到那所寺院流浪。但在他心的最深處，始終有佛安住，任何情況都無法動搖他的心。

對於幫助他的人，以前他是感謝，現在他是為對方祝願。無論是小事還是大的幫助，他沒有一句感謝的話，任何時候都是合掌說：「願以此功德，你將來成佛。」不論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只要給過他哪怕小小的幫助，他都彎腰合掌說：「願以此功德，你將來成佛。」

他成了喜愛酒的人。走在路上，嗓子乾渴時，就直接進入酒家。在緩解了乾渴，他就向酒家老闆合掌半拜祝願：「願以此功德，你將來成佛。」有的人拿著食物和酒走到他跟前，對他說：「和尚！來一杯吧！」他說：「好啊！」當他一飲而盡時，這些人又取笑又譏諷地說：「和尚，你剛才只是喝茶還是喝酒呢？」「看你還喝酒，不像個出家人啊！」他一點不放在心上，照樣合掌恭敬地說那句始終不變的話：「願以此功德，你將來成

佛。」就這樣，始終說這句「願成佛」的話。

河潭的晚年是在法雨寺度過的。該寺當時由大律師東山和尚住持，戒律極嚴。好酒的河潭沒法在這所寺廟裡住。東山和尚對他倒是很寬容，來去隨他，願意住就住，願意走就走。但河潭無法和大眾在大寮裡共住，也不能與大眾一起過堂用齋，他只能跟那些來廟裡幹活的行者和做雜活的工人一起吃住。每天吃過早飯，他就走出廟門，直到夜裡才歸寺。

有一天，他把該寺的監院叫來說：「三個月後，我就要走了。」監院只當作是玩笑話，至於他是搬到哪裡還是離開人世，並不仔細過問。

後來，在河潭說要走的那天前的一個星期，河潭又叫來監院，把一捆由十元、一百元整整齊齊疊好了的六萬韓元（按現在算，不到一百元人民幣）交給監院。河潭說：「我其他什麼都沒有，沒有一本經書，沒有一個木箱，也沒有一塊地。剛才這些錢是我全部的財產，就捐給廟裡用吧！」他又從襪子裡拿出三萬韓元，說：「這些錢用來處理我的後事應該足夠了。」

要走的前一天，河潭用泡了檀香木的水洗了澡，換上預先準備的壽衣。然後在乾淨的地方，把洗澡前穿的衣服都燒掉了。這時，他真是一無所有了，除了穿在壽衣外的一件長衫和袈裟，連一塊毛巾和一雙襪子也沒有。

起初，監院聽河潭說「三個月後要走」，只當作是玩笑，這時看到河潭接二連三的異常舉動，也有些不安。在河潭要走的那天清早，他派了三個

年輕僧人看著河潭。到了上午十點，河潭開口說：「現在到我該走的時候了。」旁邊看他的年輕僧人有點不耐煩地說：「你不知道現在是大殿供佛的時間嗎？你既然是個出家人，為什麼在供佛的時間走呢？」河潭說：「你說的也對，你把我扶起來。」說完，本想坐著圓寂的河潭，在年輕僧人的攙扶下，往佛殿這邊走來。他在大殿的一處端正地坐著，很安靜地等到供佛儀式全部做完。他這時吩咐身邊的僧人說：「現在沒別的事了，請扶我躺下吧！」在身邊僧人的幫助下，河潭安詳地躺下了，用微小的聲音說了他一生最後的話——「願共法界諸眾生，自他一時成佛道。」

河潭和尚以一句名號為所緣，功深力極，證入了念佛三昧，明心見性。從此，他遠離了身心憂苦，唯有無量清淨喜樂。他現生就處在極樂世界中，得到了究竟、永恆的大安樂。《涅槃經》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益西彭措堪布記）

二、正念直去 痛快往生

先母陳球女士，福建晉江安海人，生於一九一五年，於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農曆丙子年八月十七日），凌晨零時四十五分，在住家地址：38,Pekan China,05000 Alor Star,Kedah（馬來西亞·吉打市）安詳往生，

享年八十五歲。

一九八八年六兄因生意失敗而學佛，萬想不到此逆緣卻成了母親及諸兄弟姐妹的念佛增上緣。七十四高齡的母親與我於同年皈依三寶，母親法名見球。母親是個身穿唐衫下著黑綢褲，耳後綁髻的典型中國女人。她目不識丁，我們兄弟姐妹教她每轉一粒念珠念一聲佛號或菩薩名號，她偏對「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情有獨鍾，每日早晚各轉九圈珠，並興致勃勃的聲稱每日有持兩萬聲「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

母親的精進念佛，初時本意實純為子孫向佛菩薩祈求加持庇佑，但無形中自己也獲益了。不消個把多月，母親的心胸越發豁達，越懂得放下，對很多瑣事都不再感到煩躁。

原本每月初一、十五持齋的母親，在六兄的鼓勵下持五戒，接著持十齋日。約半年之後，身體一再排斥肉食而出現吐瀉，她自己見了魚肉也自動會打寒顫，所以便持了長素。家裡只有她一人持素，大多時候不是花生配粥就是豆腐醬菜配飯，母親也怡然自得。當她看到我們子孫大魚大肉大快朵頤時，她只會微笑著連連搖頭，連聲「阿彌陀佛」念個不絕。

一九九三年母親突然患了心臟病，身體健康就大不如前。她時時對我說她發願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見阿彌陀佛，並從口袋中掏出一張也不知是誰

給她的阿彌陀佛聖相給我看。我因從閱讀諸多佛書中得知要往生西方非易事，簡直是緣木求魚，所以不得不勸解她打消原意。我對她說：「媽媽不必要求發願去西方極樂，只在佛前發願來生投生在佛化家庭就足夠了……」母親卻滿臉自信，對我的勸導全不動容，即使六兄對她說去見阿彌陀佛的機會實在渺茫，她還是依然故我，不為所動。自此「阿彌陀佛」這句名號，就成了她言談中的一句口頭語，譬如她會說：「這個人的命怎麼會這麼慘……阿彌陀佛！」「你們都來了！阿彌陀佛……！」

一九九五年六月，母親的心臟病第二次發作。我從吉隆坡趕到吉打醫院進入緊急療室（ICU）見她時，她已復甦並興奮地說：「阿彌陀佛來接我，但我要求他暫時展延時候！」我感到好笑並自認這只是母親的病中幻覺不足一信，但母親堅信不疑確是阿彌陀佛來接引。我對這種「討價還價」而阿彌陀佛也能「恩准」的「事情」是一點也不信的。母親接著說阿彌陀佛下一次再來時，她必然會歡歡喜喜隨他而去！

一九九六年九月，母親第三次心臟病突發入院，我們居住在吉隆坡的三個女兒再次搭飛機趕回去。這一回母親實在太虛弱了，但精神還好時就會詢問子孫、夥計、鄰居朋友親戚狀況。母親對每個人的慈愛關懷表露無遺，對每個來探病的訪客致謝，並給予諸多好言祝福交代。

住院約三個星期後母親堅持要回家療養，她苦笑對我說：「你的七嫂怎

麼都不會看？我的病不像以前，我不會好了，是要去見阿彌陀佛的時候，把我的骨灰掩蓋草坡吧！」

回到家裡之後，母親安排諸兒女媳婦、孫子，每人輪流照顧她，並一再強調最好三五日由我們服侍她，最長不超過七日她就要往生，以免大家勞累。

母親躺在床上，雖有時闔上雙眼休息小睡，有時醒來談幾句話，但神智卻是清醒的。她一再吩咐我們誦經、念佛號。偶而母親會指著床尾或牆邊，厲聲喝道：「那是誰？把他趕走！」偶而會嚴聲責道：「阿娘！你走！你回去！」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黃昏時分，母親吩咐四嫂不必準備她的晚飯，她說：「今晚不必煮食物給我，我就要下蓮花池了！朵朵的蓮花真美！」

當晚輪到四妹（由吉隆坡趕到）及外甥女一起照顧媽媽，約半夜十二時四妹打算熄燈，母親卻說：「不必熄燈，我就要走了，你去把他們全給叫來！」外甥女忙著去叫眾人快來，這邊四妹把媽媽扶起，媽媽半倚躺在四妹懷裡，在四妹及趕來的七、八位家人念阿彌陀佛的聲中，只見她舌頭一伸一縮之間頭兒一垂，心跳就此停止了……

大家眼淚簌簌而下，但聽命不敢號啕大哭，只是不停齊念阿彌陀佛。八個時辰之後天已亮，四妹等人才為母親漱洗更衣，令人驚異的是母親雖然

下半身冰涼，但身體卻富有彈性，手肘各支節都容易轉動方便更衣。最美的是媽媽一臉安詳慈愛的遺容，臉龐頭額還保持著絲絲溫熱，果真如她平日所言，「要去睡一場再也叫不醒的深覺。」母親是否就在這九月二十九日凌晨零時四十五分，被阿彌陀佛接引往生去了呢？

我們一家人奉慈命，對治喪事宜全依照母親的吩咐，到來弔唁的人都享用糕點、啜著冰淇淋時，雖然憑弔著她的逝去，但卻對她的種種事蹟與遺愛，都能感受到她的溫馨。

母親去世後約七日的一個晚上，在莎亞工作的甥兒，夢見人來人往煞是熱鬧的海邊，我母親就站在海邊的雲端上，全身閃閃發著金光，滿臉喜悅地對他說：「我現在已經在西方極樂世界！」母親一生只操福建話，但在夢中西方極樂世界卻字字用著華語！

謹以此文作一簡單據實的報導，悼念母親往生一週年，亦藉此勉勵大家，只憑一聲阿彌陀佛信心不移，決定得生西方淨土，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不可思議！阿彌陀佛！

（馬來西亞 蔡圓美居士記）

按：為求子孫多福，始念阿彌陀佛。

豈知功德難思，念念三業自調。

往生願心自發，正定之業自成。

信願何其堅固，人勸全不動容。

如是定見智慧，全賴佛力加持。
臨終安排周密，正念分明而去。
三界大睡一場，極樂正覺有名。

三、德國公公 助念往生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日，我到德國留學，在德國留學期間認識了大學同學Peter，後來與他結婚。婚後，我的德國公公和婆婆把我當成親生女兒一樣對待。二〇〇四年，星雲大師從台灣到柏林佛光山分寺講法，我很榮幸皈依三寶並受五戒。

最近三年來，公公患心臟病、糖尿病和脊椎病，經常渾身疼，由於吃藥影響，和婆婆的關係也不如以前那麼融洽。我就給他從中國弘願寺請了念佛機，並告訴他：這個佛號聽了以後會減輕痛苦。公公只是偶爾打開念佛機聽聽。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七十九歲的公公在家跌了一跤，我們把他送進了醫院。住院期間，醫生建議給他做開胸手術，在心臟內裝一個起搏器。由於公公在醫院又染上了肺炎，在急救病房住了三個星期，是否手術，醫生一直未定，公公身心十分痛苦。當時我正在看印光大師的《文鈔》，看到助印經書功德極大，就和丈夫商量並決定匯錢給柏林佛光山助印經書，並以此功德迴向給公公，希望公公少受點苦。結果這個匯款決定

剛剛作出，錢還沒匯出，兩天後，醫生就決定不做開胸手術，而進行保守治療。看來，這個助印功德使公公免去一次開胸之苦。

二月底，公公出院回家。剛到家時，還能坐著輪椅看會兒電視，但後來病情急劇惡化。三月五日上午八點二十分，婆婆打來電話，告知公公剛剛去世。Peter趕緊放下工作，我帶上了香，又帶上了哥哥剛剛從中國寄過來的一尊佛。我們趕到公公家時已上午十點多了，公公躺在床上，眼睛、嘴巴都緊閉著，臉色土灰，看上去十分痛苦。我馬上在公公床邊供上佛像、鮮花，打開念佛機，點上香，請求婆婆允許我為公公念佛，請求下午四點後再讓殯儀館的工作人員把公公抬走，婆婆全同意了，我就跪在公公床前，為他念佛。好幾次，我都感覺到公公眼睛微張，在看著我，在聽我念佛。這是我第一次為人助念，又是一個人，總共念了兩個多鐘頭，婆婆多次進屋讓我休息，期間念佛機一直開著。到下午送走之前，公公的面容比我們剛來時安詳多了，臉色也好看了。婆婆雙手握著我的手，眼含淚水對我說：「你公公好些日子都沒有這安詳的樣子了。」我對婆婆說：「公公不是佛教徒，我為他用佛教的儀式助念。您是基督教徒，以後我能否也為您按照佛教的儀式助念呢？」她馬上既肯定又感激地答道：「你對我好，我非常感激，你也要為我這樣念！」德國人對談到個人的死不是十分忌諱，婆婆平日更是一個對死有平常心的人，早就對我們交代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才敢問她這些話。

由於公公平時並沒什麼修持，我也是剛剛開始念佛，信根不深，所以對公公能否往生沒抱太大希望。沒過幾天，晚上做夢，有個聲音清清楚楚地對我說：「你公公是坐著白色蓮花往生的。」這時我才確信公公已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更相信佛號功德不可思議！真是「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

（三寶弟子定穎記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六日）

按：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
一切眾生中，不分諸膚色，
不分諸種族，不論其信仰，
不論其境緣，但得稱名號，
皆成極樂人，如陽光空氣，
人人皆需要，人人皆蒙益。

四、異國往生 異香滿室

溫哥華王新榮師姐的丈夫，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念佛往生極樂世界，到今天轉眼已過近十年了。

王師姐家原住在中國安徽省合肥市。她生於佛教家庭，家中供奉觀音菩薩聖像。平時，她會隨家人念佛、拜佛，但對佛教的理解非常淺。一九九二年，人到中年的她在親人的支持下，在安徽省合肥市明教寺皈依佛門，成為正式的佛教徒。

王師姐的丈夫是一位藝術工作者，從事歌曲創作。他為人樂善好施，從不傷害別人。後來因女兒申請，她們夫婦倆移民到加拿大溫哥華。在加國的女兒也是學佛的信徒，鼓勵她父親多看佛教書籍，並向他介紹阿彌陀佛及極樂世界的莊嚴與殊勝，其父聽聞後，非常歡喜！

過了一段時間，王師姐的丈夫肺氣腫舊病復發，短短三個多月三度入院，最後一回還是住加護病房，病情轉危。王師姐的女兒Wendy誠邀溫哥華佛光山師兄們來醫院幫忙助念；還在病榻旁放置了一尊阿彌陀佛佛像，再加上兩部念佛機在播放：一部念南無阿彌陀佛，另一部念南無觀世音菩薩。

翌日，王師姐和女兒一同到醫院探病。丈夫突然對王師姐說：「老婆，我不得不走了，阿彌陀佛要來接我啊！」王師姐聽後非常愕然，因她完全不懂念佛往生這回事，心裡還想：「糟糕了！阿彌陀佛不救他，要他死嗎？」當時，她心裡有點害怕，自言自語地說：「老公，你不聽南無阿彌陀佛的，就聽南無觀世音菩薩的吧！好不好？」

過了兩三天，即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她丈夫終告不治而逝，享年六十一歲。佛光山助念組眾師兄得悉王師姐的先生往生的消息，馬上前往醫院，與王師姐家人一起進行助念和開示，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約數小時後，在小小的病房內，忽然滿室異香，人人都聞到。這種香氣非常香濃、獨特，歎未曾有，王師姐至今難忘。她的外籍女婿也用英語問道：

「Why it's so fragrant? What's this sweet smell? (為什麼這麼香？這是什麼香氣?)」

助念八小時後，她丈夫本來張得很大的口也慢慢地合起來，身體柔軟，面部顯得十分安詳、自在。由於王師姐要等她兒子從中國趕來溫哥華奔喪，所以她丈夫的屍身要一星期後才火化。幾天後，王師姐在處理她丈夫身體時，發覺她丈夫的身體仍然柔軟。

後來，王師姐從助念組師兄的開示中，才瞭解「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可以往生極樂世界」的不可思議和殊勝功德。王師姐最終明白和相信了：任何人只要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必乘佛的願力，蒙佛接引生西。

從此，王師姐與家人都精進學習淨土宗協會寄來的，淨宗法師的《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和《唯說念佛》等書；並天天專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發願往生極樂世界。

王師姐原來參加我們淨樂居念佛讀書會，後來因家搬到了較遠的地區才不來參加共修。最近兩個月來，她自發組織了同住在素裡市（大溫地區一個偏遠的市）的兩位蓮友，共修學習慧淨師父的《純粹的淨土法門》和淨宗師父的《唯說念佛》等書。現在，她們感覺到學得實在，念得實在！心也安定，往生有希望了！南無阿彌陀佛！

五、念佛三天 三聖來迎

一九八八年在美國首都華府，有位周廣大先生，也是在臨終前三天念佛往生的。他得的病是血癌，醫生放棄治療，這時他的家人慌了。他家裡沒有一個是信仰宗教的，一家人在華府開一間麵包店，此時家人才到處求神求佛，希望有奇蹟出現。

也算他運氣好，因緣殊勝，遇到華府佛教會的一位龔振華居士。龔居士是念佛最虔誠的人，專修淨土，講話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周先生碰到這麼一個人。龔居士一看，他的病不可能好，所以直截了當勸他不要求病好。他說：「人在世間太苦，你好了之後還不是一樣更苦，有什麼意義？不如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到那裡去作佛、作菩薩，回來再度你的家親眷屬，這多好！」

周廣大一聽很有道理，立刻就相信，就接受，要求他的太太、兒女都幫助他念佛，求往生淨土，不求病好。這一個決定下得正確！

佛教會的同修也有幾位前去幫他助念，三天三夜佛號沒有停止。念到第二天，見到地藏菩薩來了，他說出菩薩的樣子，大家聽他講的樣子，是地藏菩薩。龔居士很難得，立刻提醒他：「不管什麼佛菩薩、什麼人，你見

到都不能跟他去，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不見到阿彌陀佛絕對不可以去。」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他回過頭來專心念阿彌陀佛，念了沒多久，地藏菩薩不見了。念到第三天，他說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從雲端下來接引他往生。這是現代人，還是在美國，真是稀有的因緣。

周先生一生從來沒有接觸過佛教，臨終才遇到龔居士，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真的往生了，絕對不是假的。

（淨空法師述）

六、外道信佛也得度

有一位某某醫師，是香港的華僑，住在美國很久，已是美國公民了。他的父親和母親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可是醫師夫婦及他的小孩都是佛教徒，全家皈依。某某醫師曾勸他的父母來皈依，但很不容易，他的父母不能夠接受。我到美國時，聽說他的父親已經生病快一年了，好幾個月都躺在床上，身不能動，眼不能睜，連講話也不能。可是某某醫師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一直希望在他父親臨終時，有出家人去向父親說法，並超度他。

我就應他的邀請，去向他的父親說法。因為以前我對天主教、基督教稍

有瞭解，我就告訴他：「我過去和天主教、基督教都很有緣，後來出家做法師，到現在好多年了。你是天主教徒，信佛教也沒有什麼不對。」因為他不能講話，我就在他的耳邊，一直開示，希望他能合作。因為他兒子很孝順，把我請去了，只要他跟我合作，就能到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裡去。最重要一句話就是：「你信天主教幾十年了，你的神父有沒有來跟你說法啊！聖母瑪利亞有沒有來救你？」他搖搖頭，表示說沒有。我就對他說：「可能你的因緣不是生天，你的兒子希望你到西方極樂世界，所以請我來。」就這麼一直講、一直講，最後他終於點頭了，這時我才和他說法，並為他灑淨加持。

可是到了第二天，醫生太太打電話來說：「師父！我的公公病好像好起來的樣子，他現在會要東西吃，可是講話不清楚。」我就說：「快了！快了！你就趕快去準備後事吧！」我又問她：「你從香港來這裡那麼多年，你有沒有辦過喪事啊？你都要準備好。」醫師太太說：「這麼多事情，首先要準備那一樁呢？」我就說：「你趕快準備助念，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家有沒有阿彌陀佛的錄音帶？」她說：「沒有。」我就要她趕快把錄音機拿到我們中心，我來替他錄音。她就過來，我們錄了一個小時，就讓她帶回去了，她回去便將錄音帶放給她公公聽，不停地放了一個晚上。

隔一天早上，他們夫婦上午九點要去上班時，先到房間看父親，發現他有點不對，好像是要走的樣子。全家就圍著他，幫他助念，一直念到看見

他的靈魂離開身體，某醫師就打電話來說：「我父親已經過世了，怎麼辦呢？」我對他說：「趕快準備後事，不能夠再拖延了，不要動他的身體，過一天，我就去為他超度。」到了次日，我們就去度亡念佛。那時，我們人手也不夠，只是兩、三個人去給他度亡。在度亡法會上，他們兄弟兩個，一個是從香港趕去的，就在度亡法會快要結束的時候，兄弟二人都看到整個屋子一片光明，而且看到阿彌陀佛非常高大莊嚴，從空中降到屋子的中央來，手裡拿一個盒子，盒子自動打開，看到他父親的中陰身，好像一個小孩子，爬上去坐在蓮花裡面，阿彌陀佛就升空而去。

他父親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見無論何人，無論信仰，臨終有緣得聞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願生西方極樂世界，便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聖開法師記）

陸、動物往生

一、豬聞開示 柔軟往生

湖南永州地區藍山縣塔峰鎮有一位何老居士，今年八十九歲，學佛多年，苦苦追求於往生解脫之道，因不遇善知識而不明專修之道，自知修行不得力，無時無刻不擔心往生一事。年歲愈增，憂心愈甚。當他第一次看到《善導大師語錄》和《淨宗略講》等三本書時，才發現自己走錯了路，多年來迷失於雜行雜修而不自知，原來往生全靠彌陀大願力，只要念佛，任何人都可乘佛願力，往生西方。慶幸自己終得逢遇大悲救度之妙法，悲欣交集，淚流滿面，虔誠地跪在佛前說：「我以後再也不會走錯路了，從此以後，一心一意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何居士有兩個兒子，都是養豬專業戶。何居士覺得兩個兒子養豬殺生，業障很重，心中十分憂慮。他便勸兩個兒子改行，但兒子不信佛，不願接受。後來有居士勸他：既然兒子們不信，那您可以為那些豬開示念佛，讓牠們死後都往生，不再輪迴。老居士聽了居士的話，茅塞頓開，從此以後他每天做完功課即去豬圈，跟那些豬開示，勸牠們念佛，告訴牠們：阿彌陀佛發大悲願力，救度每一個眾生，只要你們念佛，即可乘佛願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永離苦海……這樣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每日不斷，虔誠至極。

有天夜裡，何老居士的大兒子做了個夢，夢裡父親往生了，走得很安詳，他還在夢中叫來周圍村民一起觀看父親往生，並說：「我父親走得多麼好呀！他是念佛人。」大兒子半夜醒來，回味夢中之事，反而擔心起父親來，於是去父親睡房裡看望父親，並悄悄用手去探父親鼻息，輕輕地叫了叫。父親醒來，知道兒子的心思，說：「沒事，我好著呢。」兒子才放心地走了。

天亮後，大兒子去豬圈看豬，驚奇地發現無緣無故死了一頭大豬，而且死後一直都是軟軟的，稀有少見。聯想到昨晚的夢境，他突然醒悟到：這頭豬因父親的開示而念佛往生了，大概是替父親先往生了吧！

在何老居士家附近，有一座小寺院，這幾天正在打佛七，有一位師父正在帶領大家念佛，並講解「乘佛本願力，念佛必往生」的道理。雖然這幾天特別寒冷，已下雪冰凍十多天，是湖南幾十年難遇的冰寒天氣。但大家聞法心切，往生志堅，冒著寒風，踏著雪地，堅持不斷來打佛七、聽師父開示，多的時候有六七十人。大兒子馬上跑到寺院，找到師父，講了家裡的事，說：「師父，您們的佛七打得真好，豬都能夠往生，豬救了我父親一命，謝謝您們，謝謝您們的佛七。」

耳聞不如眼見，親見如此不可思議的事，何老居士的大兒子從此以後開始信佛了，每天在家默念佛號。實乃眾生得度，各有因緣，強求不來，水

到渠自成。

村裡人聽到這件稀奇事後，即事而明理，無不感歎阿彌陀佛的願力不虛，堅定了念佛的信心，相信師父講的不虛，都說：阿彌陀佛救度眾生是真實平等的，連豬念佛都可以往生，何況人呢？

（佛照法師口述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按：苦修多年，未逢淨土，一朝得遇，悲欣交集。

為豬開示，勸其往生，撒腿而去，柔軟示跡。

豬尚得生，何況是人，見聞之者，信佛不虛。

二、助念小鳥 感應紀實

夜色一片茫茫，除了門外電線桿上高懸一盞路燈閃著微微的光亮之外，在天空找不到一顆星星，更看不見那清朗的月光，奇怪的是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到院子裡欣賞那雪白的梅花？雖然在夢中，然而我也是這樣地想著……

「啊！來看哪！這麼好的梅花，什麼時候開的，我怎麼都不曉得？」由於姨媽的一陣驚喊，這才喚醒了我夢中的沉思。我可高興極了，因為有了伴，我可以把欣賞梅花的美麗純潔、高尚的心情告訴她，正當我把花讚美形容得有聲有色的時候，剎那間，天空一閃，黑漆漆的一片大地頓時現出

一道奇色彩光，其悅目實為我有生以來所未見，隨後在梅樹與松樹之間的上空出現了一位猶似神話中的天使，身穿一件極淺藍色類似尼龍的古式紗衣，從頭頂披著一條長而白色的紗巾至腰身以下，如波浪般隨風飄蕩，頭上更插著一圈小白花兒，太莊嚴美麗了，蘋果似的臉兒向我微笑著合掌飄來。

「難道這是菩薩的使者？」頓時心中起了這種預感，連忙合掌相迎，但是她並不下來，始終是在院中空際周旋著，似乎有什麼話要說，而我的眼睛也來回地注視著她，正奇怪為什麼她老是對我微笑合掌？剛想開口問她，但她似乎有先見之明，忽然，她的腿沒有了，代替雙腿的卻是烏黑的鳥尾巴，我這才恍然大悟。

「哦！你莫不是前些日子死去的燕子？」話還沒說完，她便不知去向了，我因而驚醒，揉揉睡眼。呀！天已大亮了，但我還是不斷地望著窗外，盼望著她能再來並且與我說話……這種想法對我只不過是幻想而已罷了，於是穿好衣服，走到松樹旁邊，我三、四天前為那因受傷拾來的小燕安頓的墓旁蹲下。那天她將死時，我曾在她剩下最後幾口氣的時候，將她抱入佛堂，放在拜墊上，兩個小妹跟著我一面為她念誦「阿彌陀佛」的聖號，一面還把供佛的冷開水滴一滴在她的頭上、嘴裡，並且還替她跪在佛陀座前至誠頂禮。終因她凡壽已盡，竟閉上小眼離我而去。但我那時並不太難過，因為她去時是那麼安詳自在，既沒有掙扎，亦沒有悲鳴。如果說夢中的那

位就是解脫後的小燕子，這並不足為奇。因為《地藏菩薩本願經》上有這麼一段說：

未來現在諸眾生，臨命終日，得聞一佛名，一菩薩名，一辟支佛名，不問有罪無罪，悉得解脫。

因此這也可說是個最好的證明。

（張光正記於宜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

張文炳按：

學人身邊有：光全、光正、光天、光千，四個女兒，都是台中靈山寺德欽尼師座下的皈依弟子，最大十八歲，最小八歲，雖都未受戒，尚知護生，前述感應，其因緣是這樣的：

去年陽曆八月九日因有室人之友古女士（即前文所稱姨媽），搭當日午間快車返北，全女赴車站送行。歸來，途經站長辦公室側面花園，拾得傷燕一隻（左脅及上腿受傷甚重，似係被頑童彈弓所擊中而逃），交正女負責醫護，當即利用一大紙盒，敷設裝備，為小鳥兒臨時療養醫院。每日除為擦治紅藥水及盤尼西林藥膏外，尚以熟飯粒及冷水飼之，數日，傷漸癒。迨至同月十四日，因一時監護未周，試飛而去，不幸又由屋簷墜落在硬性洋灰地上，登時暈厥。雖經正女攜至舍間佛堂，又由天、千兩女相率跟隨頂禮佛前，代誦佛號，祈禱，終無救。復以該紙盒裝殮，鄭重其事，埋葬於舍間（台中市建國路七十八號）前院松樹底下的長形水泥槽內。孩子們

眼見護生未成，不能無憾，乃三、四日後，正女竟道出前述一夢，絲絲入扣，事實顯然，證知小鳥兒已被超拔，並益信佛力之不可思議也。

三、螞蚱往生 託夢示現

二〇〇九年八月，正值果實豐收時節，距離我們剃度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一天，師兄弟們一同到地裡採摘成熟了的紅豆。由於紅豆秧長得比較茂盛，大片大片覆蓋在地上，所以沒有注意到地上的昆蟲，結果一不小心，一隻又肥又大而且全身翠綠長得很好看的螞蚱，被其中一個師兄踩得肚腸破裂、翅膀折斷、一條腿也斷掉了，不過竟還一息尚存。

這隻螞蚱的慘狀，真是令人不忍心看下去，我們趕緊給牠念南無阿彌陀佛，希望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的光明能夠當下遍灑在牠的身上，減輕牠的痛苦，安穩牠的身心；希望阿彌陀佛快快接引牠往生極樂世界，別讓牠遭受這種劇痛和折磨了……。我們一直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只見螞蚱躺在那抽搐著，頭上的兩根觸角微微顫動著，看得出來牠很痛苦，似乎在呻吟、在哀叫。大家看到牠那麼痛苦，卻又幫不上任何忙，代替不了牠的痛苦，只有給牠大聲念佛，拜託阿彌陀佛救度牠到極樂世界去，永離諸苦，受長時樂。

踩到牠的那位師兄也不停地向牠懺悔、道歉，請求牠不要瞋恨，請求牠能夠原諒，跟著我們一道念佛，跟著阿彌陀佛到極樂世界去，永遠不再彼此傷害，永遠不再受這種輪迴果報之苦。但是不知什麼原因這隻螞蚱一直沒斷氣不肯走，師兄們就建議把牠放到大殿裡，這幾天專門念佛迴向給牠，直到牠往生為止。

說來也奇怪，從來不會在這種小昆蟲身上花這麼多心思的我，卻對這隻螞蚱格外關心，也許前世和牠有緣分吧？於是便小心翼翼地用一片樹葉托著牠，放到大殿的暖氣片上，打開念佛機，教牠念佛，簡單地安慰了牠幾句，說：「螞蚱菩薩，你被人踩成這樣不是偶然的，按佛法來講就是因果定律，所以請你不要起瞋恨心，心平氣和地接受這個果報。那位師兄她也很懺悔，向你道歉、請求原諒。你被念佛人不小心踩到，這個因緣應該是好事，只要你願意，透過這個佛緣你可以速離六道輪迴，早日往生美妙、快樂、安穩、清淨的極樂世界。即使你平安過完螞蚱的一生，也沒這樣殊勝的機會到淨土成佛啊！因你多劫與佛結下深厚的因緣，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要用六字名號來救你，只要你念佛，阿彌陀佛就會來看望你、保護你，一切恐懼阿彌陀佛會為你做大安心；佛光照攝，消除你身上的痛苦，排除你種種的業障，化解你的怨懟，讓你身心一片祥和，阿彌陀佛還會時刻守護著你，斷氣的一剎那，阿彌陀佛會托著寶蓮花，一念之間接你進入極樂寶堂。這些都是阿彌陀佛真實不虛的誓願，佛不會欺騙你的，只要念佛，

佛就來接你，請你同我一起念佛吧！」和牠交流完後，便站起來向著佛像禮佛三拜，心中默語：「阿彌陀佛，我把這隻螞蚱完全交給您老人家，您一定要接引牠往生極樂世界，我只管給牠念佛了。」

以後的三天，我們都在給這隻螞蚱念佛迴向，這隻螞蚱一直沒有斷氣，兩根觸角還微微顫動著。到第四天早上的時候，我發現牠的身體開始乾涸，顏色也開始發黑，並且還有臭味，觸角也動得比較少，看樣子是快要走了。午飯後我專門去看牠，和牠聊了聊：「螞蚱菩薩，你現在處於生死升沉的關鍵時刻，我不能講假話騙你，如果你不念佛，不跟著阿彌陀佛走，你只有墮入地獄，受的苦比現在被人踩成這樣還要苦惱百千萬億倍。不要對這個身體再執著、再貪戀，我們生生世世就因為這樣一直執著、掛礙，所以永無出離之期。西方極樂世界一切具足，應有盡有，你往生極樂世界後就可以擁有猶如虛空一樣廣大無邊際的金剛不變之身，而且你到了極樂世界之後，自然神通無礙，可以更好地照顧你的家親眷屬，還可以接引牠們一塊到極樂世界永不分離。所以你現在就只管念佛，等著佛來接你，把一切交給阿彌陀佛……」上完晚殿後，我又去看牠，這次牠一動不動地躺在那，終於斷氣了。

不知牠是否被阿彌陀佛接到極樂世界去了，於是我在佛前向佛祈願：「阿彌陀佛，如果螞蚱菩薩往生到極樂世界了，可不可以告訴我一聲？」當天晚上入睡即做夢，夢境非常清晰，一位老大爺被阿彌陀佛接引往生淨土了。

夢境是這樣的：

夢中我站在佛林淨寺下面靠菜地的那條石子路上，抬頭仰望著天空中的白雲，忽然其中一團白雲中隱隱出現金色的光芒，但看不清是什麼東西，仔細一看，竟露出了一張微笑純金色阿彌陀佛的臉孔。啊！原來是阿彌陀佛來了，趕緊合掌，心中無量喜悅。緊接著三尊從上到下長得一模一樣都是純金身的阿彌陀佛從雲彩中出來，一前二後像西方三聖來迎時那樣，但都是阿彌陀佛，不是觀音、勢至。三尊阿彌陀佛直接從空中越過我的頭頂，阿彌陀佛身後跟著極樂世界的樓閣諸宮殿、色彩繽紛的寶蓋、幢幡和各種各樣的伎樂器具，伴隨著許多身穿綠色小掛兜的飛天小菩薩，天花下散，浩浩蕩蕩地跟在三尊佛的後面。就好像是國王出宮文武大臣相隨護駕的那一種陣勢。三尊佛顏容精微端正，讓人看到就生歡喜恭敬之心。奇怪的是佛不用動腳走，也不用飛，自然的在空中穿越到寺院的東牆上方，停止在那，我的視線也隨著轉移過去。只見阿彌陀佛眉間放射一道金光照攝下去，大概有一兩分鐘，阿彌陀佛就收眉間光、托著寶蓮台一轉身，與來的時候一樣浩浩蕩蕩地帶著菩薩、樓閣、宮殿、伎樂、天花，美麗壯觀地回極樂世界去了。

阿彌陀佛回去後我就在想：「阿彌陀佛來接引的這個人是誰呀？往生的這個人有多少人給他助念，怎麼這麼短短一兩分鐘這麼快就被佛接走了？」當我動了這個念頭，很清楚地就看到往生的這個人是個戴斗笠的老爺爺，

盤著腿斷氣了，他旁邊坐著一個老婆婆，也是打著坐拿著一串念珠，在給他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夢中佛號聽得字字分明，清清楚楚。

以上就是整個夢境的過程。醒來之後猜測，應該是佛示現那隻螞蚱往生了吧？也許他過去世是個修行人，卻差沒往生極樂又再度輪迴墮落成昆蟲，今生通過此緣得遇名號，終生淨土！

（釋佛覺記）

四、我家學佛的貓和狗

我叫何麗珍，家住廣西南寧衡陽路北一巷八棟一〇二房。

二〇〇七年八月的一天晚上，我下夜班回家，路途經過衡陽西路十八中門口轉彎時，右邊有一輛公車正好開過來，我只好下自行車停下來讓公車過，這時突然有一位冒失的男青年騎自行車從我左邊竄出闖道，司機只好偏轉方向，沒想到車頭竟向我開過來，我慌亂中立即調轉車頭，誰知一著急，人與車竟一起倒在地上，摔倒那一剎那，公車在我面前僅五米左右，慌亂中我莫名其妙地口中念起「阿彌陀佛」來（之前不信佛），大概念了三五聲，突然感覺背後有人扶我起來，自行車也跟人一塊起來了，起來才不到一秒，公車即從我原來摔倒的地方呼嘯而去，幾乎是擦著我的身體過

去的，司機停下車，馬上去教訓那個闖道的男青年，後來司機見我沒有事，就又開車走了。

我轉身去問馬路上旁邊坐的幾位老人：「剛剛是誰把我扶起來，我要感謝我的救命恩人。」有一位老人說：「哪有人敢上去救你啊！我們也更覺得奇怪呢？見你倒下去時都為你著急，可你一剎那間，忽然而人和車一起站了起來，你的命真大！」可能是小時候母親經常跟我講佛，所以危急時才不由自主地冒出「阿彌陀佛」來吧！結果阿彌陀佛在大難中救了我一把。

二〇〇八年四月後，我開始念南無阿彌陀佛，每天早上都念一支香的佛，每到這時，我家養的一隻十四歲的白色北京狗「乖乖」都會湊過來和我一起念佛，我念一聲，牠的嘴巴也動一下，身子坐得端端正正，有時我不在，三聖像前的念佛機只要開著，牠都會走過去，靜靜地聽佛號，每次一關機，牠就不高興，對我汪汪叫，遇到唱佛號的歌聲，還不停地搖尾巴。每次我上香頂禮，牠也在旁伸著兩個前爪作揖，拜了又拜。

這隻狗太老了，一副老態龍鍾的樣子，走路也一搖一擺地走不穩，眼睛又有白內障，牠還有一個一歲的女兒叫波波，這條狗很凶，母親念佛時，牠總是到處蹣跚，對佛一點興趣也沒有。

二〇〇八年九月分的時候，氣候轉涼，「乖乖」突然食慾不振，後來帶牠去寵物醫院檢查，醫生說：「狗已經老了，能活到十四歲已經很不錯了，

回去盡量給牠可口的流質食物，估計活不了太久了。」回來之後，我們盡量補充維他命及葡萄糖希望延長「乖乖」的生命，我每天不停地開念佛機給牠聽，牠也是全神貫注地聽。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下班之後，我回到家，正準備洗澡，突然「乖乖」也跑進來，跟我搶衛生間，跳進浴盆裡，朝我汪汪叫。我心裡想：奇怪，昨天剛洗的，怎麼今天又要洗？看牠叫起來不停，我只好順牠意，打開熱水幫牠洗了一遍，吹乾之後，牠顯出一副悠閒自在的樣子，去旁邊逗牠的女兒波波玩了一陣，回來後安靜地聽念佛機裡阿彌陀佛聖號。晚上十點鐘，牠喝了一瓶牛奶，安然入睡。

當晚凌晨三點鐘，我從睡夢中驚醒，聽見「乖乖」叫了三聲，我以為牠想喝水，拿水去餵牠，結果見牠牙齒咬得緊緊的，很端正地蹲坐在地上，兩個眼睛睜得又圓又大，目光死死地盯住牆上的西方三聖像。我順著牠的眼神往上空看去，剎那間我驚呆了，空中懸著三個光環，一個紫色、一個橙紅色、一個金黃色，三個光環同時往一個方向旋轉，第一次見這種情形，心裡還有點緊張，都想不到用照相機把它拍下來。我坐在「乖乖」旁邊，沒有去動牠，心知牠準備要離開這裡了，不停地念佛號給牠，希望牠能夠被阿彌陀佛接引去西方極樂世界。

四點半左右，三個光環慢慢地飄移向西方，後面還有一個小的銀色的透

明光環，中間有一個黑影，滾動著跟前面三個光環飄移走了。

六點鐘我打電話給收寵物屍體的人，半個鐘頭後他們到了，工人見「乖乖」蹲坐在地上，毛很光亮，面容很安詳，根本不像死了的，我用一塊潔白的毛巾抱住牠，把牠放在木盒裡，結果因為牠是坐著的，盒蓋蓋不下去，於是我和乖乖說：「乖乖啊！現在我們要把你裝進棺材，你能不能配合一下我們，身體柔軟下來……」幾乎話音剛落的那一剎那，「嘩」地一下，「乖乖」本來直硬的身體突然癱軟下來，側躺在盒子裡，像在盒子裡睡覺一樣安詳，毛髮光光亮亮的，比牠年輕的時候還漂亮。收狗的工人也覺得非常奇怪，他說從來沒有見過死了的狗是這樣的。

過了大概半個月，一天凌晨五、六點時，我在夢中看到「乖乖」浮現在家中客廳的空中，牠變得非常年輕、漂亮，而且四個腳都穿著蓮花鞋，耳朵比原來還大還長，「何麗珍——」牠居然開口說人話，我說：「你怎麼說話了？並且叫我的名字？」「我回來看你啊！也來看我的女兒，牠不乖，拜託你以後教牠念佛。我已經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了，每天早上聽佛講法。希望波波在你那裡學佛，圓滿之後，我從極樂世界來接牠，南無阿彌陀佛！」我答應了「乖乖」教波波念佛，隨後牠便又從空中隱去了。

我家還養了一隻貓，這隻貓一天到晚捉老鼠。我見牠殺業太重了，於是抱著牠在佛像前做了三皈依，並且教牠念佛。自從這之後，這隻貓真的變

得乖順了，一隻老鼠也沒捉過。可這下家裡的老鼠也變得越來越多，幾乎氾濫成災了。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對貓說：「貓啊，你得給我去捉老鼠，這麼多老鼠怎麼辦啊？……」貓聽了我的話，發出十分不高興的叫聲，但我堅持讓牠去捉老鼠。當天晚上，貓居然真的抓了隻老鼠回來，但老鼠還活著，被貓放在了一個最顯眼的地方，然而看那場景，老鼠並不顯出十分的害怕，貓在與老鼠玩，老鼠也跟貓在玩。看到這裡，我心生慚愧：學佛的人怎麼還比不上一隻學佛的貓呢？於是我對貓說：「貓，我不罵你了，你別咬死老鼠了，你把牠放了吧！」只見貓聽了我的話，輕輕地叼起小老鼠，放在了下水道處，老鼠就跑了。而這一幕，恰好被「乖乖」的女兒波波看到，只見牠在一旁搖著尾巴，顯出一副很高興的樣子。從此以後，波波只吃素食，再也不吃肉了，現在貓每天都念佛。我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牠即在旁邊「喵！」地叫一聲……

（何麗珍口述 宗道法師整理 二〇〇九年六月七日）

中華淨土宗協會
淨土宗文教基金會

11059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0689

傳真：02-8780-7050

E-mail：amt@plb.tw

淨土宗網站：<http://www.plb.tw>